

《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期

目 录

- “五四”运动在柳州……………(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柳州市委员会焦耀光整理
- 大革命时期柳州的革命活动概况……………(16)
——中共柳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刘明文整理
- 大革命时期柳州的妇女运动……………(24)
——柳州市妇女联合会覃玉香整理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柳州青年运动……………(35)
——柳州市共青团焦耀光整理
- 柳州学校沿革……………(61)
——翁振翼遗稿 董咸熙整理补充
- 民十政变——记柳州及邻县见闻……………(75)
——梁镇海整理补充
- 柳州抗日事件诗十四首……………(115)
——朱午迟遗稿
- 柳江县抗战的回忆……………(125)
——韦日上选稿

柳州民军第一支队与日军拼搏经过·····	(133)
——韦自如	
抗日时期柳州民军三支队成立·····	(139)
——韦秉廉	
十二集团军直辖二支队成立前后·····	(143)
——刘 雄	
附：关于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的几点说明·····	(151)
——韦君毅（即成甫）	
柳江在抗日战争将沦陷以至沦陷时概况·····	(157)
——梁镇海	
伍廷飏事迹纪要·····	(170)
——本会文史室整理	
覃连芳生平简介·····	(185)
——梁镇海整理	
一九四〇年昆仑关战后柳州会议一点情况补充·····	(200)
—— 颇 飞	
李友梅是否柳州人问题质疑·····	(202)
——本会文史室	

“五、四”运动在柳州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焦耀光整理
柳州市委员会

前 言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使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一月，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当时中国也算是战胜国之一，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三条要求：1. 取消列强在华特权；2. 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山东主权；3. 废除“二十一条”“密约”。不料这些最起码的正当要求却遭到帝国主义的拒绝，而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如此卖国行径，点燃了中国人民长期积压的怒火。

故于同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青年学生终于爆发了游行示威，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响亮地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惩办卖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等口号。这一爱国的正义行动，竟然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凶横镇压，逮捕了大批学生。于是，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反抗，并通电

全国，请求声援。天津、上海、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学生纷纷游行示威，支持声援北京学生。这场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领导下的“五四”运动，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火焰，象滚滚的洪流，冲开了中国黑暗的帷幕，从北京流向全国每一个地方。

五月中旬，“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了柳州，震惊了柳州全城，柳州各中、小学生们立即奋起响应。柳州中学校（柳高前身），柳江道属师范学校、柳江道属女子师范学校联合发起组织：“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积极声援北京学生，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进行爱国宣传，抵制和焚毁日本劣货……，柳州的学生斗争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一部分，爱国救亡的烈火燃遍了柳江沿岸。“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揭开了柳州青年运动的序幕。

一、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柳州，当时叫马平县，是柳江道的首县。柳江道属有八县，即：马平、雒容、融县、怀远、来宾、象县、罗城、柳城。那时的柳州地域小，人口少，人民处于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教育十分落后，学校包括中小学在内仅有柳州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四中学）、柳江道属师范学校，柳江道属女子师范学校，马邑两等小学（龙城路）河南小学（谷埠码头上北帝庙）等六所。学年制：中学四年，高小三年，初小四年，在校学生总计不过千余人。

当北京学生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广西后，情况又怎样呢？为了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广西全

省的学生救国联合会，最先在梧州成立，后来依统一部署改为广西省学生联合会时，亦先在梧州成立（见后述）。随即派出代表到广西各地宣传和组织各地方学生救国联合会。派来柳州的，是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周公谋。他到柳州后，四处宣传联络，鼓动学生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爱国活动。

在全国学生爱国救亡热潮的激荡下，柳州学生纷纷投入爱国救亡活动的洪流中。许多青年学生都开始认识到，身为中华炎黄子孙，绝不能做亡国奴，让自己的国家遭受外人蹂躏。为了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在柳州中学学生的提议下，决定以柳州中学、柳江道属师范学校，柳江道属女子师范学校等校为主，筹备组织：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以领导各校学生，统一救国行动。

柳州中学的章凌信、何其忠、张尚永等同学四处奔走，到各校联络，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在柳州中学（今文化大院内）开会。会上，各校代表都作了发言，慷慨激昂地痛陈亡国在即，号召大家奋起救亡。会议作出了五项决定：一、成立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二、择日召开成立大会，举行游行示威；三、通电北京学生，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四、向民众宣传，爱国救亡事宜；五、坚决抵制日本劣货。经过认真的讨论，还制定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会章。会章规定：凡在柳读书的学生均可参加。联合会设正副会长两人，下设总务、文牍、组织、宣传、财务、评议、纠察、交际八个部。会议推选柳州中学活动积极分子章凌信为会长，何其忠为付会长，八个部的负责人选亦已选定，宣传部负责人为莫

书华（后来于1926年参加共青团）。各部设干事若干人。会议还对各部的具体工作作了布置。这次学生代表会议，为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正式成立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五月下旬的一天，柳州全城男女学生及市民一千多人，象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文庙（今二中），举行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柳州中学校长梁曙光、道属师范学校校长黄南汉、女子师范校长李荫菁、各校教员以及社会上许多有名望的老者也参加了大会。联合会会长章凌信，副会长何其忠，及其他主要负责人张尚永、莫书华、石小惠、林宝琼、柯树青等主持了大会。章凌信在会上宣告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周公谋作了慷慨激昂的宣传演说，讲述国内外形势，并报告了北京学生救国请愿的情况。大会一致通过了给北京学生会的通电，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要求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学生们的爱国激情，掀起了与会各界人士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义愤，纷纷表示支持学生。

参加大会的学生们热血沸腾，情绪高昂，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诛卖国贼曹、陆、章！”“不签订巴黎和约！”等口号，响彻云霄。这次大集会，群众不但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深刻教育，而且同时检阅了爱国青年的革命力量，在柳州是盛况空前的，它揭开了柳州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序幕，是响起了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斗争的前奏。

会后，学生救国联合会立即组织了全体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盛大的示威游行

浩浩荡荡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沿着庆云路，（即中山路）、苏杭街（即小南路）考棚街（即东山西路）等城内主要街道进发。一千多名中小學生，手拿三角形小旗，旗上书写着标语，沿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打倒曹、陆、章卖国贼！”“抵制日本劣货！”“拒绝在巴黎和会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并沿途散发传单，向民众宣传爱国的道理。许多围观的工人、市民被这热烈场面所感动，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同呼口号，激愤异常，使游行队伍不断扩大。同时，联合会还派出队员到小街小巷，各家各户进行宣传，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群众起来共同抵制日本劣货。

如此声势浩大的游行在柳州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从上午直到傍晚，游行队伍穿梭在大街小巷。这时正值夏季，赤日当空，但学生热情却分外高涨，一喊百随，口号此起彼伏，声动天地。一些热心市民给学生送来了点心，茶水，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哪里的街巷便被堵得水泄不通。

下午三、四点钟时，游行队伍来到了苏杭街（因当时纺织品以苏杭出产为主，这条街又以经营纺织品的商店占大多数，故名苏杭街）的中段，有一间名大同春药房、它的斜对面，是一家叫理昌绸布店，两家距离不远。这两家是贩卖日货最多的商店，当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这两家商店时，口号喊得更响亮。两家商店的奸商三三两两靠在店门口，嘀嘀咕咕说些风凉讥讽话，不满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将小三角

旗插在大同春药房门口的铺台上，商人见旗上写着“抵制日本劣货”的口号。这与他们贩卖日本货相悖，遂恼羞成怒，拔起小旗抛到街上，还破口大骂：“‘丢拿妈’！老子先抵制你！”女学生队伍经过理昌绸布店时，唱起爱国歌曲，当唱到歌谱里的“6 6 5”一节，理昌店奸商在门前怪声怪气地学唱：“6 6 5，你嫁阿哥”，用这样卑鄙轻薄下流的言语来污辱女学生。这两家商店不法商人的言行，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

傍晚，游行队伍散去以后，学生救国联合会立即派出宣传员到这两家商店（以下简称两店）门外进行宣传，指责他们的言行卑鄙，是奸商行为，并喊起“打倒奸商！”的口号。当时两店已停止营业关了门，店员开门出来讥讽谩骂宣传队员，抵制学生的宣传。宣传队员当即要求两店将货物拿出来检查，不许藏匿日本劣货，对抗爱国行动。两店商人不但不接受宣传教育，反与学生大吵大闹，污蔑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并说什么“没有日本货物，中国人有病无药治，寒冷无衣穿”等等。众学生顿时怒发冲冠，宣传队员中有个叫宋洸的同学，见大同春药店货架上陈列着许多日本货，忍无可忍，带头冲进店内，将柜台玻璃货架打碎，张黄有等同学亦紧随着涌入店内，你一拳，我一击，把大同春店内货架砸烂，宋洸等人因用力过猛手部受伤流血，仍继续搜寻劣货拟予烧毁。几个商人气红了眼，用板櫂等东西向学生打来，但在众多学生面前他们不敢硬顶，遂跑至楼上，竟恶毒地凶狠地将镪水从天井口朝学生洒下，致使七名学生受了伤，衣裤被烧烂。学生们怒不可遏，纷纷冲上去与他们理论，后来再把货架上

所有货物摔在地下捣毁，大灭了奸商的嚣张气焰。

同时在理昌绸布店门前，学生们也向商人宣传爱国道理，但该店商人见大同春药店被捣，大骂学生们的行动，扬言要告到县长那里去。宋洸等学生闻及，转涌向理昌绸布店，捣毁了部分劣货，并高呼要将该店全部日货在店内烧毁。这时适有一位老者，过来拦住学生，谓劣货理应处理烧毁，但不能在店内烧，恐酿成火灾。愤怒的学生才被劝息下来，并喝令该店次日将劣货自行焚毁，店商只得点头称是。围观的群众目睹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行动，无不拍手称快，异口同声说：“打得好！打得该！”

三、与反动商人罢市的斗争

在与学生发生冲突的当天晚上，大同春和理昌两店老板，连夜串通城里的商人，大开“商会”，策划对付学生的阴谋。次日早上就举行了全城性罢市，以示对爱国行动的抵抗。这天，全城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街上呈现死气沉沉，反动商人还四处扬言要学生赔偿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

事有凑巧，同一日，适值柳州地方最高行政官道尹（又称观察使）黄鲁儒出巡象州等县。商会便不等黄鲁儒回来即越级上告，通电省当局，要求省当局亲自出面从严惩办学生，然后才开市复业。道署人员旋派遣差使报请黄鲁儒赶回柳州处理此事。

过了两天，反动商人的罢市仍顽固持续，县长黄诚稿、警察局长张瑞生等亦无办法处理。眼看反动商人的气焰继续嚣张下去，学生们都非常着急，有什么办法来对付呢？章凌

信、何其忠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在一起商议对策，号召学生在奸商的淫威面前坚强不屈，团结一致，鼓足勇气，坚定信心，始能把斗争坚持到胜利。同时，为争取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支持，由何其忠、张尚永等骨干领头，派出几路宣传队到城内各机关团体，到地方绅士和知名老者住处联系与进行正义宣传，讲明事情真象，揭发反动商人的罪恶。后来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在柳州中学任教的刘汉泉老先生就非常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他对学生们说：“商人罢市，你们就罢水，这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你们回去派人把守小南门，不准任何人挑水进苏杭街，没有水，看他们怎么办！”学生们见刘老先生言之成理，都同意采取这一办法。当时苏杭街南北两端都安有闸门，一到晚上就关闭起来，以防盗贼。该街道南门，距柳江边不远，于是联合会就派人把守江边码头，不准人在码头挑水进苏杭街。

第三天，黄鲁儒闻悉商人罢市，即由象县赶回柳州，进行调处。他首先到柳州中学校慰问受伤的学生，并赠送给学生医药费 100 元，表示对学生的同情，但同时要求学生停止一切活动，把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章凌信等向黄鲁儒说明事情真象，表明了爱国主义的立场，要求他为学生主持正义，打击商会的反动气焰。同时，对黄鲁儒的同情表示感谢，但还是把所送医药费全部退了回去。

黄鲁儒接着到了商会，要求商会立即开市，恢复营业，以安人心。狡猾的商会却提出了三个开市条件：一要学生鸣炮赔礼；二要学生赔偿损失；三要惩办救国联合会负责人。

黄鲁儒满口应承，保证让学生赔礼道歉。按当时习惯，凡有纠纷争持的解决方式是：由理输的一方当众燃放鞭炮，这就表示承认错误了。黄鲁儒回衙后立即叫衙役拍出几串长鞭炮，到商会门前燃放起来，谎说是学生来赔礼道歉了。商会迫于社会的舆论，也苦于学生们的罢市，同时罢市久了对他们自己也不利，只好就顺着阶梯爬下来，次日就开市复了业。

后来，商会见第二、第三两项条件未能实施，就电请督军府，要求仍照上述两项迅速办理。当时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阚德轩先生正在高等审判厅任厅长，他建议说，现在学生的爱国救国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这是很好的，万不可遏制他们的正义行动。一些爱国志士纷纷表示支持学生，不同意要学生赔偿损失和惩办联合会负责人。省方迫于形势，不敢惹怒学生，也就对商会的来电置之不问，只请督军陈炳焜（柳州人）来柳州调处。陈督军来到柳州中学慰问学生时，向学生们训话说：“你们的爱国救亡行动是正义的，是很好的，但是你们没有枪杆子，光凭热情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我还是希望你们好好的读书，不要多事吧”。陈督军虽然没有说禁止学生的行动，但大家都认识到他骨子里却是反对学生的。可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不因此而降低，学生救国联合会经历了这场斗争，受到了锻炼，仍继续领导各校学生积极进行宣传，抵制日本劣货，把爱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四、抵制日货的斗争

上面曾谈到学生示威游行，呼“抵制日本劣货”口号，

宣传抵制日本劣货的必要，和冲进大同春、理昌两店捣毁日货之事，但有未尽，尚有论述如下：

在“五四”运动中，全国各地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本劣货，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当时学生们认为：我国是日本货的最大销售市场，若能杜绝日货，日本必因工商业的大受打击而发生内变，由此可以获致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另一方面，抵制日货将使北洋政府穷窘于内外应付，必然更多露出丑态，用此作为打倒卖国贼的手段之一。

当时广西交通虽未算发达，经济还是落后，但在柳州市场上，仍然日货充斥，商人通过水路把日货源源运来，部分还运到柳江上游各县去销售。

柳州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痛恨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纷纷奋起抵制日货。许多学生将自己身边的日货捣毁，如脸盆、牙刷等，并号召各校学生不买日货，不穿洋布。为了唤起民众反对日本亡我之阴谋，于六月，城内各学校分别组织了日货检查团，到街道、码头设关卡检查。同时，各检查团分成三、五人的演讲小组，走街串巷，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的道理，揭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痛述朝鲜的亡国之耻；讲明日本从中国为最大销售市场，他们将销售所得的钱充当军政费用，以此来侵略中国；劝导民众行动起来，大家都不买日本货，如日本以海产税养他们的海军，就把大量海味的鱼虾运到中国来倾销。如果我们都不买这些东西，定会造成他们的致命伤，使海军缺乏军费开支，削弱其对我侵略。学生们进行宣传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围

观群众无不感动。

各校的日货检查团，在学生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下，纷纷采取了行动。他们首先与商会联络，向他们轮番进行宣传，晓之以爱国救亡道理。商会是反对抵制日货的，因为销售日货，商人有利可图，一旦查禁，必然影响商人当前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长期收入。但是，商会也看到抵制日货已成为全国行动，加之在大同春、理昌两店与学生的冲突事件，深怕学生团结的力量，故再也不敢与学生公开作对，只能被迫服从，对日货大检查不敢怠慢。而当时的县长黄诚稿、道尹黄鲁儒、警察局长张瑞生等，对这个轰轰烈烈的罢课、抵制日货的正义行动均是反对的，但也害怕表示出来，引起广大民众的反感，骂他们是卖国汉奸。因而不敢公开强行阻拦，只得派爪牙们进行严密的监视。一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则劝说学生进行“文明抵制”、“勿施暴力”等，要学生不要多事。但各校学生并没有放弃斗争的决心。在全国学生运动的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查禁日货的队伍中来。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检查团的学生们，身穿长衫，手举“查禁日货”的小旗子，挨家挨户将各商店陈列的日货翻查。所查获的劣货，集中起来焚毁。当时有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虽曾公然威胁说：“谁烧一件，谁就赔一件”，但学生们并不因而停止焚毁。也还有一些只知图利，不知爱国的老板，暗中从柳江码头将日货偷偷运进。学生们白天查禁，他们就在夜间起货；学生们在上游检查，他们就在下游起货。那时，柳江航运，为柳州唯一的交通水道，各类货物均由下游运来。学生们便派出检查团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码头设

立关卡，对所有停靠的轮船，大小木帆船均经进行严格检查，然后才许卸货上岸。为防止奸商在下游偷偷进货，检查团又在鸡喇码头设关卡检查，使奸商无缝可钻。检查制度越严密，奸商的手段也越诡秘。有些商人狡猾多端，涂改日货商标，或将日货商标换掉，混充国货，企图欺骗青年学生，这给检查团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然而机智的学生识破了他们的“掉包计”阴谋，拿出冒充国货的日货作样品，逐一对照检查。为彻底堵塞劣货进口，凡学生们估计到有日货的地方，都不辞辛苦地去搜查。劣货一经缉获，仍一律没收烧毁，一些不易烧烂的玻璃瓶罐、搪瓷器皿，则一一捣碎。焚烧场地上，烈焰飞腾，烟冲云霄，学生们围在一起手舞足蹈，齐声歌唱，引来无数群众鼓掌助威，莫不称快。

经过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的锻炼，青年学生大大提高了爱国思想觉悟，广大民众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革命教育，自觉配合学生行动，抵制日本劣货，虽然一些商人诡计多端，仍有不少劣货逃避了学生的检查，但在一个时期内，柳州市场上的日货却大大减少了，男女老少都以使用国货为荣，使用日货为耻。可见抵制日货运动在市民中，曾产生过普遍影响。

五、学生的觉悟

“五四”运动爆发以前，广西的学生处在军阀专政和学校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当时在柳州的一些学校里，也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有不少人不问政治，不谈国事，抱着关门死读书的个人苟安思想。所谓

“国家兴亡谁管得，满园桃李自芬芳”，的确反映了当时许多学生的实际情况。

“五四”运动的爆发，象一声巨大的春雷，使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从古老封建思想的迷梦中惊醒过来。爱国救亡运动的烈火燃烧到柳江沿岸，柳江地区青年的思想从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义愤填膺，他们看清了反动政府卖国的丑恶嘴脸，再也不困在小课堂上死读书。而必须走出静肃的课堂，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许多人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体现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义不容辞。

那时，同学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群众路线”，也不懂得什么叫“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学习”的革命道理，只是凭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唤醒同胞，一致救国。一九一九年七月，柳江道属师范学校有一批学生即将毕业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以这些学生，分赴道属八个县宣传组织各该县的学生救国联合会；县属的各乡小学亦皆接受宣传，纷纷组织各乡学生救国会，但他们系由城厢两等小学在同年七月暑假期间，派出代表去联络组织的，不论各乡学生救国联合会，都在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开展活动。

青年学生的觉醒，尤其以女同学表现最突出。过去男女学校各别，素无往来，女生很少出来参加活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还束缚着不少青年。在“五四”运动热潮中，许多女学生都积极参加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与男同学一道出去宣传、游行示威。柳江道属女子师范和马平城区女子小学约几百名女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石小惠、柯树

青、赵国英、邓素愚等女生成成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的骨干，她们还组成了文艺宣传队到街头演唱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歌曲，其中有一首唱抵制日货的歌最为出名。歌词大意是：

“同胞，同胞，
掀起偌大的风潮。
君不见——
章、陆、曹贼签约，
私把青岛售了。
同胞，同胞，
以何事相邀，
大家来，
抵制日货，
誓死不挠！”

同时，她们还和男学生一道走上街头，张贴和散发从北京寄来的《告各界同胞书》《告青年学生书》等传单，使整个柳州城沸腾起来。所有这些爱国活动，都表现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热血和骨气，使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柳江，第一次激起了革命浪花。确值得可歌呵！

六、对军阀斗争

“五四”运动开始不久，这个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六月三日，军阀政府在北京，又逮捕了学生千余人，更激起全国人民的大愤怒，上海工人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大罢工，其它各主要工业城市也急起响应举行罢工。这时，由于社会革命新兴力量的成长

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的雄伟的有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柳州方面，从通电、游行、宣传、抵制日货等行动，以支援配合北京。对卖国贼和军阀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六月十日，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罢免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官职，同时不得不拒绝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全国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七、统一组织

在“五四”运动坚持和发展的形势下，运动领导人为了统一全国学生的组织，以加强斗争，六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在上海成立，并决定全国各地学生所组织的爱国会、救国会、救亡会或其它种种与新规定不同名称的学生会，一律依据新会章改组为学生联合会。不久，广西省学生联合会会在梧州成立。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一方面派出代表周绍愚赴梧州参加大会，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救国联合会的改组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学生运动，将转入长期斗争的情况，七月，柳江道属学生救国联合会改组为“柳江道学生联合会”。七月中旬，各学校放了暑假，学生联合会派出大批积极分子深入到各县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付会长何其忠则亲自到柳城、庆远（今宜山）等地组织当地的学生联合会。柳江道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和柳州中学的学生，也利用暑假时间，四处活动，不断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大革命时期柳州的革命活动概况

中共柳州市委党史
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 刘明文

大革命时期，柳州市当时属马平县管辖，是县治所在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柳州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柳州支部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左派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同推动了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正当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头子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先后发动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柳州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被敌人扼杀于襁褓之中。尽管年幼的地下党只存在一年多，但它在传播马列主义，撒布革命火种，开展工、农、学、妇群众革命运动等方面，作出了贡献；革命先驱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柳州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柳州地处广西中部，为广西水陆交通的枢纽；工商业颇发达；受梧州、桂林、南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影响很深；它历来是个战略要地。辛亥革命后，民初以来，旧桂系割据十年。接着自治军、土匪蜂起，形成兵匪不分的混乱局面。继之，滇、黔流窜的红头军过境，混战频年，人民痛苦

不堪。一九二五年，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柳州局势才稳定下来。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和中共梧州地委先后成立，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并与国民党左派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思潮传到了柳州，柳州的进步青年纷纷到梧州、广州等地求学，一些人参加了为共产党人掌握的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柳州籍的首批共产党员李席珍、谭均任，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期农讲所入党的。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被敌人杀害的地下党员熊秀民（柳州人）、刘策奇（象州县人）都是梧州宣传员养成所的学员。中共梧州地委为了加强对柳州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二六年五月广东高等师范的学生、地下党员陈岳秀和罗琴谱来柳州开辟党的工作。陈、罗二人是应广西省立第四中学（柳高前身）之聘来四中任教的。他们到四中后，根据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同志关于“做好通讯工作，努力民众运动”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他俩在很短时间内，即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四中发展了二十多个国民党员，并成立了四中区分部。罗琴谱还受当时国民党驻柳的军政长官、第七军五旅旅长伍廷颺之聘，筹备《柳江日报》的出版工作。两人在四中，宣传北伐战争形势，鼓吹国民革命，领导学生开展纪念“五卅”的爱国反帝运动。为了推动学生运动，他俩还积极协助和指导了柳江学联的筹组工作。同年七月，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又派地下党员张胆来柳州，协助陈、罗二人共同筹建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张胆是福建人，他以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及党务指导员的身份来柳州，公开的任务是改

组整理马平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实际上是来搞地下活动。张胆到柳州后，即根据我党省委筹备组的指示，与陈岳秀、罗琴谱成立了地下党柳州支部，陈岳秀为书记、张胆负责组织及青年工作、罗琴谱负责宣传工作。支部的代号为“刘智”，隶属梧州地委领导。

张胆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组织活动及统战、宣传诸方面的能力较强。党支部成立后，他和陈岳秀利用国民党员的身份打入伍廷庵主办的民团教练所，张胆任政治部主任，陈岳秀兼任教官。他们又介绍从梧州宣传员养成所结业回柳的学员余炳华、康良生为教练所教官。张、陈在教练所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成立了该所的国民党区党部。他们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四中和民团教练所中，向新发展的国民党员及一般群众，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及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讲解各国革命运动史。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柳江道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了，四中学生、国民党左派党员陈振尧（张胆介绍其入国民党）为学联委员长。四中的妇女协会亦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成立。地下党通过四中、民团教练所的国民党左派组织和学联、妇协等群众团体，开展了支援北伐军，捣毁封建偶像，解放妇女等宣传活动。八月间，为地下党掌握的《柳江日报》出版发行，该报的发刊词是地下党员罗琴谱撰写，公开宣称该报的宗旨是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动员民众，支援北伐革命战争；开展工农运动，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当北伐战争在武汉歼灭了军阀吴佩孚主力，胜利消息传到柳州后，柳州人民受到很大鼓舞，掀起了爱国反帝的热潮，成立了柳庆各界非

基督教同盟会，陈振尧被选为该会委员长，张胆、伍廷颺、刘克初等人为顾问。该会成立不久，即在地下党和广西学生总会的推动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示威游行及一系列的宣传活功，逼使柳州基督教宣教会福音堂的美国牧师陈法言、丁惠民滚出柳州。由于马平县知事钟秀杰庇护帝国主义的在华侵略工具——基督教，仇视爱国群众的反帝运动，柳江学联在地下党的策动下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钟秀杰的运动。这个运动得到各界群众的声援，《柳江日报》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不久，国民党省府被迫将钟秀杰撤职。非基督同盟会和学联乘胜前进，又在九月间捣毁了柳州最大的一家封建会道门——同善社。妇女运动由四中发展到马平县女子小学，继而在各阶层妇女中发展了会员，这样在九月成立了马平县妇女协会。觉悟了的妇女纷纷剪掉拖在背后的大辫子，她们上街宣传演讲、演戏，高喊反对封建婚姻，实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口号。妇协还办妇女夜校，为扫除文盲，提高妇女觉悟及社会地位而斗争。

地下党在成立后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为改组整理为旧官僚和土豪劣绅把持、反对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马平县党部创造了条件。张胆依靠四中及民团教练所的国民党左派组织，于十一月成立了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占优势的新的县党部，从广州农讲所毕业回柳的地下党员谭均任、李席珍，被国民党省党部委派为农运特派员，两人参加了新的县党部。改组后的县党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

子外，它的工作人员熊秀民、王受祺、邓毅、吕明、康泰庄、莫美初等人，后来都先后被地下党发展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马平县党部成了我党进行工农群众运动的合法组织机构。

在改组县党部的同时，省立四中学生发动了震动全省的“帽潮”事件。起因是学校当局规定学生一律戴制帽、穿制服，否则不准入校。在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那天，一批学生因为不穿制服，不戴制帽，学校当局不准他们入校和参加纪念节日的游行活动。学生代表陈振尧、钟义、覃禧章、韦帛如向校长谢康交涉，要求取消学校无理强制学生穿、戴校服制帽的规定。遭到谢康拒绝，并且开除这四个学生代表的学籍。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公愤，接着又有三十多名学生上书抗议，又被谢康开除。因而初一、初二班的学生表示以全体学生罢课，抗议学校当局的专制与不法行为。学生历来对谢康不满，认为此人思想顽固，不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且在经济上不民主；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是个典型的学阀和国家主义派分子。所以，学生以拒绝戴制帽为导火线爆发了旨在打倒谢康的“帽潮”运动。地下党同情和支持四中学生的革命行动，张胆、陈岳秀、罗琴谱、熊秀民、刘策奇等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亲自指导学生开展驱谢运动。在张胆的建议下，被开除和离校的学生组成“四中离校团”，借用斗母宫（今龙城路邮局、银行之间）为团址，开展学习及宣传驱谢运动。离校团开展猛烈的宣传攻势，通过快邮代电及柳江日报向社会揭露谢康的反动罪行，呼吁各地民众团体主持正义。学生的斗争得到改组后的马平

县党部的支持，它发表声明谴责谢康，要求谢康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柳江学联执委会从梧州请来了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的代表钟云及中共梧州地委的代表关育梧，到柳州调查“帽潮”事件和指导学生运动。由于省内外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学生的坚决斗争，反动当局接受妥协，收回了开除学生（除四名代表外）的决定，并将校长谢康调离四中。至此，持续三个月的“帽潮”斗争在十二月底胜利结束。四中学生通过斗争的培养、锻炼和考验，普遍地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森、覃禧章、熊怀民、吕明、卢种德、苏德焕、康日勋、康泰庄等，先后被地下党负责青运工作的张胆介绍加入CY（共青团代号）。陈秉森在“帽潮”期间接受地下党交给办书店的任务，他在中山东路开了一家为生书贩卖合作社的书店，这是柳州历史上第一家专门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的进步书店。覃禧章、吕明等曾在斗母宫办的劳工夜校任教，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与此同时，地下党亦通过各种斗争的考验，相继在年底前发展了刘策奇、王振奇、熊秀民、王受祺（女）为地下党员。

在四中学潮期间，国民党五旅旅长、柳庆督办署督办伍廷颺，亲眼见到国共合作以来在柳州出现的新局面，感觉到工农民众运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便有借助共产党人的力量，为他扩展个人在柳庆地区的势力的打算。地下党负责人陈岳秀、张胆等和伍的统战关系搞得不错，深悉伍的意图。于是便建议伍出面将柳庆地区各县的党务大权抓过来加以整顿，伍欣然接受并向省党部报告成立国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省党部批准伍的报告，党务整理处于一九二六年十二

月正式成立。主任为伍廷颺、副主任为陈岳秀、张胆为党务指导员；罗琴谱、谭均任、李席珍、刘策奇、王振奇、熊秀民、陈秉森、黄光、陈俊、覃禧章、莫美初、苏德焕、卢种德、吕明、康日勋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都在该处任职，党务整理处基本上为我党及进步力量所掌握。该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开办党员特别训练班，培训各县调来的党务及工农运动的干部，为整理和筹办各县党部准备力量。第一期党训班很快地就在十二月开学，训练班的各科教官基本上是革命分子。地下党完全违反伍廷颺为企图扩展个人势力的意愿，他们利用这个官方的合法机构大力培养革命力量，大搞工农民众运动。

由于马平县党部和党务整理处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他们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开始，党部的农运干部及党员训练班的学员，开始了发展组织柳州城及近郊的工会、农协会的工作。由于张胆奉调回南宁省党部工作，罗琴谱回广州复学，梧州地委为加强柳州党的力量，又先后派地下党员唐崇敏和关育梧（女）到党务整理处工作。工会和农协会的发展很快，一至四月份，就成立了理发、制皮、香作、烟作、皮箱、印务、建筑木器、草履、邮务、力行等十个工会；春节前后，柳州近郊的黄村、北关外、雅儒、窑埠等村的农协会先后成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近郊的几个农协会联合行动，在三月份开展反对马平县公安局强迫菜农缴交入城卖菜的牌照捐的斗争。千多农民高唱《打倒列强》、《少年先锋队》、《工农运动》等革命歌曲，高呼“反对强征暴敛”和“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在城里游行示威，

并且罢市一周，迫使公安局认错取消捐税。此外，农协在管理乡政，维护治安，调解纠纷，禁烟禁赌，修路、查收庙产办学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烟作、力行工会为维护工人利益，反对资本家欺压工人，领导工人和行东老板作过斗争。一次，五旅的一个军官无故殴打力行工会应征加入支援北伐挑伕队的工人时，党训班的学员见状赶去营救工人，并痛打该军官一顿。马平县妇女协会在地下党领导下，和党务处妇女部及县党部妇女部配合行动，组成废娼工作队，一举解散了柳州的几家妓院，把百多名妓女救出火坑，走上新生之路。

正当革命向前发展之际，国民党右派早就在暗地里磨刀霍霍，伺机对共产党人下毒手。柳州的国民党右派及封建分子，在一月份曾在大街上贴出污蔑和攻击地下党领导人陈岳秀、张胆、罗琴谱的“白头贴”。三月廿六日，国民党省政府密电各县缉拿共产党员。伍廷颢在柳州各界群众纪念“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的示威游行中，对群众呼喊“打倒军阀”的口号大为不满。四月三日，省府再次密电各县坚决清党。新桂系头子黄绍竑到上海参加蒋介石的清党反共会议，伍廷颢赴南宁代理省务会议主席的职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终于发生了，柳州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尽管如此，地下党人仍然坚持斗争，工农运动继续进行。五月，地下党员唐崇敏首先被捕。六月，陈岳秀被捕后为伍廷颢“礼送”出境。七月，柳州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严密侦察我地下组织人员行踪。九月十三日半夜，国民党全城戒严，大肆搜捕我地下党团员及革命分子，在雷王庙的农运班的数十名学员以及关育梧、覃禧章、邓毅、卢种德等人

被捕关押，其他革命分子闻讯逃往外地隐蔽。不久，在庆远活动和隐蔽的陈秉森、谭均任、熊秀民亦被捕押回柳州监禁。调往南宁工作的张胆、刘策奇、王振奇、韦凤楼亦先后被捕。至此，柳州的地下党、团组织被敌人破坏殆尽。共产党员熊秀民在柳州被敌人杀害，张胆、刘策奇、王振奇等同志，在南宁先后被敌人枪杀，英勇牺牲。历时一年多的工农群众运动惨遭失败和破坏，曾被我党掌握的县党部被改组，在党务整理处、各工会、妇协的革命分子全部被“整肃”，农民协会亦停止活动。白色恐怖笼罩柳州。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强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立了起来，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末期，地下党支部在柳州重新建立。柳州地下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迎来了1949年11月柳州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的柳州妇女运动

(1926—1927)

柳州市妇联 覃玉香 整理

前 言

柳州位居广西中部，水陆交通方便。大革命时期，它是县治所在地，也是柳州地区政治、经济中心。

二十年代的柳州，是一个仅有两三万人口的小城市，机器工业非常薄弱，手工业与商业比较发达。文化教育则落在

桂林、南宁、梧州之后。

自民国元年（1912年）到十四年（1925年），广西一直处在新旧桂系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位于广西中部的柳州则首当其冲。连年兵燹，人民遭受灾祸，比之邻县，尤为惨重。新桂系军阀李、白、黄统一广西后，政局稍为安定，但柳州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所受的压迫和苦楚则更深。她们对旧制度的反抗也很强烈。在辛亥革命柳州起义，一九一九年“五四”反封建反帝运动、支援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件、广州“六·二三”沙基惨案等斗争中，都有柳州先进的妇女参加。

一九二六年五月，柳州开始有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活动，同年七月，中共柳州支部正式成立。从此，柳州的工、农、青、妇群众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柳州的妇女协会得以成立，广大的妇女群众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一、柳州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一九二六年柳州的广西省立四中，校长谢康（广东省立高等师范毕业）当年五月从广东高师请来一批有新思想的教师，他们改革了四中一些封建教育，实行男女同校。教师中的陈岳秀、罗琴谱两位地下党员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培养女生积极分子，为建立妇女组织打好基础。同年七月，广西地下党员张胆由组织派来柳州建立地下党支部，以陈岳秀为书记，张胆与罗琴谱分别负责组织与宣传工作。他们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利用合法身份进入国民党马平县党部及国

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掌握了工、农、青、妇女运动的领导权，同时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及其它革命力量。

柳州的劳动妇女身受重重的压迫，社会地位极低。全城能入学的女生仅两三百人，不到适龄入学女童的十分之一。能够上中学的女生更寥如晨星，在数百名四中学生里只有二十名女生。柳州城的富商及仕绅人家，普遍蓄婢纳妾，养童养媳。贫苦人家的女儿被迫用来抵债，被买卖，拐骗，甚至沦为妓女者，是很普通的事。才两三万人口的柳州城，竟在东城设有一处妓院，共有妓女百余人。一般妇女都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婚姻不能自主，更无平等、自由、民主可言。许多妇女都蓄留马尾巴式的长辫子。妇女们对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及封建制度是痛恨的，她们渴望解放和自由，她们的正义呼声得到地下党的重视和关切。

柳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岳秀，根据柳州当时的情况，首先利用教书的机会，接近一些女同学、女教师，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以及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的道理。在他的启发教育帮助下，一九二六年秋，一个以省立四中和其附设小学教师讲习班女学生、女子小学教师为主的“柳州妇女协会”成立了。协会会址开始设在省立四中校内（即现今的文化大院），不久即迁往女子小学（现今的中山中路古旧书店内）。

协会通过会员大会选举，选出了第一届柳州妇女协会执行委员十五名。她们是：民蕴贞、陈景春、谢文青、陈丽华、龙凤华、陈湘琴、龙翠华、冯翰元、肖琼英（四中及讲习班学生）赵国英、何如玗、张石林、陈朋宾、王挹芬、王

授祺（城中女小教师）。大会一致选举民蕴贞为妇女协会会长，陈景春为副会长。其他执委根据各人情况，分配在文书、宣传、事务、外交股工作：文书股谢文青（任股长）、陈丽华、龙凤华、赵国英、何如玦。宣传股张石林（股长）陈朋宾，王挹芬、王授祺、陈湘琴、龙翠华、肖琼英、冯翰元。事务股外交股人员不固定，有事临时指派。还先后聘请了陈岳秀、张胆、关育梧、欧家翊为协会顾问。

协会成立后，她们积极宣传发动家庭妇女和劳动妇女入会。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九二七年入会人数共约二百人，入会者除填表外，每人每月缴会费二角，作为妇女协会的活动经费。

地下党支部为了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下党员张胆以国民党党务指导员身份，改组原为土豪劣绅把持的马平县党部筹备处。经过激烈斗争，彻底改组了马平县旧党部，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成立了新的县党部。新党部的成员除少数反动分子外，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妇女协会执委、城厢女小教师王授祺（后加入地下党）被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执委王挹芬（女小教师）任妇女部干事。

在取得改组马平县党部的胜利后，地下党为了推动柳州所属八个县的党务整理工作和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开展，张胆又建议并帮助伍廷颺（当时柳州国民党的最高军政长官）成立了国民党柳庆区党务整理处，管理八个县的党务整理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党务整理处正式成立时，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岳秀担任该处主任，他推荐妇女协会执委张石林

(四中學生)到黨務整理處婦女部工作，她到不久，因受不了別人講她的閑話，就不辭而別了。地下黨為了加強對柳慶區婦女運動的領導力量，請求中共梧州地委派幹部支援，於是便派梧州市婦聯執委、梧州市第四小學校長（地下黨員）關育梧來柳慶區黨務整理處婦女部任部長。同時又分配參加第一期黨務整理處黨員特別訓練班學習的共青團員舒文到婦女部任幹事。她們利用這個合法機構，不僅在柳州市開展婦女工作，而且還到柳慶區的所屬縣去開展婦女活動。如一九二七年春，部長關育梧曾到宜山縣去檢查詢問婦女工作情況；舒文到象州縣去宣傳發動婦女，組織婦女協會，還派熊秀民（地下黨員）到河池縣組織婦女協會。從而進一步推動了柳州婦女運動的開展。

二、柳州婦女運動的任務和口號

大革命時期的柳州婦女運動，也和當時柳州的工運、農運、學運一樣，鬥爭的鋒芒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軍閥、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土豪劣紳。根據婦女運動的特點和柳州婦女的情況，柳州婦女協會制定了協會會章，規定協會的任務和口號是：解放一切被壓迫婦女；解放童養媳；禁止蓄婢納妾、虐待婢女和童養媳；廢除一夫多妻制；反對父母包辦買賣婚姻，提倡婦女婚姻自主；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教育等方面與男子一律平等；廢除娼妓，廢除男尊女卑。這些口號都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婦女羣體的鬥志，使他們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許多婦女沖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走出家門，走上社會、參加

各种革命活动。正如陈丽华在一篇回忆张胆同志的文章中写道：“从前，我只是在家帮做家务，到学校上课、考试，最多和女同学玩玩。而现在，我参加许多集会，去夜校教课，主演话剧，参加反对四中校长谢康的宣传以及各种游行、集会等等”。

正当柳州妇女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作，在全国清党，屠杀、镇压工农革命群众，柳州也于同年夏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岳秀于六月被秘密逮捕。九月十三日深夜（农历八月十八日）军警出动在全城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当晚地下党员、妇女部长关育梧和几名共青团员及数十名革命群众被捕入狱。过几天，共青团员、妇女部常务干事舒文也被捕下狱。马平县党部也被认为是组织不纯被“清党委员会”下令改组，大部份人员被清洗。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后被捕被杀或逃走。柳州地下党遭受了全面破坏，妇女协会也因此失去了领导，有些执委逃走或到外地升学和工作去了，协会也无形中解体。

三、柳州妇女协会的工作和斗争

柳州妇女协会成立后，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各种活动。她们首先发动妇女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号召妇女剪发，做新型的妇女。省立四中的女学生，不顾家庭的反对，人人剪掉拖在背后的长发辫，陈丽华曾因背着家里人剪掉辫子的事，被祖母痛骂一顿。

为了广泛的组织和发动妇女，使妇女解放运动深入人

心，家喻户晓，妇女协会采取多种形式向妇女进行宣传：

(1) 口头宣传。她们以四中，女小的学生、教师为骨干，组织一支妇女宣传队伍，利用晚上和课余时间上街演讲，宣传妇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婚姻要自由，禁止蓄婢纳妾，虐待婢女、童养媳；废除娼妓等道理。(2) 用文字宣传、写标语。把妇女协会的任务、口号写成标语，张贴到大街小巷。(3) 写文章、出版刊物进行宣传。当时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罗琴谱同志在《柳江日报》社任编辑，党支部书记陈岳秀在四中任教师，他经常鼓励四中女学生（协会会员）写稿。陈丽华、谢文青等许多女同学都写过不少有关妇女解放的稿件投到《柳江日报》。据执委谢文青的回忆，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妇女。经陈岳秀修改后、刊登在报上。协会还出版刊物，当时出了一期名叫《新出世的小妹妹》的刊物，内容主要讲“做一个有文化、经济独立的新型妇女”。对妇女的启发教育很大。(4) 用演剧的形式进行宣传。当时妇协会曾编写过一幕“新女性”的话剧到街头演出。根据陈丽华的回忆：民十六年（1927年）间，她还主演过一出内容是“送爱人去北伐前线”的话剧，很受群众的欢迎。

她们不仅上街头宣传，还深入到妇女集中的地方进行宣传。当时城东的妓女馆，她们大多数都是被骗或卖来的穷人女儿，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二岁。年纪小的，龟婆用来与嫖客陪酒，唱歌，摇扇，助兴玩乐。上了十六、七岁的就当妓女接客，稍不听从龟婆的话或惹嫖客不如意，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跪到天光。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广西当局通令废娼，解放奴婢。地下党利用这一合法行动，通过党务整理处妇女部，马平县党部，县妇协组织废娼工作队，深入到各妓馆去进行宣传和取缔。经过反复宣传教育，妓女们提高了觉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全部冲出妓院，党务整理处妇女部和妇协会，在粤东会馆（现今柳高）集中她们学习约一个月，然后根据她们的意愿，愿回家的送她们回家，不愿回家的介绍她们到新开办的一家平民工厂做工或帮助她们择夫成家。这是柳州有史以来，第一次解散妓女馆。

由于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妇女觉悟不断提高。省立四中女生、妇女协会执委陈丽华，第一个冲破父母包办婚姻的旧习，与地下党员张胆自由恋爱（张胆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南宁被捕，九月一日被国民党杀害）当时轰动了全城，引起了封建势力的围攻，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出满了“白头帖”。面对这些卑鄙恶劣的围攻，陈丽华并没有妥协，而是坚定不移地与张胆确立了婚姻关系，为柳州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树立了榜样。还有许多被压迫，受虐待的妇女，也纷纷跑来找妇女协会和妇女部，投诉自己的痛苦。有的妻子哭诉被丈夫打骂驱逐的，有的媳妇哭诉被公婆虐待的，有小婆和婢女哭诉被大婆或主人压迫毒打的，妇女协会和妇女部每天都应接不暇。凡来投诉的妇女，妇协会和妇女部的同志都热情接待，并尽力为她们排难解忧。有的进行说服教育，有的则为她们伸张正义，帮助指导她们申诉。如妇女张秀英与李聚生结婚八年来，长期挨打受骂，到妇女部申诉，妇女部即派人调查确实后，报县党部判处离婚。又如童养媳

刘金秀，自小父母双亡，随伯父生活，又因伯父家里贫穷，还不起她父母死时欠下的六十多元债务，便把秀英嫁给一家姓苏的做童养媳。刘金秀当时才十一、二岁，到苏家后，承担全部家务，挑水、洗衣、做饭，从早到晚干个不休，稍不如意，被公婆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回家。其伯父听说柳州有个妇女组织，专为妇女排难解忧，就把她带到马平县党部妇女部申诉。妇女部干事王挹芬即下街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属实后即判她脱离苏家，回伯父家抚养，使刘金秀获得了解放。四中小学教师讲习班女生陈湘琴，被祖母包办婚姻，把她许配给大资本家的仔麦富华为妻，眼看婚期将到，但陈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就找党务整理处付主任、地下党领导人陈岳秀反映，要求解除婚约，陈岳秀交由妇女协会去解决。妇女协会正副会长民蕴贞、陈景春分别到这两家去做工作，说服双方家长，为她解除了婚约，这件事轰动了全城，人人说她是反抗包办婚姻的先锋。

开办平民夜校。为了进一步组织发动妇女，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地下党的启发帮助下，1926年冬，妇女协会在柳州城厢女子小学（现今中山中路古旧书店）开办了平民夜校两个班；一班是成年妇女班，一班是失学儿童班。每班招生约六十人，每晚上课二节，课目设有国文，尺牍，珠算，有时也上些政治、如三民主义。学员的书、纸、笔、墨等全由协会供给（据尚健在的夜校主任杨秀春回忆，她们办夜校的经费是去请求当时的戏班子义演捐助的）。来学者基本上全是妇女（只有失学儿童班有一、两个男的），学习非常踊跃，学习情绪也很高，坐位不够，常常是三四个人共一张课

桌。夜校设有主任一人，由妇女协会会员、四中第三班学生杨秀春担任。授课老师也由四中和女小的会员轮流担任。当时参加授课的有：陈景春、高兰馨、谢文青、赵国英、何如玘、王挹芬等人。平民夜校大约办了二个学期，后因柳州清党、地下党受破坏，协会无人领导，于一九二七年秋就停办了。

四、利用党员特别训练班宣传妇女运动培训妇女骨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柳庆区党务整理处成立后，首先抓了培养训练党务干部和党员的工作。地下党利用这个合法机构在招生中，都注意招收一些妇女。如第一期党训班就有五个女学员：林宝瑶（柳城）、邓文哲（融县）、周淑贞、（宜山）韩菊华（宜山）、舒文（柳州）。第二期有三个：周德贞（宜山）、柯振辉（宜山）、郑玉芝（柳州）。党员特别训练班先后办了两期，每期学习半年，第一期于1927年元月开学，5月结业；第二期1927年3月开学，7月结业。结业的学员除一部分调到南宁由省党部农民部分配到各县搞党务、农运工作外，其余学员都回到自己的县开展农运、妇运工作。第一期女学员周淑贞毕业后即分配回宜山县党部任妇女部长，开展妇女运动。舒文分配到柳庆区党务整理处妇女部任常务干事，后又派往象县任妇女部长，曾在象县组织妇女会十多个，会员四百余人。在柳州也组织、发动妇女参加苦力工会、发展妇女组织。第二期结业的郑玉芝和其他人一道到南宁地区组织成立农民协会。

党员特别训练班的课程，除了上《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章程》、《中国国民党党史》、《党的各种组织法》、

《民众运动》、以及音乐、军事术科外，还专门设有妇女课。关育梧就是该训练班的教员之一，妇女课是由她上的。根据关育梧的回忆，她讲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妇女解放问题。”

由于有地下党的领导，大革命时期柳州的妇女运动也和工运、农运、学运一样，开展得比较活跃。广大妇女打破几千年来“男女授受不亲”的界限，从家庭走上社会，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在四中的女学生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谢康）的斗争；农协会中的妇女参加了反对公安局强征捐税的斗争；和男同志一道，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曲。省立四中的妇女协会会员还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基督教，审讯美帝传教士的活动。这一切，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大革命时期的柳州妇女运动，在发动组织妇女协会、领导妇女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反对封建压迫，废除娼妓，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斗争中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存在妇运领导不够坚强和健全，不够深入工农劳动妇女底层等缺点。当然这和处于幼年阶段的地下党领导，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等历史局限性有关。尽管如此，柳州妇女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破天荒第一次冲破封建牢笼，站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列，敲响了妇女解放的钟声，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柳州市妇女联合会写

中共柳州市委党史办审查修改

1983年5月10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柳州青年运动

市共青团焦耀光整理

一、 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一九二二年五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了大革命时期，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五卅”运动以后，共青团组织全国各地先后建立。广西最早的共青团组织于1925年十月在梧州成立。当时在梧州国民党宣传养成所学习的柳州人李席珍、谭均任加入了共青团。

1926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柳州支部成立，隶属梧州地委领导。陈岳秀为书记，张胆同志负责组织并兼任青年工作。党支部通过在学生中开展各种运动，培养进步青年，首先在省立四中发展了陈秉森、覃禧章、卢种德、熊秀民、苏德泉、苏德焕、陈丽华（女）、康日勋、康泰莊、吕明、莫美初等十一个团员。还在柳庆党务整理处举办的党员特别训练班中先后发展了郑佩民、舒文（女）、韦凤楼加入团组织。1926年11月国民党马平县党部办的劳工夜校中的教员，以党员和共青团为主。宣传并教育工人、使工人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党支部就在他们中培养发展了欧家瑀、覃启拨加入共青团，还在党务机关中培养吸收黄光、陈俊、邓毅入团。到“四、一二”政变前，柳州发展到十九名共青团员。

团员发展以后，始终没有建立“团总支”或“团支部”

等机构，而是由党支部授权党员直接领导，直接发展团员。青年入团，一般都经过培养教育、斗争考验等过程，自己提出书面申请或口头申请，由党员或团员介绍，经党支部开会通过批准，然后才能宣誓，正式成为共青团员。入团的誓词大意是……“遵守团内纪律，保守秘密，不惜任何牺牲为团工作”。张胆同志是发展共青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每个团员的入团宣誓、都由他担任领誓人。

当时，党、团组织都处于秘密状态，党的对外称呼为CP，团称为CY。团员一般分为三、五人一个小组，每星期过一次团组织生活（秘密集会），开会地点设在梳子街枕江楼附近一间房子（今曙光东路三巷二十四号），这里是地下党、团的秘密活动点，集会及学习活动常在此举行。张胆同志经常在这里给团员们上团课（当时叫“讲道理”），向团员青年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述团的历史和奋斗目标，宣传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团里经常学习的书籍是《资本主义浅说》、《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以及《中国青年》、《响导》等。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团员们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向张胆同志汇报思想和读书体会、工作情况，并肩负着在青年学生、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培养进步力量的重任。

那时，广西国民党左派青年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革命组织——广西革命青年会，柳州设立有一个支部。革命青年会成员大部份是要求革命的国民党左派青年，许多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青年会柳州支

部，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

那时党为了充分利用国民党各种合法机构开展革命运动，指派一批优秀共青团员深入到国民党内部工作，以便做好党的助手。开展活动藉以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使团员发挥出积极的贡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由张胆同志改组的国民党新马平县党部成立，共青团员邓毅、吕明、康泰荏、莫美初等都进到党部任干事。改组后的马平县党部除了少数反动分子外，基本上是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握实权。共青团员在组织学生会、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宣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等革命活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年十二月，柳州最高军政长官伍廷颺为了急于扩充个人势力，把柳庆地区十五个县的党权抓在手上，便借助陈岳秀、张胆、罗琴谱等人之力，成立了国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当时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安插我党党团员，利用合法机构公开进行革命斗争。共有七名共青团员安插在党务整理处工作，其中：陈秉森任庶务（后调农民部），苏德焕任组织部干事，卢种德任工人部干事，覃禧章任青年部干事，康日勋、莫美初任农民部干事，舒文任妇女部常务干事。

马平县党部开办的劳工夜校学员大多是理发苦力工人和小商小贩，地点在斗母宫（今龙城路邮电局与银行中间）。覃禧章、吕明等共青团员以及四中先进学生给学员们讲授《资本论入门》、《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课程，并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及传授文化知识。

一九二六年，共青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同国家主义青年团（亦称醒狮派）进行了斗争。国家主义派用反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以革命词句加以伪装，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他们曾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所谓“除国贼”，就是联合军阀进行反共；而所谓“抗强权”，就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们还造谣破坏说：“广东政府立刻要实行共产”、“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军阀和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共反俄的工具。由于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因而蒙蔽了社会上一般落后分子和思想单纯的学生。

当时在柳州，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是省立四中校长谢康，手下的骨干青年有林××、宾××、肖××、马×、谢××等。他们勾结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大肆诽谤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他们主张复古，提出“柳江人的柳江，马平人的马平”等口号，排外空气非常浓厚。他们企图附和“三民主义，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以图抬高其在青年群众中的地位。然而那时，国家主义派的“革命言论”确实蒙蔽了不少青年学生。柳州一些社会人士看清了谢康等人的本质，以匿名方式，贴出攻击谢康办学败政的传单，闹得满城风雨。国家主义派青年着了慌，急忙走东串西，连哄带骗地组织了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保持校誉的委员会来维护谢康，还向外出版刊物来驳斥侮辱谢校长的匿名传单。这样一来，谢康的地位始趋稳固，转而变本加厉地镇压进步势力，因而反革命的面目也愈加暴露了。

那时，党支部和共青团员与国家主义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了在《柳江日报》等宣传阵地上驳斥回击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论外，在省立四中的学生中间也做了大量工作，给学生分析谢康的真实面目，指出谢康等人的反动本质，说明国家主义派是当前学生运动的大敌，是阻碍革命的力量。学生们通过宣传和观察，逐渐看清了谢康一伙人的反动面目，致使保持校誉委员会无形中解散了。到了一九二六年十月，由共青团员领头开展的打倒谢康、驱逐谢康运动终于爆发，国家主义派在柳州遭到惨败。

柳州的共青团组织不仅受党支部的直接领导，同时，也得到广西党组织的关怀和指导。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成员陈勉恕，以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的名义，委派梧州共青团员易超然为柳江道青年运动特派员，到柳州进行革命活动并指导共青团的工作，检查了柳州团员情况，了解了共青团的发展状况，并和许多进步青年学生进行了接触。柳州曾有一千多名青年学生在四中操场举行集会，易超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向到会青年介绍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号召柳州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把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次大会，对推动柳州的青年革命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二、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一）柳江道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为了集中学生力量和意志，团结和统率全体学生联合

工、农、商团体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号召全国各地成立学生会或学生联合会，作为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使学生形成集体化的组织和具有坚实的力量来承担解放民族与解放自身的工作，使学生群众在各种运动中发挥互助与统一集中的作用而不致被反动势力的压迫所摧毁。

一九二六年四月，由柳江道所属十五个县（马平、宜山、河池、思恩、南丹、天河、罗城、融县、雒容、柳城、来宾、迁江、象县、三江、宜北）住柳学生发起，成立领导柳江道十五县学生运动的学生联合会，并在广西省立四中（在今文化大院）成立了柳江道学生联合会筹备处。

在当地党员的推动下，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柳江道学生联合会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在四中正式成立。柳江四中进步学生陈振尧被选为学联委员长，各县有一、两名学生代表被选为学联委员。学联会确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选出韦帛如、莫 馁、陈秉森、朱 深等为宣传、组织、总务、文书等各部的负责人。在成立大会上，学联会当即作出如下决定：

（1）出版学联会刊《柳江学生》。宣传大革命时期学生的任务；（2）派出各县委员到各县协助指导成立学生会组织；（3）反对基督教和封建道会；（4）注意学生本身利益——如改良学生宿舍、提高学生生活，为学生谋福利；（5）办理平民教育；（6）帮助工农运动。

学联会的活动经费由柳江财政整理处拨给，每月百余元，到各县组织成立学生会的旅费则由各县财政局拨给。学

联会机关刊物《柳江学生》为旬刊，共出版了两期。由于《柳江学生》刊登讨论政治、社会、学生本身及文艺等各方面问题的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很受柳州学生及一般群众的欢迎，并且在学生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攻击，后来由于资金缺乏，被迫停办。

一九二六年秋季，柳江学生联合会在四中创办了一所贫民夜校。招收了两百名家境贫寒，无力求学的少年学生，由四中学生教他们学习文化。学联会委员长陈振尧任贫民夜校名誉校长，共青团员覃禧章、吕明、四中进步学生石宝怀，徐炳章等为该校义务教师。夜校就借了四中的两间课室上课，没有文具用品，学联会便到处筹借，许多学生也把自己的书籍、纸、笔、墨，捐献给贫民夜校，使教学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创办贫民夜校，是学联会领导学生从事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谢康却对学生的进步活动诸多刁难，说贫民夜校教育不严格，小学生太杂，并威胁要收回夜校教室。学联会坚决顶了回去，继续办理，使许多贫民子弟受到了启蒙教育。

在柳江学联的领导下，柳州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同时，党支部充分利用了学联会在学生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发展进步力量，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马列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

（二）反对基督教运动^{注①}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陆战队侵入中国，跟着在各地设立教堂，又办起了教会

学校，愚弄麻醉无知民众。基督教成了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

一九二六年七月召开的共青团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指出，基督教企图以虚伪的平等博爱（爱敌如己），人格救国，用上帝基督等观念妄图来消灭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反抗思想；它为深植基础于中国社会，并采用一部分孔子的论理思想，欺骗人民。会议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和青年揭破基督教的黑幕，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基督教的运动。

早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上海各校学生就发起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一九二六年，反基督教浪潮波及柳州，一九二六年八月成立了柳庆各界非基督教同盟会。而当时最高军政长官伍廷颺也不得不顺从群众的热情，同意召开有四百多名柳庆各界代表参加的同盟会成立大会。由于党员张胆等同志的全力支持，四中学生、柳江学联委员长、国民党左派党员陈振尧当选为非基督教同盟会的委员长；同时选出了总务、宣传、调查、交际、出版各股的股长和干事，共有约七十多人，他们大都是品学兼优的进步青年。共青团员和柳江学联的骨干分子也在同盟会中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

柳庆各界非基督教同盟会的组织很庞大，以四中为会址，借了一个很大的课堂作办公厅，同时聘请党员张胆以及伍廷颺、刘克初等十多名各界人士为同盟会的顾问。同盟会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规定凡赞成本同盟宗旨，热心本同盟事务的青年，皆可纳为会员。同盟会的任务艰巨繁重，但每

个会员的热情非常旺盛，各项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如召开各界群众大会、示威游行、调查宣传等，都搞得如火如荼，柳州全城男女老幼都欢欣称快。

非基督教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党和广西学生总会推动下，立即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各界示威游行队伍上街游行，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沿着市内主要街道行进。当游行队伍经过基督宣道会的福音堂（今中山路交通大队对面）时，高呼“打倒基督教”！“反对文化宗教侵略！”、“打倒帝国主义”、“谨防基督教徒的麻醉毒！”等口号，吓得老奸巨滑的美籍传教牧师陈法言胆颤心惊，满脸陪笑向青年学生队伍打拱作揖，求饶。学生们骂道：“鬼东西！谁要你来作揖赔礼，要你滚蛋罢！”

接着，同盟会以四中学生为主，组织十多个宣传队到各街头进行演讲，并在福音堂及附近的墙壁上贴满了反教宣传漫画，漫画上把外籍牧师的鼻子画得特别钩而且高些，围满了观众，陈法言也惊惶地来观看漫画，奸笑道：“我的鼻子恐怕没这么高吧？”学生中有人骂道：“那么我们把你的鼻子割了去！”吓得陈法言面如土色。

当时，基督教在柳州的势力亦很深，一些贫苦的工人、市民。为得到一点伪善的施与，加入基督教受其欺骗愚弄。为了了解和掌握城内基督教徒的情况，非基督教同盟会派出以四中学生覃禧章、陈秉森、石宝怀、莫馁、徐炳章等组成的基督教徒调查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到各街道挨户调查基督教徒的户口和人口。为了便于区别，打击基督徒，调查小组在不是基督教徒的住户门口上贴一张印有“本宅非基督教”

的字条，而基督教徒住户的门口却不贴字条。这样爱国群众看见门上是空白的，便知是基督徒，拒绝和他们合作，拒绝他们雇工，不卖食物给他们，使基督教徒大受打击。牧师陈法言、丁惠民等，更是无法买到食物，他们慑于群众的反帝威力，在一个深夜带着家眷，自己挑着行李，狼狈地逃离柳州。第二天，这一新闻传遍了全城，各界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群众起来赶走陈法言的爱国行动，教育不少基督教徒；他们纷纷来向同盟会请求发给本宅“非基督教”的字条，表示退教，使一度猖獗的基督教在柳州失去了市场。非基督教同盟会的爱国行动，为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每天都有许多爱国人士来到同盟会访问，表示他们愿意为同盟会尽义务；例如各行业的工会负责人表示，如教徒不再为基督教作工，工会可以安排他们最好的工作等。

过了一段时间，福音堂的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又猖獗起来，传教士蔡××四处宣扬“祖国欲富强，必须信仰圣经，非信上帝不可”的荒唐谬论，欺骗愚弄民众。非基督教同盟会号召四中学生，每逢星期六晚上到福音堂和教徒们辨驳道理，希望能说服他们反教。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学生们照例到福音堂，向教徒们宣传世界上的一切不是上帝而是劳动创造世界的，帝国主义百多年来侵略我国，先用战舰、大炮，继以基督教耶稣博爱来欺骗奴化中国人民，稍有天良的中国人就应首先反对基督教，效忠祖国的道理。蔡××不但无丝毫的悔意，反而大骂同盟会员侵犯了他们信仰自由的权利，触犯了上帝。于是，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了，蜂涌而上，

抓起蔡××，拳打脚踢，同时把福音堂内近千本圣经之类基督教书籍全部撕毁，打过蔡××以后，学生们把他押到四中同盟会办公处讯问，第二天才把他释放。

学生们痛打蔡的消息传到了柳州最高军政机关五旅旅部时，引起部里一阵慌乱，五旅旅部参谋长刘克初派人把同盟会委员长陈振尧叫到部里去，说学生们的行动是政治范围外的暴动，并扬言要请示省府主席惩治学生。同时，五旅部纠合了柳州各机关派出官吏来到同盟会探望蔡××，向同盟会大兴问罪之师。而对反对份子的谣威，因同盟会员们团结一致，与他们进行了机智的周旋，申诉了同盟会的行动是爱国主义的行动。使这些官吏们理屈词穷而返。

经过这一场斗争的锻炼，同盟会更加成熟了，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那时，福音堂的工友几乎全部动员到外面做工了，连那些吃了二十多年教堂饭的老杂役工都退出了福音堂，弄得福音堂无人摇铃，扫地、濒于绝境。同盟会的学生们将课余所有时间不分昼夜地搞调查工作，他们编制了三种调查表，将各基督教徒的家庭人口、职业、经济来源、支付的数字及一切生活的情况填写得很详细，使人一目了然。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在爱国运动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和工作能力，在党和共青团的直接影响下，把柳州反帝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对后来的革命青年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和马平县知事的斗争

非基督教同盟会的成立早已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眼中钉，正窥伺机会镇压同盟会的运动，不久，机会可真被

他们抓到了。

一天晚上，学生们下了自习课，石宝怀等同学去调查基督教徒何××的家庭情况，不料何藉口说夜太深，拒绝调查，石宝怀等人在门外耐心宣传，何怎么也不开门，遭到了学生们的斥责。她竟连夜报县政府，污蔑石宝怀等冒充学生乘夜调查，企图掠夺她家的财物，呈请保护。这一下，马平县知事钟秀杰抓住这个镇压学生运动的最好把柄。他不经调查了解，即大肆张贴告示警告学生，保护基督教徒。

钟秀杰的这一行动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义愤，同盟会骨干分子即往县府质问钟秀杰，并要钟秀杰在三天内发布一个悔改布告，让学生安心开展爱国运动。三天过后，不仅不见钟的任何悔改行动，钟还派遣人员在大街小巷贴满了保护基督教的告示，明目张胆地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钟秀杰的行径，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怒火，柳江学生联合会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大会，商讨如何对付钟秀杰。在党员张胆的指示下，全体到会学生代表一致通过决定，由柳州四中同学代表柳江道全体学生，于八月底的某星期日举行“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马平县知事钟秀杰”的大游行示威运动。这一决定，在柳州全城中好似晴天霹雳，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同时也吓坏了反动走狗。与国民党右派军政长官相勾结的国家主义派头子谢康立刻将柳江学联会示威游行的决议案向钟秀杰密报。钟慌忙邀集其党羽共同密谋，企图阻挠破坏学联的游行决定，谢康竟纠集一帮“醒狮派”青年大打出手，向柳江学联进行恐吓，威吓。至使一些学生产生了动摇情绪，眼看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行将瓦解。柳江学联和同盟会为了回击

“醒狮派”的威胁，鼓舞学生的斗志，学联会召集四中学生开个临时紧急大会，由委员长陈振尧做了宣传和动员。使同学们意识到，举行示威游行，不只是为了打倒钟秀杰，更重要的是打击社会黑暗势力，造成强大的声势，唤醒更多的民众开展爱国运动。最后，全体学生将手高高举起，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同意游行示威。同学们高呼“打倒走狗钟秀杰”的口号，唱起“打倒列强”的歌曲，人人都在热心写标语，做旗帜，准备上战场。

预定游行的这一天到了，同学们很早就来到了四中，排队准备出发。这时，由谢康等人纠集的各机关十多名代表又杀上门来，软硬兼施，威胁劝导，柳江学联识破了他们企图阻挠破坏爱国运动的目的，当即给予回击，把他们哄出了学校大门。

几百名学生游行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了街头，同学们手拿自制的旗帜，边走边把写好的标语贴在街两旁的墙壁上。由几十人组成的乐队还高奏着“打倒列强”的乐曲，使游行队伍更增添了几倍气势。当游行队伍来到大十字街口（即现在中山路与解放路交叉口）时，被一队约有两百名全付武装的部队拦住去路，阻止学生前进。游行队伍停下来，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过了几分钟，那部队不得不撤离，游行队伍即继续前进。一些市民群众也不约而同地成群结队地、紧随着游行队伍前进。走不上几分钟，竟又有一队两百名全付武装的军队赶来压在游行队伍后面，紧紧地尾随着。学生们有时停下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钟秀杰！”，后面的军队也停住，学生们前进，他们也随

着前进，同学们非常气愤，走不上十多步又停一次，不断地高呼口号。

游行队伍终于来到了马平县府门前（即现在交通大队住处）这时，县府房屋上都架上了机关枪，荫蔽着射手，县府门前增哨加岗，整个县府杀气腾腾，如临大敌，一些学生见状，有些慌乱，但共青团员和学联骨干们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基督教徒的走狗钟秀杰！”，随着口号声的响起，游行队伍稳住了阵脚，没有一个学生退出队伍，个个振臂高呼口号。同时，县府门前早已围满了黑压压一片支持学生的热心群众。钟秀杰躲在小楼上不敢露面，慑于学生和群众的强大威力，只得收回了嚣张的杀人气焰。中午，游行队伍在一片口号和歌声中解散。

在南宁开会的五旅旅长伍廷颺得知柳州学生示威游行打倒钟秀杰的消息后，于当天晚上赶回柳州，准备镇压为首的学生。党员张胆主动向伍廷颺介绍学生的游行活动情况，摆明事实真象，说明学生的革命行动，丝毫没有违背非基督教同盟会的宗旨，由于张胆仗义执言，伍廷颺只好打消镇压学生的念头。同时，张胆还指示柳江学联会，不要担心反动派的镇压，坚持继续开展活动，党坚决支持柳江学联打倒钟秀杰的运动，并获得各界群众的声援，《柳江日报》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学生和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不得不将钟秀杰撤职。这是柳江学生联合会的胜利，是各界爱国群众的胜利，它大大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坚定了反帝信心！继这次斗争后，学生们乘胜前进。

(四) 反封建的打倒同善社运动

二十年代的柳州，经济贫困，文化落后，封建迷信猖獗，而封建恶势力的代表则为同善社。同善社在柳庆十五县绅士、官商、贩夫、走卒、男妇老少中，都有它的信徒。甚至文教中人亦为同善社愚弄得执迷不悟。

这根本的原因，除了同善社能迎合封建阶级的本质以外，再就是有它一套诱人进道的方法。每人进道只需缴纳香灯费一元二角，礼拜菩萨一次，即算是该社的“得救初层道友”，可获得神的保佑，脱灾脱难，所以进道的人纷至沓来。同善社将进道的阶层分为十层，进初层道的收一元二角，入二层道的就要加倍收钱，由此类推。道的层数愈高，收钱就愈多，进道四、五层，就要交费四、五百元之多，若是能进道十层，就可以成仙成佛了。同善社就这样不知榨取了多少穷人的血汗，受愚弄麻醉的人抛弃职业家产，千方百计交进道费，幻想成仙成佛。当时的柳州社会，几乎家家都有同善社道友，几乎成了同善社的世界了。因此，这项反封建运动比反帝运动要困难得多。因此反对封建的“打倒同善社”一声口号，群众就不一定会响应，由于长期受封建迷信的毒害很深，一时很难觉悟。所以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做好教育人民，打击黑暗势力的艰巨工作。

非基督教同盟会做好了反同善社的准备工作后，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以柳江学联合会的名义召开了四中全体学生大会。会上，共青团员非骨干分子做了动员，宣传了打倒同善社运动的目的、意义，并号召同学们团结各阶层工

友，共同奋战，不能口靠学生孤军作战。同时，每个学生都应从自己的家长做起，教育说服他们带头退出同善社。在会上，还作出了择日举行反同善社示威游行的决定，得到了四中中学生的一致赞同。

九月上旬的一个星期日中午，柳州四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街上，展开了反封建的爱国示威游行。同时，学生成立十几个宣传小组，分散在大街小巷宣传演讲，并在各街道张贴各种各样的标语，揭露同善社利用封建迷信骗取群众钱财，阻碍国民革命运动的种种罪行，劝导被迷惑受害的信徒们猛醒过来。这次游行的反封建活动，如一声春雷，震动了久已沉醉在迷信黑暗中的柳州社会。

次日早上，发觉所张贴的标语被人撕毁了。还听到许多谣言，说同盟会的学生之所以反对同善社是受了某党的教唆指使，图谋打倒政府。这时，谢康亦在积极活动，乘势打击学生运动，竟把游行示威回来的学生们训斥一顿，污蔑学生们触犯了校规，谢康还纠集了一伙人在学生的家长中进行活动，让家长出面阻挠学生参加反封运动。

打倒同善社活动虽受到攻击破坏，但学生们满腔的热忱并不因此冷落，被撕毁的标语，立即重新贴上。到了次晨，又发现标语被撕，学生们又再贴上，晚上还派人巡逻，保护标语。可是群众受到同善社的宣传，非但不支持学生的活动，反而加以阻挠反对，同学们走街窜巷演讲宣传，喉咙都喊破了，听众却寥寥无几，眼看这场反封建的宣传失去了作用，许多同学急得哭了。

在同盟会召开的会议上，陈振尧想出了一个“射人先射

马”的办法，即清算同善社害人迷信的会款，并把它没收为兴办地方各种福利事业的经费，好兴办平民夜校等，将有害之钱用于有益的社会事业上。另外，从经济上肢解同善社，能使群众看清它骗人榨钱的本质，这一办法很快被采纳通过了。

九月下旬某日，非基督教同盟会执委会正式将清算同善社会款的任务，交给柳江学联会去完成。陈振尧在当天下午六时，率领一帮同学直往大南门同济善堂里的柳州同善社总社（即今曙光东路第二中医院门诊部）与封建道首进行说理斗争，勒令该社停止一切骗人活动，警告他们在一星期内把非法取得的会款清算出来缴同盟会。同善社道首柯××、王××等只得点头称是。

一星期后，同盟会学生再去同善社总社时，该社已空无一人，里面的东西也都搬得精光，同善社道首王××等人畏罪携款潜逃。同盟会执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通知各宣传小组紧急行动起来。当晚，十几个宣传小组分赴各街头，向群众宣传同善社畏罪拒绝清算道款而潜逃，许多群众看清了同善社虚伪的嘴脸，开始觉醒；有些人把家里的同善社佛堂也摧毁了，而那些顽固的同善社信徒，都龟缩起来，不敢公开行骗了。

（五）酝酿驱谢

随着上述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开展，谢康的立场和态度亦已暴露无遗。革命学生们把谢康早已视作革命道路上的障碍，非铲除不可。

一九二六年九月下旬，在与封建会道同善社进行斗争的同时，柳江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陈振尧、韦帛如、石宝怀、覃禧章、陈秉森、莫馁、钟义、康日勋等在四中举行秘密会议，决定酝酿打倒谢康的运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三项决定：（1）在校外租借一间房子，作为驱谢运动的聚会地点；（2）发动学生搜集谢康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和平日办学的劣迹；（3）把谢康罪状材料编撰成册付印，散发到社会中，然后择日爆发驱谢运动。

会后，陈振尧等骨干分子在学生中积极进行联系，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同时，柳江学联会在西门街（即今中山西路）细柳巷内租得王家大院子作为秘密会址。四中第一、二两班的同学及第三、四班部分思想进步的同学写了志愿决心书，签名盖章参加了驱谢运动，形成了浩大的声势。

参加酝酿驱谢运动的同学搜集谢康的各种劣迹，共计有十大罪状：（1）勾结地方权贵；（2）压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3）把持、独裁学校；（4）打击进步教师；（5）校政不民主；（6）侵占学校公款；（7）经济不公开；（8）任用私人亲戚；（9）扣发教师薪水；（10）结党营私，反对革命。同学们将搜集到的这十大罪状的具体材料交给覃禧章、韦帛如、石宝怀等负责人，进行整理，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汇编印出了谢康十大罪状的传单，伺机散发。经过驱谢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商议，决定利用十月一日学校当局举行恳亲会（即学生家长座谈会）的机会，向家长揭发校长谢康的罪恶，并在会上散发谢之十大罪状传单，掀起驱谢运动。

不料，学生活动时保密工作做得不够，被谢康侦悉，他即惊恐万状，四处奔走，报告旅长伍廷飏，请求县府共同镇压学生这一运动，同时，谢康还派出自己的心腹学生，谢××、谢××、梁××等在西门街上来回窥探驱谢学生的行动，还混入王家大院偷走了驱谢的志愿书和签名簿，以掌握驱谢运动的组织情况，准备对策。十月一日这一天，原定在四中举行的恳亲会竟被谢康取消，这样，驱谢运动的爆发只得往后推移。

陈振尧、覃禧章等领导人到党支部请示。张胆热情地给予了指示，告诫陈振尧等人提高警惕，做好各班同学的联络工作，团结一致，以免孤立分裂。陈岳秀还画了敌我两个阵营的图形，用双方力量的对比作了暗示，使陈振尧等领导人懂得了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明确了驱谢运动的方针，对打倒谢康更充满了信心。

（六）“制帽”的爆发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日，柳州各界群众举行辛亥革命游行活动。四中派教务主任黄焕权，训育主任熊玉芳轮流看守着校门，不戴制帽不准入校。学生强烈反对这个无理规定，大多数人拒绝戴制帽，并推选学生代表陈振尧、钟义、覃禧章、韦帛如和谢康交涉，要求取消这个无理规定。谢康拒不答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便集体举行了罢课，到校外开会抗议。

谢康乘机给陈振尧、覃禧章、钟义、韦帛如加上违反校规，鼓动学潮的罪名，于十一日宣布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共青团员陈秉森等立即召集第一、二

班的同学在公园开会，商量对策。三十多名学生在抗议呈文上签名，报请地方行政机关主持公道，强烈要求谢收回成命，恢复陈振尧等四代表的学籍，并决定不达此目的，全体学生罢课，以示抗议。

十二日，谢康变本加厉，将在抗议呈文上签名的陈秉森等三十多名学生开除学籍，并勒令其中在校食宿的学生立即离开学校。于是激起了尚未被革除的全校同学的悲愤怒号，实行了总罢课，要求收回被革除的同学。丧心病狂的谢康又向这些学生开刀，于十三日清晨高悬告示，将第一、二班两班（除谢康几个心腹学生外）所有学生一律革除，计有八十人之多。被开除的学生限在一两个小时内搬出学校，不得逗留片刻，并停止供应膳食。这些学生大多数家在农村，此时他们已无家可归，只得四处投宿，流落街头。

面对谢康的血腥暴行，学生们并没有低头屈服，他们四处奔走申诉，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组织起来，掀起了打倒反动校长谢康的运动，爆发了空前的学潮。

十三日深夜，学潮领导人陈振尧亲自到张胆同志住所，请示驱谢斗争策略。张胆指示他立即组织被开除的学生成立一个“四中學生被迫离校团”，以该团的名义广泛向社会揭露谢康的反动罪行，呼吁全国各地民众团体主持正义，声援被开除的学生；学生内部要加强团结，一边斗争，一边学习，提高警惕，严防谢康下毒手。同时，要派学生潜入四中与第三、四班的同学取得联系，统一行动，并劝他们不要再戴帽子，避免无谓的损失。张胆指定由党员王振奇担任联络员，加强对离校团的指导。

学潮领导人遂连夜讨论起草“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成立宣言和传单。十四日，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正式成立，陈振尧任离校团的团长，被开除的学生全部加入了离校团。当天下午，离校团全体团员整队出发，在市内举行“打倒残害青年的谢康”的游行和开展宣传活动，向民众散发离校团的成立宣言和传单，并将宣言、传单分寄给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机关、各报社、各学校等。同时离校团还派出覃禧章、陈秉森、石宝怀、钟义等分别拜访柳州各界贤达父老，如朱子垣、李惠如等，请他们申张正义，制止谢康的暴行。

当天深夜，党员王振奇带着当时党支部的指示与陈振尧联络，建议离校团注意斗争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应在驱谢宣言上说明拒绝戴制帽的理由，因为制帽上没有象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党徽，学生们为了拥护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拒绝戴没有党徽的制帽。这是正义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使斗争立于不败之地。离校团接受了上面指示，立即连夜赶制驱谢宣言，于第二天（十五日）将宣言发出。

十五日中午，柳江学生联合会召开执委会议，讨论支援离校团斗争的事宜。会议决定发动柳庆十五县的学生支援四中的“帽潮”斗争，发出快邮代电到省内外有关机关团体，请求声援，共同谴责谢康的暴行。同时，电请设在梧州市的广西全省学生联合总会派员来柳州指导学生运动。

四中被迫离校团成立以后，学生们不分昼夜地奔走呼号，散发文件传单，虽每日睡觉才两、三个小时，工作繁累，但人人精神振奋，情绪高涨。许多学生的住宿得不到解决，

离校团先在铁局街租了一间小屋，该房狭小，拥挤不堪，离校团遂四出寻觅，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地方——文武街上一座古庙斗母宫较大，离校团全体同学都搬进宫内住宿，庙的神殿改为离校团。开会的大礼堂，同时，也作为自己的课堂。门外挂起“四中学生被迫离校团”的牌子，同学们一起动手，把久无人住的古庙整理一新，成了离校团进行斗争的大本营。

迁入斗母宫后，离校团学生共同订立了三条团规：（1）每日必须按时起床和睡眠；（2）每日必须上自习课，不得迟到早退，下课后，亦不得擅离团部，如有事外出，需向当天值日请假；（3）在团部里不得任意喧哗，保持生活整洁，纪律严肃……。当时，各贤达父老都来参观、慰问，看见被开除的学生还能自动上课，生活整洁纪律严格，都异口同赞学生们的斗志，大骂谢康瞎了眼，纷纷到五旅旅部质问伍廷颺为何不处置谢康，恢复学生的学籍？其实，谢康和伍廷颺早已串通一气，共同镇压学潮。学潮开始以后，谢康每天早晚都要到伍廷颺那里请示，谢还在伍那里借了一枝手枪来威胁在校学生，离校团曾派石宝怀等同学潜入校内想把枪夺过来，谢康知道后急忙把枪藏起。

在离校团斗争的过程中，党支部始终给予了支持和引导，策划着学生们的行动，四中许多进步教师以及其他学校的教师也投书声援离校团。那时党员在离校团中积极培养进步力量，发展了一批青年加入共青团组织。

（七）驱谢斗争的胜利

省立四中打倒谢康的“帽潮”斗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广

西省内外，谢康的反动暴动引起各地学生和群众的愤慨。全国各地民众团体、机关、学校和各报社，主持正义，声援柳州四中离校团的斗争，纷纷发来了宣言、传单、快邮代电，坚决支持离校团斗争进行到底，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也发来了慰问电。在广西省内，柳江日报、梧州和南宁的民国日报、广西学生联合总会出版的学生日报，来发表过各机关、群众团体声援柳州“帽潮”斗争的代电和谴责谢康罪行的文章。在张胆、陈岳秀等党员的主持下，国民党马平县党部也发出通电，支持四中离校团，使他们更增强了斗争必胜的信心。

为了调查和指导“帽潮”运动，中国共产党梧州地委派妇运干部，共产党员关育梧（女）和广西学生联合总会干事、共青团员钟云，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抵柳。他们当派指示，柳江学联合会应发动全市学生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向谢康和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县府把谢康驱逐出四中。

次日下午，柳江学联合会集合了柳州各学校学生两千多名，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四中离校团团长陈振尧和钟云在会上讲了话，钟云代表广西学生联合总会号召学生们团结起来，支援四中驱谢斗争，坚决打倒反动分子谢康。会后，两千多名学生浩浩荡荡向街道进发，举行支持四中“帽潮”斗争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走过四中学校门口时，众学生齐声高呼“打倒迫害青年学生的万恶谢康！”“打倒侵吞校款的贪污犯谢康！”“打倒摧残柳州文化前途的首恶谢康！”在校内的学生听到口号后，立即举行了罢课，纷纷冲出课

堂，高呼打倒谢康校长的口号，并整队冲出校门，加入到示威游行的队伍中，此时的谢康早已吓得躲到了伍廷颺公馆内，以后也不敢轻易出头露面。

经过这次全体学生的示威游行，震动了柳州社会，引起各界人士，男女老幼痛恨谢康，同情和支持离校团学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教育厅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于十二月上旬派来一个姓梁的视察员协同伍廷颺处理“帽潮”事件。十二月中旬，伍廷颺在柳庆党务整理处召开各机关人士联席会议，商讨处理“帽潮”事件，省学联总会代表钟云和四中校长谢康列席参加会议。在会议举行的同时，柳江学生联合会再次组织了近两千名学生举行示威请愿游行，强烈要求联席会议主持公道，驱逐谢康。学生队伍聚集在柳庆党务整理处门前广场，不断高呼“打倒万恶的谢康”口号。在联席会议上，伍廷颺不问是非黑白，作出了貌似公允，实则保护谢康的决定——四中被开除的学生，除了陈振尧、钟义、覃禧章、韦帛如四人外，其余的写了悔过书以后可以恢复学籍；四中校长谢康行使职权时操之过急，亦应深自检讨和调离四中。此决定在柳江日报发表后，离校团立即发表声明宣言，坚决反对。声明宣言大致如下：

“我们请求学校发有党徽的制帽，这一要求没有什么过错，我们不晓得写甚么悔过书。退一万步说，纵使是犯有过失，也应由我们大家来承担，为什么单单不许陈振尧、覃禧章、钟义、韦帛如四人恢复学籍？我们为了戴有党徽的制帽而被学校一律开除，这是什么校规？！谢康错革乱革了我们。摧残青年学生的学业，就应该撤换他的校长职权，以警

告反动者滥用职权，迫害学生；谢康这样歪曲事实，借口违反校规开除我们，我们这一群被他迫害的无辜青年誓为真理而斗争到底！”

声明宣言发表后，伍廷颀见离校团骨干分子硬的不吃，便来软的一套，说如果解散离校团，省教育厅可以公费供陈振尧等骨干外出升学。伍的假心假意也遭到了同学们的拒绝。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广西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钟云离柳返梧，离校团学生欢送钟云启程，临别时，钟云对同学们说：打倒谢康的运动已大白于天下，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声援，驱谢运动应适可而止。二七年元月，统治了四中两年的反动校长谢康终于被撤职，离校团的驱谢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遵从党的指示，离校团决定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帽潮”斗争。离校团成员绝大部分是毕业班学生，鉴于没有继续留校学习的必要，也没有可悔之过，离校团于二七年元月自动解散，学生有的转赴广州等地升学，有的直接参加工农群众运动。至此，轰轰烈烈的驱谢“帽潮”斗争胜利结束。

历时三个月的“帽潮”运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爱国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打倒反动势力的斗争，在柳州青年运动史上具有光辉的意义。它造就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加入到共青团组织中，并积极投身于工农群众运动，“帽潮”斗争的胜利，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而且对后来的柳州青年学生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革命的挫折

正当柳州各界青年运动向前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广西的反动派首先在南宁进行大逮捕，一天之内捕了二十多人，其中有柳州共青团组织的创建者张胆同志——当时党的领导人之一。

在柳州，自“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伍廷颺暂时按兵不动。四月下旬的一天，柳州军警督察处长兼马平县知事黄勉派出军警逮捕了党务整理处青年部长唐崇敏，翌日，党员训练班由女生带头，列队到公安局要求立即释放唐崇敏。过了几天，伍廷颺秘密放走唐崇敏回原籍全县。

七月初，广西反动当局成立清党委员会及广西特种刑事临时地方法庭，以处理清党事件。紧接着柳州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伍廷颺为主任，谢康为副主任。九月十三日深夜至十四日凌晨，军警督察处长兼县知事黄勉宣布戒严，他率大批军警包围雷王庙夜校、党务整理处、天星巷、铁局街、龙城路等街道，逮捕了共产党员关育梧(女)、共青团员覃禧章、邓毅、韦凤楼、卢种德及农运班学员四十多人。共青团员吕明、苏德焕、莫美初、康日勋、康泰庄等人以及一批青年积极分子闻讯后、迅速转移外地隐蔽。同时共青团员陈秉森在宜山亦被捕下狱。

在大逮捕后，被拘留的工农群众多数取保释放，党团员一律判刑坐牢。由于当时党团遭受严重破坏，共青团员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使柳江学生联合会青年群众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进入瘫痪状态、以至停止了组织活动。国民党当局

认为马平县党部、党员特别训练班等，已为共产党和革命青年分子渗透和利用，遂停办或解散，轰轰烈烈的柳州青年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

注①：《反对基督教运动》本文第二自然段已经揭破帝国主义文化——宗教侵略的黑幕，说明《非基督教同盟会》是当年历史的产物，国共两党宣传，组织群众是应尽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八十年代正在团结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为振兴中华进行精神、物质两个文明积极建设。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现在我们的基督教已经成立了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会”进行正常活动。

柳州学校沿革①

翁振翼遗稿

前言

清代学校与科举，一沿明制，于京师设国子监，即太学，于府县设儒学书院。由提学或学政分临各省府县，考试未入学的儒生，录取入学，是为生员；又就已入学的生员加以甄录，分别贡入太学，是为贡生。贡生之学行优拔者，得授官。又每三年于秋间特派主考官，分临各省，举行乡试，考试贡生与生员，中式者是为举子，或称举人；中举者于次

年春间得赴京师，应礼部所举办的会试，中式者谓之进士。中进士者再由皇帝亲予殿试，分别等第，授以翰林、各部主事、内阁中书、知县等职。以上为常举。此外还有特举，例如顺治中的诏举山林隐逸，康熙中的诏举博学鸿儒，乾隆中的博学鸿词科及经明行修科，雍正以后，历帝即位时，举行的孝廉方正科，光绪中的经济特科都是。特科应试者，不论已任官吏者，在学者，或竟不曾入学者，只须由京外官吏保举，即可召试授官。这是当时以学校教养士子，以科举拔取学校人材的概况。其后专重考试，不务教养，而用以考试的，又是制有一定程式的八股，于是提学学政成为专以程式取士的考官，儒学教官成为坐食廩禄的闲曹，贡生生员也忘其在学之名，而误以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这时的儒学已不复为学校，仅为奉祀孔子及其门徒的学宫或圣庙了，便是书院也不再是讲学之所，而是课士的机关了。

“戊戌政变”前后，维新之士便认定非废科举不能兴学校，不兴学校无以讲求有用的实学，故在光绪维新时，曾以策论代八股取士；迨至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乃下诏兴办学堂，并明示废科举之意。兴学诏下，着各省将府县的书院改设中小学堂，省城改设大学堂，举办京师大学；并厘定有系统的学堂章程，如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总算已有和世界各国相类似的初等、中等、高等的三级学制。一九〇五年（清光绪卅一年），各督抚又奏请正式废科举，其后乃下诏停止一切乡会试及岁科试。柳州最后一次的己酉科拔贡，是一九〇七年（清光绪卅三年丁未）提前举行的。从此自隋唐后一千三百年来奔走颠倒全国士人的科举制

度，彻底废除。

一、科举时代的学校

科举时代，以学校教养士子，以科举拔取学校人材。马平是柳州府的首邑，设儒学书院，如同仁书院在县旧址；驾鹤书院在城东驾鹤山；柳江书院在城东柳侯祠，后改在龙角街（今龙城路）；又有义学在城内，社学在城东，延师训课，按月校艺，故历科中试者，颇不乏人。此外有学宫，如府学创自唐初。元和间，刺史柳宗元重修有记。明洪武六年，同知莫玉以地湫隘弗称，定徙府治西北隅（今景行路）；县学前代只有路学，至洪武间，县丞唐叔达始建于罗池街东（今东台路）；府县学奉祀孔子及先贤先儒，并各建有明伦堂。以上的学宫、书院、义学、社学、至今已废，或改建了。

二、现代的学校

清季科举既废，兴办学堂，柳州知府和马平知县乃遵照当时所谓钦定、奏定的学堂章程，将柳江书院改设马邑两等小学，并创办柳郡中学和师范。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已停止科举，惟柳郡中学尚未组成。际此青黄不接之际，本邑邓子恢先生有见及此，乃创办“龙城求是学会”，会址在北大路二巷仓沮二公祠（即二圣庙）内，招收柳州青年三十余人，集会讲学。提倡“实事求是，身体力行”，介绍会员阅读《戴东源先生文集》，梁启超先生《饮冰室集》。激励青年救危扶倾，奋发图强。课程设有四书、五

经、历史……。体操一科请刘古香先生担任。参加学会的有冯仁川、梁伯贞、张振民、覃子霖、周月卿、王子廷等。一九〇五年（光绪卅一年），柳郡中学堂成立，会员或投考中学、或往桂林投考师范、法政学堂及陆军小学等，于是半年的求是学会遂告结束。此后，各中小学校，相继成立，分志于后：

1、小学

（1）两等小学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卅三年），马平知县丁立群奉令将柳江书院（今龙城路小学）改设“马邑两等小学堂”，初委覃超做校长，教员数人，分授国文、经学、算术、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修身、图画、体操、音乐等科（初小无经学、英文、史地等科），学生修业年限，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期考成绩，均用榜示。未几，各区镇乡村的小学，相继设立。民国成立，学制改变，斯校改称“马平乐群小学校”。其后专办高小；又迭次更名为“马平县立高等小学校”，“马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马平城区第一高级小学校”，抗战期间，改为“柳江县立实验中心小学校”。柳州解放前后，斯校是柳西镇景行小学分部，现在是“柳州市龙城小学校”。

（2）屏山小学^②

柳州中小学一向集中在河北，河南仅设有几间初等小学，河南小学（在码头口北帝庙），进化小学（在太平中街关帝庙）一九二九年，谷埠街陈显扬、朱佩光、全似水、韦汉涛、覃合浦等发起捐资建校，开办屏山小学，便于河南片

初小毕业学生升学，校址设在原小龙潭村（即今工人文化宫）。请委洪惠周为第一任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斯校改改名“柳州市表证中心校”

（3）女子小学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卅四年）马平知县丁立群在县十字街节孝祠（今中山东路新华旧书店），建立“马邑女子小学堂”，初委杨原真做校长，从此女子入学，风气渐开。民国成立，斯校改为“马平县立女子小学校”。其后女校增多，又改名为马平城区第一女子小学校”。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以后，各小学校招收学童，不分男女，女子小学乃取消。

（4）国民基础小学^③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广西新桂系实行“三自三寓”政策。学校教育方面：乡镇设立国民基础中心小学，校长由乡镇长、民团后备队大队长兼任，村街设立国民基础小学，校长由村街长、民团后备队中队长兼任，是谓三位一体。也是全省普及小学教育的开始。抗战军兴，这一制度无形中消灭了。

（5）私立小学^④

抗战期间，柳州人口急剧增涨，入学儿童相应增多，公立学校有限，收容不了，于是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兹分志于后：

湖广旅柳同乡，为了纪念黄兴先烈，捐资兴办私立克强小学。校址设在湖广会馆内，（即今景行小学）名誉校长覃连芳，教导主任李泮源。临解放时，曾改为楚材小学。

一九四一年，广东旅柳同乡，捐资兴办私立中正小学，校址设在大南门中医联合诊所内，后迁到东台路鹧鸪堆，即今市机关幼儿园内。解放后，曾改为新华小学。

私立龙城小学，附属于龙城中学。校址设在文惠路即今教师进修学校内，校长高天骥兼，教导主任王剑元，柳州解放时停办。

为纪念柳宗元，福建人邓锡藩深得地方人士赞助，创办私立文惠小学。自兼校长，校址设在东门街高家。邓死后，邓凡平继任校长职，学校迁往青云路广东会馆内，解放后，改为青云小学。

抗战期间，香山慈幼院从北平迁来柳州。校址设在柳邕路柳邕小学内，校长周仰岐，解放后停办。

为纪念黄花岗烈士，福建旅柳同乡，在抗战期间，创办私立黄花岗小学。初任校长刘栋平，教导主任于辉云，校址设在解放南路，即今人民饭店和柳州剧场。

1938年陆军机械化学学校附设中正小学，校址在大桥村，机械化学学校教育长徐庭瑤兼任校长，40年停办。

1941——1943年，陆军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汽车兵团分校，校址在羊角山，（今市财贸干校后岭上）该兵团长兼校长。

1941至1943年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在大桥村开办中正小学1—5年级。校长初为干训团政治部主任兰萼洲兼任，下学期以中山大学生包三易任校长。同时期战区长官司令部在窑埠码头盘龙山下，以及兵站分监部在独静山脚两处开办中正小学，都办有1—5年级，柳州沦陷前疏散时停办。

I. 中学、师范

(1) 柳中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卅二年），柳州知府杨道霖，奉令创办柳郡中学堂。来宾举人翟富文、马平举人刘古香、付贡莫汝封等协力襄助，赁北门木桥街刘宅二幢（今景行路柳江饭店）为校舍，并赁前军械局及义贤坊周氏故宅（旧川山社今公园路派出所附近）为学生宿舍，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卅三年）三月成立，初名“柳郡中学堂”。以知府为管学，设监督一人，初任监督为翟富文，此外有文案、会计各一人，教员数人，学生修业年限，定预科一年，正科四年，沿用科甲俱士，特重经学、国文，故中学毕业，有奖贡生之议；时斯校附设柳郡师范传习所一班，定一年半毕业，该班旋因风潮被解散一部。一九〇八年（清光绪卅四年）四月，斯校购罗池近旁周何氏地建筑校舍，兴工未半，旋废而改建在旧营武仓地（今中山东路文化大院），及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乃迁入新校上课。辛亥革命，党人王冠三等借斯校为总机关，学务暂停。一九一二年，学堂改为学校，监督易称校长，斯校奉令于是年十月复课，并改名为“柳州中学校”。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斯校改秋季婚业。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袁氏称帝，有恢复道考之议，力主压迫学生；时因培植簿记人员，在校附设夜学簿记班。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斯校因经费问题，又改名“柳州八县合立中学校”，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抵制日货，要求政府严办卖国贼；同年七月，斯校改名为“广

西省立第四中学校”。一九二一年以后，省局变乱，斯校驻军，学生星散。一九二四年春，斯校奉命恢复，并招新生一班及一年制之师范讲习科一班，暂赁北门小十字街张宅（即今公园路78号）授课，旋迁府黄学，是年秋，驻军将原校交还，始行迁回。一九二五年，斯校改行“三三制”，时仅办初中，以国、英、数、理…等为必修科，教育、商业…等为选修科，校长之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体育等部，成立童子军及学生军，并组织各种会议，男女同学，亦始乎此。一九二六年春，斯校招新生一班，并招小学教员讲习班甲乙两组；是年秋，初一、二班学生因帽潮被开除者数人，其余纷纷退学或转学。一九三〇年夏，南宁军校迁柳，借斯校为校舍，斯校迁江西会馆（今文惠路柳州市艺术馆）上课，并于一九三一年招高中普通科一班，八月，又招高中师范科一班；是年九月，军校迁回南宁，斯校乃迁回原校，并组织军训大队部及童军部，高中实施军事训练，初中则行童军训练。一九三三年三月，斯校奉令将高中部归并南宁一高中，是年六月乃改名“广西省立第四初级中学校”。年底，广西省立第四女中，第四女师和马平县中归并斯校，次年又改名“广西省立柳州初级中学校”。一九三八年，日机来柳轰炸，斯校迁往柳江县属成团乡上课，至一九四〇年设高中班，改名为“广西省立柳州中学”；是年冬，学生因请求学校改善生活而闹风潮，教职员被更调者数人。一九四一年，日机轰炸稍停，斯校由成团乡迁回柳市原校上课。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入广西，柳州疏散，斯校又迁往罗城县的龙岸乡上课，到了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日寇投降后才迁回；同时省立柳庆师

范学校由宜山迁来柳州，斯校奉令修理旧日县黉学和省立第四女中之校址为校舍（即今校舍），并将原有校舍拨与柳庆师范。一九四六年以后，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协定》，继续专政独裁，发动大规模的反人民战争，而斯校的校长及各主任又多属国民党柳中区党部的委员，他们利用职权，压迫学生，引诱学生集体参加反动的三青团，迫害进步份子，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柳州解放后，才见天日。一九五〇年，斯校不招初中班，改名“广西省立柳州高级中学”。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龙城中学和新华中学归并斯校，改名“广西柳州中学”。一九五六年，又改名“广西省柳州高级中学”。一九五八年，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斯校乃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高级中学”。

（2）师范

成立师范学校或附设师范班，是为了培养师资，普及教育。柳州自一九〇七年（清光绪卅三年）开始创办学校以后，即在柳郡中学堂附设柳郡师范传习所一班，一年半毕业。一九一七年，在府黉学（今景行路柳州第二中学）成立柳江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越年，又在西门街学院衙门（今柳州中山西路柳州日报（社））成立柳江道属师范学校，这两校都由道属各县选派学生来学，三年毕业，民十政变乃停办。一九二四年，广西省立第四中学校设师范讲习班一班，一年毕业，后又于一九二六年设小学教员讲习班甲乙两组，二年毕业。一九二七年，广西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在柳成立，校长李荫菁（校址在今东台路柳高校址之一部），招收女生入学，三年毕业。一九三一年，广西省立第四中学招高中师范

科一班。一九四二年，柳江县立国民中学附设一年制简易师范班一班；四三年，继续招收简师班一班。投考该班的学员，绝大多数是柳江国中毕业的学生。一九四六年，广西省立柳庆师范在柳中原校舍（今中山东路文化大院）复课，并于一九五二年改名广西省柳州师范学校，现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师范学校，六〇年，斯校迁往鹧鸪江，斯校历年招收班次很多，培养师资不少。

（3）女中

一九二七年，广西省立第四女子中学在县城东门外将广福、鲁班两庙改建校舍（今东台路柳州高中校舍之一部），初任校长李荫菁，招初中班（广西省立第四女子师范亦同时设在校内）其后各中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斯校乃于一九三三年拨归省立柳中。

（4）县中

清季废科举，兴学校，马平县属各区镇乡村的小学，相继设立。其后高小毕业生渐多，升中学者亦复不少，可是柳州当初仅有初中一校，其每期招生的班次和名额有限，故对各县的高小毕业生，多不能容纳，因而有些学生负笈省外，有些向隅。一九二七年，马平教育局长翁振翼为了这个问题，乃呈请开办县中，以宏造就；是年冬，奉准在西门青云街学院衙门（今中山西路柳州日报社后进）建立“马平县立初级中学校”，收容县属高小毕业生，并成立“马平县立师范讲习所”，初委董玉成为校长，于次年春招生上课。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秋，柳州大火，斯校被焚，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春，借柳江图书馆（今公园路柳州市

文联)复课;其后又借柳侯公园上课,旋因校舍问题,于一九三三年拨归省立柳中。一九四〇年秋,县筹办国民中学,在城中府黄学建校,名为“柳江县立国民中学”,委董咸熙为校长,于次年春招生上课。一九四三年,日机轰炸繁多,斯校乃于是年九月迁往县属木罗村,及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日寇侵入广西,柳州沦陷,斯校学生星散,校舍被毁。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斯校奉命恢复,于是年十月,迁回县城景行路原校址复课。斯校亦有国中班、初中班、高中先修班,简易师范班,一九四六年,斯校改名“柳江县立初级中学”。并于一九四七年在河南屏山镇成立分校,其后河北的县中改为柳江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河南的分校则改名为柳江县立第二初级中学(初借屏山路河南商场圩亭为校舍,之后,地方父老捐资在乐群路桐油山脚建筑新校(即现在柳州一中)解放后,柳江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改名“广西省柳州第一初级中学,柳江县立第二初级中学则改名“广西省柳州第二初级中学”。后,河北的柳州第一初级中学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第二中学”,河南的柳州第二初级中学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第一中学”。

(5) 龙中

一九三四年,地方人士余智宏创办“探智学社”,社址在今柳新街,三五年春,迁往东门大街秦家,招收两班学生,进行教学。适逢高天骥从上海归来,余智宏请他担任英语课。下半年,余、高协同将学社扩充为私立龙城中学,并租用文武街冯家作临时校址。共招收五个班学生,开学上课。之后,高天骥、高伯伦、曾全盛等捐资办学,购柳侯公园边

泮地（即今龙中校址），建筑校舍，初名“柳州私立龙城初级中学”，请委周书为校长，次年春，招生上课。一九三八年，斯校被日机轰炸，迁往鹧鸪江上课，至一九四一年才迁回。一九四二年，斯校增设高中班，改名“柳州私立龙城中学”。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入广西，柳州沦陷，斯校又疏散到罗城县龙岸乡。迨至抗战胜利后乃复课。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地下党领导指示龙中学生：有计划地撤退暴露了的方宏誉、罗杰林、唐美贞、毛恣观、丘行五名教师后，旋即发动寻师运动。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四九年九月，广西省府以“该校历年底纵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学风，淆惑人心，破坏勘乱工作”为词，下令解散龙中。未几，柳州解放，富有革命传统的龙城中学终于得到恢复。一九五二年，并入柳州高中。六二年又从柳高分出改为“柳州市第七中学”。六三年，仍改为“龙城中学”。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龙城中学的校牌被砸碎！于是部份号称“革命师生”把它改为红卫中学。六九年，学校成立革委会，又改回七中，由于斯校是地下党在柳州开展对敌斗争的一个据点，为了纪念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学校，一九八一年，经柳州市委核准，恢复龙城中学校名。

（6）新中

一九四一年，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等在城东粤东会馆（今东台路柳州高级中学）开办“柳州私立中正中学”，初委梁鼎铭做校长，招收广东旅柳同乡子弟入学。一九四四年，日寇侵入广西，柳州沦陷，斯校停课，迨抗战胜利后，由一部份广东同乡的校董接办，请委刘振先做校长，继续招

生上课。柳州解放，斯校在进步师生员工的推动下，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呈请易名“柳州私立新华中学”。一九五二年，并入柳州高中。

（7）大道中学

抗战期间，柳州民主人士黄梦年（军人）创办“柳州私立大道中学”。董事长黄梦年，校址设在鹧鸪江，四九年，柳州解放时停办。

（8）豫章中学

抗战中期，江西会馆理事长龙伟生发动江西旅柳同乡创办“柳州私立豫章中期”。校址设在文惠路江西会馆内（今艺术馆），校长詹道明，柳州解放时停办。

Ⅲ. 其它

（1）清末民初时期，曾办过柳州工业（纺织）学校。蚕业学校⑥，校址设在黄泥夹（谷埠路转大同巷口）校长胡伯卿。

（2）柳州高级工业学校⑦的前身是桂林高工，一九四三年七月开办，校址在桂林雁山。校长是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李运华兼。最初开办机械、土木两个班。之后，学校疏散到贵州榕江。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柳州，校址设在窑埠原四十兵工厂即今区卫校内，始定名为广西柳州高级工业学校，校长李荫伯。并增办水利建设班。临解放前，再次迁到沙塘西大农校，又增办电机班。一九五三年，迁羊角山于校，五四年办理结束。土木班并入长沙建筑学校，电机班并入郑州电机学校，水利班并入武汉水利学校，机械班并入武昌一机部汽车学校。

（3）抗战期间，广西大学农学院设立在柳州沙塘（即

今农校内)。⑧

(4) 一九四六年春，疏散到贵州榕江的广西大学⑨，曾迁回柳州鹧鸪江。因要求迁回梧州西大原校址，反对迁回桂林，学生千人列队向专署请愿，一时轰动柳州。

(5) 一九三一年，新桂系的广西省政府设立“民用航空局”，后改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并将该班由南宁迁来柳州。航空处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把学生队和教务科及部份练习机和一些行政人员组成“广西航空学校”⑩，校址设在柳州飞机场。第一任校长派第七军军长廖磊兼任，林伟成任副校长。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是年九、十月间，新桂系把航校拨归蒋介石的中央航空委员会接管，飞机队员兵全体由队长吴汝璆率领北上，参加抗日战争。（摘自广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广西航空学校》）

以上是从清末、民国、解放初期等三个时期的柳州学校历代沿革的大致梗概。

IV. 作者简介

翁振翼号云衢，柳州人。从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分别毕业于马平两等小学，柳州中学、广西法政专门学校、中原大学法政学院，历任马平县立小学教员、校长；马平县中教员、校长；马平县教育局长。一九三〇年四月起至一九五〇年七月止，任柳州中学史地教师，之后调充市二中教师。一九六三年退休，七〇年逝世。

附注：（1）翁老遗稿撰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②——⑩本会搜集、整理、补充

民 十 政 变

(记柳州及邻县之见闻)

一、前 言

二、陈炳焜败军回柳

三、刘震寰攻占柳州

1. 刘震寰在柳州收编整旅经过

2. 覃超自封第一师总指挥和广西民政处长

四、第一次乱“红头”

1. “红头军”之来柳经过

2. “红头军”给予柳州人民的灾害

3. 红头军离柳后骤然出现一个警备司令部

4. 柳州公祭李友勋

五、自治军蠢起

1. 自治军在本市出现的情况

2. 林俊廷千金卖妾

3. 潘履芝之死

六、二次“乱红头”

1. 滇军在柳残害人民的经过

2. 滇军离柳东下

七、韩军二次进出柳州，沈鸿英军回桂攻柳及地方情况

1. 韩军入城

2. 箩筐队在柳市劫掠情况
 3. 地方成立妇孺救济会
 4. 沈军进攻柳州
 5. 围城时韩军出城的惊扰
 6. 沈军围城时在城外的奸淫掳掠
 7. 马平县监犯越狱
 8. 白燕鹏支队之瓦解
 9. 社团组织
 10. 沈军滥发军用票及劣绅勾引玩弄妇女危害人民情况
- 八、沈鸿英由粤失败回桂与陆荣廷在桂林攻防之战及李黄白兴起
- 九、结尾语

前 言

广西民十政变，是举国皆知，由孙中山下令陈炯明率粤军进攻广西，把窃据政权达十年之久的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等旧桂系军阀驱走后，继而连年兵燹，政局混乱，人民遭受灾祸，遍及全省。柳州地当要冲，比之邻县，尤为惨重。惟以往对此史实，乏系统之记载。柳州市政协有鉴于此，曾于一九六四年由政协付主席龙月卿及委员陈显扬等同志数度召集年在六十至八十岁之老年人士如：康必成、冯直

斋、阳鼎芬、苏德润、以云皋、陈剑崖等（现均已亡故），本人亦得应邀列席，会谈追忆，口述笔记，集成斯文。

二、陈炳焜败军回柳

民十（一九二一年）原广西护军使陈炳焜（字舜琴，因他曾做过广西、广东督军，一般称他陈督。）在他任护军使前，曾于民六年督粤时，虽仅八个月，但因大开烟赌，苛捐杂税、毒害广东人民，使广西随孙中山先生南下广东籍之国会议员大为愤懑，派代表到武鸣向陆荣廷告状，同时他部下马济又恃着是陆的契仔，正覬覦粤督宝座，亦向陆进谗，陆与陈虽属莫逆之交，但在众口指责之下，只得电召陈炳焜回武鸣开军事重要会议，（实系免陈粤督之手段）粤督职交由莫荣新继任，陈遂赋闲回柳州。陆、陈毕竟旧谊情深请委陈为广西护军使，驻节梧州。并由陈荐冯浦澄（柳州人，陈之晚辈亲戚）为军附。

民十年五月（1921年6月）间，原为陈的高等随员刘震寰（字显臣，后委为游击付司令），已暗通粤军，受孙大元帅的陆军部委为广西陆军第一师长，趁粤军魏邦平师逼近之时，刘在梧州黎木楼叛变，率领所属配合粤军占领梧州（1921年6月26日）。同时桂平镇守使韦荣昌亦叛变。在陆、陈主要统帅及所辖将领已呈现不团结的情况下，旧桂系从此遂土崩瓦解。第一游击司令韩彩凤在界首，与粤军接触，亦已战败退下。陈督只率同冯浦澄及卫戍司令高成忠（字景纯、柳州人）仅辖两营兵力，高自兼一营，第二营营长为黄芝生（榴江县人）及柳州属的亲信，沿着抚河而上撤走。刘

震寰啣尾紧追。行经平乐县时，护国军第二路军总司令沈鸿英派邓仕瞻为代表，来见陈督，劝陈趁机通电倒陆自立。陈说：“我若如此做，何以见天下人？”该代表继而说：“你若不做，冠南（沈鸿英字）则自立了。”陈说：“他做由他”。该代表又说：“如冠南做了，置你老于何地？”陈说：“我不用他管”。该代表辞出后不久，沈鸿英来晤，索取餉项后，方给陈督通过，道经鹿寨时，遇桂林镇守使李祥禄，字子宜（原广西陆军混成旅长，调接林俊廷之桂林镇守使职），率团长韦冠英约八百人抢，被沈军之司令黄日高，沈国治部截留，逼迫缴械，否则不予通过。李祥禄求陈督说情，陈派冯浦澄与高成忠执其亲笔函与黄、沈交涉，黄犹豫不决说：“沈（鸿英）叫我这样办，陈又叫我那样办，竟究服从谁好？”高成忠说：“谁在近就服从谁嘛”。结果黄同意了，方得一并通过回抵柳州。

离开鹿寨时，高成忠看到沈部大军屯集，诚恐自己部队遭受消灭，命黄芝生营绕道至柳。高率本营四个连、连长是：廖春华（字文若），廖子彬、曾渭溪、柯正瑛（字子玉）排长蒋志明，黄驹，谢受击等（均柳州人）护送陈督回柳后，陈督拿给与巨额军饷与高成忠外，其余各官兵发给恩饷一月，嘱以自守待机。自己携眷向桂林方面出走，到天津作寓公，从此结束他十年军阀地位。

三、刘震寰攻占柳州

1、刘震寰在柳州收编整旅经过

刘震寰追逐陈督在未至柳前，原驻柳州旧桂系新军第一

旅长贲克昭（字奉廷）与司令刘达庆闻刘袭柳，且又闻滇黔军将入侵广西，先后率部退出柳州。刘震寰至柳抵定后，即派出严兆丰（字秋田，柳城古砦人），黎鼎鉴、覃超（字哲民）等分头向柳州、平乐、桂林等地收编，计收编李祥禄部韦冠英之一团，韦升任为旅长辖一、三两团，第一团长黄达材，（黄原为刘震寰的第一连长，在梧州时缴得镇守使韦康昌部下的枪械扩充，及韦冠英原团改编为两营，将一个营并充而成）。第二团长曾玉珠（曾原为刘震寰的第二连长，扩充为团的情况与一团相同）。第二旅旅长严兆丰（原是护军使署参谋）辖三、四两团，第三团长熊镐（柳州人，原为刘震寰的军需，编得白燕鹏一营，韦金廷一营，覃某一营而成）。第四团长张健字壮生（柳州人），编得中渡覃明和“原为巡防第三正司令兼沈鸿英部第二十五旅长杨广胜的付司令的残兵。”杨于怀集失败后，投秦步衢，其残部罗举之亦受编。又高成忠之一营“以廖文若为营长”等编组而成。独立团长宋洪字星洲（柳州人）编得巡防队刘梅轩部为一营，水上警察柯汝成警兵为一营。统领黎鼎鉴，编得秦步衢部胡迪庸，古绍镛为两个营。

刘之师部设副官长一人，襄赞军务和掌管机要。副官长为其同学翟念劬（字秋莪）后刘奉陈炯明委为广西绥靖督办，翟又任秘书长。在收编整旅后，并向宜山一带追击林俊廷之残部至河池、南丹等处。

2、覃超，自封为第一师总指挥和广西民政处长

覃超（字哲民），柳州政客，清末任过柳郡中学堂校长，曹锟贿选大总统时期的国会议员。刘震寰、翟念劬在柳

郡中学堂同学，均与覃有师生关系，又因收编高成忠及韦冠英两部系得覃臂助，故于刘得势时他竟在柳自封为第一师总指挥，旋派他直属的独立团长王干廷赴融县长安、柳城大埔一带收编并包送烟帮，将当地头目何忠权及谭元帅（绰号）编为营长。但何、谭要以统领名义就编，王本人仅是团长，又何能委放统领，因此竟自升为司令，另又收编贵克绍旅的黄超武一个营（驻扎谷埠），又委以熊香甫为统领。以上三统领及黄超武一营均直属覃超总指挥统辖，该总指挥部设在柳市对岸之窑埠马头大船上，船头高悬总指挥部招牌，以韦冠英部为主力，驻扎窑埠村上。

覃超在未自封为总指挥以前，一到柳州，已自封为广西民政处长。该处设在旧学院衙门（即今中山西路柳州日报社），在那里首先挂牌。高成忠看到陆谭陈的政权已倒，且陈督已出走，派带一营兵力，势不可为，且床头多金，当不愿继续厮混，因此将这一营兵力交与覃超。接着李祥禄带韦冠英之一团（三营）部队欲回原籍武鸣，到了柳州，见当时形势不能再走，亦愿归编第一师由覃超接收，仅派一连护送李祥禄回去。覃手中有马又自称总指挥，民政处方面，无暇兼顾，竟委以与他同时做过国会议员的三江县人陈绍禹负责。后来覃的总指挥报上去陈炯明不批准，当然他派出的司令统领也不予承认了。他的民政处长并未经广西省长马君武核准。尽管这两个官衔得不到法定的许可，但是他还是自行其是。首先以总指挥名义向旧桂系在广西银行所存的现金提作军饷。当时政局混乱，各县的县长都已闻风逃命，覃的民政处权力所及，均委派人员前去接理，如来宾韦肇隆（原旧桂系

左区巡防正司令，失败后率队退回来宾，后归附李宗仁。）托翟念劬向民政处荐委范笃生为来宾县长。再如马平县县长金嘉浩是江西人，早已逃走了，在真空期间，议参会暂推地方人士杨子安（字大白）出任县长，以维持治安，后由民政处委以柳州乡间与覃同学的好友董玉成（柳江县樟木村人）为县长。

董接任后，自恃能舞文弄墨，（是前清秀才）绰号董太师，因与地方人不无构怨，此次当上县太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原财政局长周书（麟生）与董有夙怨，以埋没帐簿的罪名，缉拿究办，周闻讯逃匿，其子周家珍被扣押并将周父子私营的周永盛木店使用的木架地（谷埠下街）强行没收将作自己建造一排小洋房。（六间）又董与邻村喇堡圩之黄月波不睦，因没有武力斗黄不过。又因私贩耕牛被三都团总韦学开夺去牛帮等积怨，这次乘机竟将黄月波、韦学开一并枪毙。黄、韦也是地方人士以一乱命县长。随意杀人，可见当时人命真同草菅。

四、第一次乱“红头”

1、红头军之来柳经过

民十年（公元1921年七月二十三日）农历六月十九日，黔滇联军总司令卢焘（字寿池广西宜北县人）籍援桂为名，命令其黔军旅长兼纵队司令官谷正伦入侵广西，率部经宜山抵柳。滇军因唐继尧被顾品珍驱出云南逃至香港后，其残余旧部在滇黔无法立足，亦趁桂局政变之机入桂争夺地盘，夥同黔军以拥唐为滇黔联军名义，由其旅长兼纵队司令官李友勋

及梯团长龙云、营长芦汉等由古州（溶江）经三江、长安、融县一路继至。唐继虞由百色方面来，亦向柳州集中。谷、李两旅番号名目繁多，实各部总计不过千把人。谷旅营长有周西成，李旅有营长杨某营部扎在我家里（今曙光东147号），士兵装备甚差，军服破烂不堪。两军的军帽外围用红布做的，（帽顶不是）因此老百姓呼为“红头军”。初到时为了虚张声势，迷惑百姓，有些部队由北门入城，由西门而出，也见有由西门进城再由北门而出，这样几次轮番以后，方才驻下，驻下来后又搬迁，经常流动，究竟有多少人，使人莫明其妙。入城后与刘震寰分地驻扎，刘师驻窑埠、水南，对河圩（即现太平西街）。滇、黔军驻河北域内外及部份的南岸谷埠街。

卢焘是由林俊廷邀请发兵援桂，卢亦有回桂发展野心，这样黔军更出师有名了。卢并派来柳庆招抚史龚捷三（云南人），高级参议龚献之（宜山县人）亦到柳州。谷旅抵柳后，首先由周西成部将驻在谷埠第一师总指挥覃超部之黄超武营（贲克昭旧部）缴枪，覃超向黔军索回，仍遭拒绝。黔军抵柳先缴贲旅所属的枪，其原因是：黔军经宜山时，原驻宜山有贲属石化龙一个连，已经接受招抚，后经林俊廷派出其军需长潘履芝潜宜活动，当时石连长不在部，由排长周元主持其事，意欲归林，潘在宜山镇内准备大量草鞋干粮，事机不密被黔军侦知，在6月25日中午二时左右，黔军派队将驻城内李真人庙石连围袭缴枪；首先将守卫士兵击倒，内亦击毙二人，闻枪声石连仓促迎击，至夜越墙逃入宜山县府，将枪缴给县内，徒手逃遁了。驻扎在城外三界庙的石连系周

元排，已有准备，黔军来包围时被周排扫射，当场死了十数人，周率队半夜冲出走了。使黔军招抚失利。此次经过黔军及石连互有死伤，老百姓大受惊扰。

在事发前潘履芝接到谷正伦的请简，约赴宴会，潘预觉事机已泄，只身向南乡溜走得梁国材的掩护逃脱。

当时宜山县长段翠亭，柳州人，原为陆、谭委用的。接到石连部份所交的枪械，均系新式七九好枪，不敢隐瞒，全都送交谷旅，段亦自动辞职由谷委派随军高参龚献之接理。县内尚存庆远收支处之现金两万元亦如数移交，由在县内任职之欧汉发，陈子腾手接收，段之为入，乱世不苟，亦胆小如鼠。

为了上述原因，故黔军一到柳州即解决隶属黄超武营，周西成营遂壮大自己。芦焘派来随军的柳庆招抚史龚捷三看到谷旅如此蛮干，自己欲招抚旧桂系之残余，实无可为，忿而回黔。

民十年农历六月底滇黔军奉孙大元帅令集中桂林北伐，第一师刘震寰亦同到桂林。早在滇黔军入柳前，滇军军长胡若愚任联军先遣司令，军次长安时已转道进攻桂林，先已到达，旋因北伐改道，粤军急于班师回粤，刘震寰亦回柳整编。

是年冬初唐继尧由香港来到柳州，他是与粤军陈炯明勾结，搞联省自治，已违反孙大元帅的统一北伐大计。故粤人回粤，滇人回滇，唐离粤时，得陈炯明资助军饷三十万元。唐抵柳后，当时柳州绅士及工商各界在柳州中学校（现文化大院）开联欢会，会场由覃超主持，会后覃领导高呼口号，

“唐联帅万岁”。并由覃手向广西银行提取三十万元资助唐作回滇军费。第一师原奉孙大元帅命阻止唐部不使回滇，以免破坏北伐大计。但刘震寰反而公然助唐回滇，足见其内部矛盾之深。

唐继尧名为滇黔军联帅，黔军各部实不受其统率，在唐部离柳前，早已拥戴卢焘拔队由长安方面回黔去了。拥唐回滇的有胡若愚部为先遣，唐自率龙云及奚某两梯团及卢汉为本部，李友勋部殿后，另有黔军一残部为胡瑛军长率领依附李部一同回黔，于本年十一月间陆续开拔离柳，经宜山而去。

2、红头军给予柳州人民之灾害

本来民十政变之后，城厢以外四乡已遍地散兵、土匪打家劫舍，拉生勒索，或在航道向旅客抽收行水（买路钱）总之人民已不堪其苦。那时老百姓对这混乱局面称为“遍地红”，所谓“红”意思是说遍地匪。总之红头军一到来，老百姓遭受灾害更深。原驻在柳州第一师属的韦冠英旅与红头军发生冲突，某日在小南路口双方机枪、步枪射击各有死伤。后经谷、李、韦三方协商，韦部移迁河南。双方的士兵，闲游过界仍互相毆杀时有所见：如在谷埠下街派出在与对河圩岔路口的岗哨，被刀砍重伤，枪被抢走。又如在河北区梳子街枕江楼（今曙光东路）一带是娼馆、烟馆所在地，红头兵与地方护商队经常在此斗毆。有一次护商的兵被红头兵在路上戮死三个，伤的不知多少，群斗时，居民恐慌，家家关门躲避。

滇、黔两军谈不上有纪律，黔军表现更坏。他们一到

来，首先选择最好的民房驻扎。原陈督军的公馆（现罗池巷东一巷）驻李友勋司令部，陈督出走后，公馆剩下不及带走的财物，被掳走一空，地下亦挖掘窖藏，贾克昭旅长的公馆（在鸣凤街即今清真寺隔壁）被驻扎的红头军在天花板搜获烟土，发了财还放把火将贾公馆烧掉。我家当军队来扎时，原来关着大门，红头兵用刺刀猛砍大门前的推笼杠，我才十岁，在街上亲眼看到，当然无能力去制止，同衙军长的曾福坤看到去指责他们，被他们持刀赶跑，后来我母亲在内，闻打门声太急，迫得开门给他们进驻。我家系民九年刚建成的三层楼房，红头兵驻后，门窗到处破坏，到处粪便，甚至爬上屋面瓦脊处去拉屎，弄得乌烟瘴气。此种不讲卫生而并破坏的事，实见所未见，其他被驻扎过的民房，均属如此。此次来驻的是黔军，移防后，换来滇军驻扎一个营部，较黔军好得多了。

滇黔军官兵、伙，绝大部份吸鸦片烟。他们的武器虽然复什有缺陷，但各人的烟枪灯具皆配备完整。军中对士兵关饷，亦以烟土搭配，士兵将领得的烟土与老百姓交易，引起纠纷，商会会长左瑞元为调解烟土纠纷，还被红头兵抓去扣押一天。至于士兵每天用手段对老百姓进行欺压诈骗，那就更加罄竹难书了；如持玻璃瓶过街故意去碰老百姓，将瓶子跌碎了，伪称是长官的贵重药水，硬要老百姓高价赔偿；又为在商店买酒回去，换水来勒索赔还；更有一奇特的是，黔军一位排长带着几个士兵，到人字街口夏溢兴酒米杂货店，选购了糖酒、海味等约值二十多元。无现款付给商店，他竟拿出一张卡片签注金额伍拾元，说可到他驻部兑现，要老板

补二十多元现金，夏老板明知上当，愿送这单货给他都不行，只得忍痛补给他，事后派伙计按地持这卡片去兑现，还被哄走回来，这种形同盗贼劫抢行为，比明火抢劫的手段“文明”一些罢了。诸如此类坏事，层出不穷，弄得民心不安，虽然滇军派有连长左显卿率领宪兵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也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政变后，陆谭所发行的省币已开始贬值，当时市面已用广东银毫及铜园作交易了。红头军来时市面上出现伍角中洋，背面铸有唐继尧肖像，质量低劣，滇黔军强迫市民与东毫平用，发生纠纷，造成市场混乱。

是年冬约十一月下旬，滇军开始回滇，驻柳时水土不服，兵士又不讲究卫生，疾病死亡甚多，兵源又无从补充。为了行军搬运辎重长途跋涉，临行开始在市面拉伕。但坏极了的士兵，先选衣服穿着较好的拉，拉来形同犯人关起，勒索得了钱即放，更翻轮替的继续在市区拉，弄得较为年轻的老百姓不敢出门，市面成了悲凉世界。记得住在罗池路一巷的吴现良，原是泥水工人，被拉后本来有劳动力肩负军运的，可是该军给他担的过重，使他挑起行走不动；后面押着的大兵即用枪柄撞他，受苦不了，在路上与押运的兵讲价钱，后来以三十元东毫成议，士兵押着他到我家来，吴向我父亲求助，给钱才放了他。又有两个被拉来的民伕，因原来不是搞重体力劳动的，装担子不熟手，抬起两个炮弹箱，走起来东倒西歪，跌倒了把炮弹箱打破，滚出来的不是炮弹而是石头，他军中伪装的秘密被路人看破戳穿了，这两名民伕在兽兵羞忿下竟遭枪杀了。老百姓对红头军的野蛮害民行径痛恨极

了，因此暗藏武器在偏僻地方遇见其单独行动或站岗哨的，乘其不备就戮死了夺枪而走，这种事件日有所闻，迨其部队撤离了，落伍下来的病兵，被老百姓活活打死，我还见成群的老百姓将一病兵驱至东门河边推下水未死时浮起来，老百姓又将卵石砸至淹沉下去为止。虽然这种做法固属残忍，但亦反映了当时的民愤极大。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城厢的富商巨室有条件的如郭春山、唐培初、李惠如、钟善初、冯浦澄、秦远斋、甘美猷等，唯一的走往香港去依庇于帝国主义或到其它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去作寓公。但不幸的是亦有在途中遇匪抢劫的，如民十年旧历十一月中旬，沙街大隆商号经营的维新火船，满载客商，烟土特产及细软贵重行李等，将近天亮时船过洛埠下黄滩岸上大帮土匪拦船抢劫，船上虽请有第一师覃超总指挥部派出的护商队护送，但还了几火，后因枪打不响了，船冲不过去，只好停泊任土匪劫掠，所有财物掳括一空，并将全部乘客拉作“羊牯”分散在附近村上，以后分别向“羊牯”家中通讯勒索款项去赎身。虽然雒容县城驻有一个方营长及洛埠亦有军队驻扎，该船办房陈香泉游水上岸跑去报警，但匪势浩大，军队来不过是送行而已。这次被匪在船击毙数人，其中知道的有区湖波（柳市巨商陈时和的大女婿）。被拉去的男女不知其数，其中有尹星陔、翁振翼被关在匪馆里一个月，因翁是办房陈香泉的妹夫，由办房筹送两百元，再由翁母亲在家筹了两百元以四百元的身价把他赎回来。据翁记得土匪头目中有何中甫，汤麻哥、汤猪佬等等（两汤是浑名）不久翁又在城里的陈济卿部队里，经常见到那些土匪

头目在军营中往来，当时是兵、匪难分，这次劫船，不过是很多殃民事件之一。

3、红头军离柳后骤然出现一个警备司令部

红头军离柳后，韦冠英旅由河南移驻河北。当年十二月间柳市又骤然多了一个警备司令部，设在本市县前街三官厅内（即今之中山东路红会第三门诊部）。司令刘玉山原为同盟会员，早年在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结识，参加民主革命活动，此次粤军倒陆旧桂系瓦解，残余散处各属，所谓“自治”，地方混乱，刘趁此时机，得到孙中山之命出任柳州警备司令。首先他在武宣、平南、藤县各属收集其堂兄刘达庆自粤败退回桂，再从柳州退下之残部约三百人枪、一个警卫团，以方元臣为团长，下辖朱文松、刘菴兰两营长，另卫队排三十余人，配备长短枪枝。筹获军饷银毫四万元及旧广西纸币一十六万元。（在柳州行使时价值约三成左右）。警备部以余建忠（字恩甫）为参谋长。当时警兵游勇，遍地皆是，各方的绿林豪杰，也就乘机崛起，抢火船劫村庄，拉身勒索，无日无之。刘玉山乃文人掌兵，骤登高位，不识军政为何物，更不了解地方情况，力主痛剿，他的主张得到当时的第一师总指挥覃超的赞同，并派出韦冠英旅之一部会同到柳属各乡搜剿，真匪未见缉获，但所经过的乡村牵牛杀猪，任所欲为，形同盗匪，以致闹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韦部路经新隆村（即沙塘背）时，将村中洗劫一空，并在村中不论大家小户牛栏粪坑皆搜索了大半日，毫无所获，临行时见村民陈梅芳在野外看牛，遂将牛只牵走，陈梅芳不明利害关

系，尤不忍舍弃耕牛；竟跟随到达了长塘圩上，韦部官兵不问一切，枉诬陈梅芳为抢劫火船的要匪，将他绑了带回柳第一师总指挥部审讯，既得不到口供，亦无证据可凭，到了第三日就提出枪决了。陈剑崖适由外地回柳，因早与刘玉山相识，眼见族弟陈梅芳枉死，径至警备部找到刘玉山告以乡间情形，不料刘说：“处乱世，固应如是”。并还说：陈济经，（剑崖的伯父）纵子为匪，“指陈流芳参加抢劫洛埠下黄滩火船，并即将陈流芳交出，听候法办等语。陈剑崖为了地方治安及他伯父济经与族辈弟兄安全起见，提出了一个“先抚后剿”的办法，来缓和当时不利的情况。过了三天刘玉山约陈谈话，准照陈所建议先抚后剿的办法，但附带的条件是（1）要其伯父陈济经委以第一统领名义负责招抚柳北地区之长塘、沙塘、沙埔、上雷各乡村的散兵土匪，尅日编组成军。（2）招得人数多寡，警备部不论官兵，按每人每天是暂发给伙食费银毫二角，俟正式成军后，再行分别核定饷额并予补充弹药及军用品。（3）招来之部须得有可用的枪枝，不论长短须得在四成以上。（4）被掳去的男女妇孺人等须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上四项条件陈剑崖当即完全承认下来，在半个月的期间内，收编得各乡村的散兵土匪计有四百余人，（妇女都有）好坏的长短枪枝一百五十多枝，土制的竟占八成以上，弹药多数缺乏，耗费公帑虽然为数不多，比较还是得不偿失。当即组织成立第一统领部于本市东门磨盘街（即现罗池路东一巷）龙家祠内。用本市人朱丹甫为军需，以陈流芳、陈阿亮（浑名大光灯）两人分任营长，其余陈仕畴（韩彩凤的司令陈仕良的长兄）等给以连排长，并调了士兵

一排来部差遣。陈剑崖以副官名义代其伯父陈济经之统领职务，并与龙小凤（即龙吴程柳城人）仍继续分头进行收编事宜，在沙埔圩“逢源号”陈缉廷处设一受抚处，但受到各乡村的士绅从中梗阻，致有一些顽强分子不肯出就安抚，是以成绩虽未圆满收获，而地方得以暂时安定。刘玉山当时亦甚自负：说“做官不是想铲地皮，即为招抚各费，想由本人筹措而来，未向地方枉取分文，成团村熊五婶（即大地主熊杰臣的爱人）送来的五千元保护费，也是拿来搞军队，未入私囊”。等语，这是当时刘玉山在柳州的一些概况。

4、柳州公祭李友勋

唐继尧之滇军回滇，以李友勋所率之部殿后，李所掳掠陈督公馆的贵重财物，藏于棺材之内，以伪装自己死亡，李自扶柩而行。军次宜山怀远镇外被土匪贲十二、朱发等截击，后面又被宜山商团夹击（因在宜山县城拉伕，被商人和老百姓恨极了）。李正在病中，身中流弹，知死所不免，遂拔手枪先击其爱妾而后自杀，其妾未被击中要害未死，在乱军中逃至荒僻水碾处，又被看守水碾者强奸，后来再逃至第一师长刘震寰处，（刘因送唐继尧回滇，至宜山停驻，未曾回柳，）承刘收容并将该看碾者枪毙。朱发自击溃李友勋部后，不知唐、刘关系，贸然到宜山晋见刘震寰，刘嘱其副官长翟念勋接见，并已暗示，即在司令部接见时将朱发拿下就地枪决。刘早已接受唐继尧之嘱托，代办李之善后，因此派队由其妾于十一年夏间扶柩来柳。柳州第一师属韦冠英及刘玉山两部，为尽东道主之谊，发起公祭李友勋，在柳侯公园

开追悼会，到会的除韦、刘两部的官兵外，尚有各校的师生、本地土绅及一大群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当天有大太阳，先到的部队架枪离队在树阴下自由休息，后续尚有部队参加，殊不知看热闹的老百姓人多，又无人维持秩序，误将枪架碰倒，士兵急忙起去扶枪，其他士兵看到别部涌进，又见本部急起持枪，误会有人来缴枪，一哄而起，老百姓及学生莫明真相，四散奔逃，秩序大乱，后刘、韦两人出来阻止，误会方止，但与会的老百姓及学生惊恐奔逃致跌伤者数十人，以学生为多，追悼会亦草草了事，可见当时军民俱处在惶惶不安之中

五、自治军的兴起

民十政变后，陆荣廷宣布下野，其残余纷纷流窜边区，成立自治军。以“自治”为号召，抗拒入侵之粤军，以南宁镇守使林俊廷为重心，他在来宾自命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并得韩氏彩龙、彩辉、彩凤等兄弟及其所属邓定邦、韩益华、陈仕良等名称司令对林之拥戴，原盘据迁、来一带，在十一年春、刘震寰之第一师奉命向自治军扫荡，将林俊廷之主力，逐至河池、南丹一带，回师时以韦冠英旅之一团留守宜山，而刘本人回柳后，因北伐改道，粤军回粤，南宁省会空虚，刘奉命接防，且刘以受陈炯明委为广西绥靖督办，将在柳所属第二旅严兆丰，及团长熊镛、张健，独立团长宋洪及统领黎鼎鉴离柳赴邕。临行前与副官长翟念劬约定，如邕，柳电信不通，情况紧迫，双方往梧州集结向广州孙大元帅靠拢。刘至宾阳与旧桂系陆福祥军遭遇，团长宋洪战死，刘部

于十一年约三月底进入南宁。留柳之部队剩约两团兵力，由翟念劬负责率领。林俊廷侦知柳、庆一带刘之兵力单薄，且其在河池，南丹一带休整数月，收编了大批股匪扩充本已实力，遂于是年四月初六夜开始向宜山进攻，韦冠英旅仅有一团兵力驻守宜山，经两昼夜之战斗，韦旅不支，于初八晚开始撤离宜山回归柳州集结，于二十六日刘师所属在黄村头花婆庙前集队起行，约二千七百人由翟念劬率领封船由水路离柳向梧州而去。刘玉山亦仓惶于星夜带着卫队数十人奔往武宣东乡躲避，余下部队由其团长廖某率领经象县回武宣驻防。

在林俊廷进攻宜山时是首先派其招来的匪首林婉孌（系浑名，实为男性）委以司令名义，参谋长蒙滑溜（浑名）为先锋部队。攻进宜山时，抢当铺、商号及居民住户，大肆掳括几乎无一幸免。后来据当时的宜山当铺经理饶伯平对我说及此事并笑而问我：“你见过番鬼佬（系侮蔑外国人）啼哭吗？（他的含义是说过去外国人在中国，都是趾高气扬的）他接着说：我见过了，在林婉孌匪军进攻宜山前，我们很多人把贵重细软东西移藏到耶稣教的福音堂里，以为那里的传教士是美国人，中国军队是不敢惹的，那晓得福音堂也不保险。匪兵进来抢劫时，美国传教士出来阻止，被匪兵用枪柄撞打，打得这些美国佬抱头痛哭，这些匪兵也不懂得什么国际关系，结果我们的东西还是被洗劫一空等语”。可见当时宜山城内的老百姓同样遭受一场劫难的。

1、自治军在柳州出现的情况

刘震寰及刘玉山的部队离柳后，白燕鹏首先以自治军第

一支队司令名义进占柳州。白原为陈督军的卫队营长，在陈督回柳州时，沈鸿英赠与两百枝七九双筒步枪作自卫之用，陈出走后，白则以此武力，作为地方警卫，故于十一年一至五月亦凭此武力接替了朱奇元的马平县长，而此次又投向自治军欢迎林俊廷进城。

何忠权盘据在长安、融县及柳城大埔一带，原已接受刘震寰收编为统领，但只受编而不受调，在刘部撤离时，他将人马拉回柳州上游，经过新圩时，被白燕鹏截击，结果还是被他冲过了关，到达柳城及长安一带盘据。过柳城时并将原属刘师的王幹廷司令逮捕，在解送时投河而死了。王原是招抚何投刘的上司，因何已叛离刘师而出此毒辣手段。就此叙及何忠权及其参谋长李起东（罗城人）暴戾险恶的两三事：何驻扎长安时，为强占板江人郑友梅之妻苗维汉，首先将郑友梅捕押，加以贩运烟土及通匪之罪名定死刑，迫使苗维汉向李求情，李以娶苗为条件，经苗郑协商同意，结果郑得救，苗归李有。尔后何部迁驻宜山时，苗就任宜山女子小学校长，何忠义对苗又起野心，先要苗作家庭教师，为了逞其夺苗之志，加李以通敌之罪，将李枪决。此为军阀匪乱时期之残酷行为，亦李应得之报，后苗亦潜逃广州。

又一件事是何部驻扎宜山时，曾到乡间收缴团局之民枪，有某团总向县府投诉，县派司法陈子腾带同该团总向何部交涉，何忠权不由分说，即夺过门卫的枪，当场将该团总一枪打死，骇得陈子腾走避不迭。足见当时的司令恶过土匪。

此次林俊廷率韩彩辉、陈仕良等大军入柳，何忠权亦投机拥护，各以名目不同之司令统领自命，故当时的老百姓编

成一首歌谣云：（“统领多过狗，司令满街有，若还上火线，赶快向后走。”）藉以讽刺彼辈。五月初自治军林俊廷总司令入抵柳州，当时并无战事发生，惟入城前，强要商铺市民结采欢迎，大街通衢并扎松门大书“欢迎广西自治军林总司令万万岁”。因军饷无着，强令各商户筹助“无粮捐”并由邓凤山（原陆谭时巡防营司令）之妻张文清（人们称她“母司令”）及聘请李荫菴为顾问，向妇女捐募金银首饰约计五千余元，仅此区区之数无济于事，故于本市小南门华隆号用本朝纸印刷壹元券钞票，强迫市民与广东银毫通用，当时陆荣廷所发纸币尚充斥市面照样行使，不过逐渐贬值，市民商贩处在乱军淫威之下，对此钞票，不敢不用，但又不愿意将银毫和铜仙作为找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至使交易大不方便，惹起很多纠纷，因而市商会设法以纱纸（又名棉纸）发行，铜元券作为辅币。当时另一筹饷办法，将原有的烟、赌税捐派军需长潘履芝总揽起来征收，弄得地方烟赌林立，乌烟瘴气。

2、林俊廷千金买妾

林俊廷入占柳州后，何忠权投其所好，托媒以重金为聘与弓箭街（今中山中路）冯荣华修理钟表店老板的女廖观秀撮合，结婚之日在林总司令部大宴宾客，饮戏酒三天。廖当时任河南女子小学教员，年约二十二、三岁，甘愿作老军阀为侍妾，成为街坊笑谈资料。

3、潘履芝之死

潘履芝小董人，寄籍河池县保平圩，林俊廷早年为匪时，

被官兵围剿，足部受伤，逃至潘家，得潘妻掩护，延医治愈，后来林“发迹”感恩图报。林为南宁镇守使时，给潘综理财政，并承包全省硝磺出口专卖，潘派唐培初在梧州设硝磺总局，柳邕各处并设分局。同时承揽各地赌捐、花捐多处，获利颇丰。在柳州平康里（即现之曙光东路）经营“东亚大酒店”（即妓馆）河面大水筏（娼赌均有），同时经营柳、梧航行之电轮。并于流水沟（即今曙光西路）建造四层大洋楼（此为本市最先出现之高楼，民十七年燬于火灾）在柳城方面亦购置田产甚多。民七至民十潘可谓盛极一时。政变后，逃匿保平，乘滇、黔军侵桂之乱，曾到宜山活动石化龙广西新军连之变，险遭谷正伦捕杀（已于前述）此次林俊廷“东山再起”，随林至柳以自治军总司令部军需长兼何忠权司令之参谋长，掌握财权。殊不知林此次再度出山，不过是回光反照。原得韩氏兄弟（彩辉、彩凤等）拥戴，自己实力不多，韩氏兄弟怎能容忍林纵容潘独揽财权。当时柳州最大收入是赌捐，其次是烟土税和花捐。韩彩辉早伏除潘之念，但潘亦略有所知，最初韩屡向潘需索军饷，已不胜应付，末一次需要广东银毫八千元，潘仅能付出六千元，余二千元以金饰充抵，韩则愤骂潘是做作，潘闻讯后知难久恋，遂率眷乘他私营轮船东下逃港。电轮航抵象县，他转念离开部队后，在柳之既得利益必将化为乌有，自恃有林俊廷在，韩氏弟兄未必敢下毒手。因此即命返航回柳，随身爱妾韦筱春力阻无效。潘抵家次日，韩彩辉已侦知，假柳州商会设宴，以简相邀，首席为总司令部参谋长罗蔼如。潘为了表示坦然，不带自卫手枪，不带卫士，仅随身徒手勤务兵一人。赴席后，酒至半

闹，突来韩彩辉之付司令韩瑞祺带着几个彪形大汉即席间将潘摔倒下地，潘仓促至罗参谋长坐下，将罗双脚紧抱呼救，韩瑞祺用驳壳枪按准潘之太阳穴，一枪当即毙命。罗葛如被骇得魂不附体，席已大乱，罗奔回总司令部，适林总司令在烟床抽烟，罗向其报知，林闻报坐起惊喊一声，即倒下去，闭目不语。韩立即率队包围流水沟潘之公馆，潘宅四楼尚有卫士三十余名驳壳手枪兵，因潘被杀时街上群众不知原因，闻枪声且见乱兵奔出，香竿街（今曙光中路）一带居民已家家关门。在潘赴宴时，潘妾甚不放心，曾潜派其表侄陈孝义及卫士数人在商会外打听，俾事故发生好得接应。事变其表侄奔回，潘妾知事不可为，因其一家老幼在家，恐遭伤害，囑令卫士缴枪。后来韦筱春四处奔走呼号，林俊廷与何忠权均莫奈何，不得已将其夫殓埋后带家小逃往澳门。

韩瑞祺自杀潘履芝之后，更骄横无忌，时向韩彩辉逼粮逼饷，弄得彩辉无法驾驭，伤透脑筋，约于杀潘后十多日诱其来柳（旧广西银行即今罗池路居委会址）由彩辉之子韩绍祺部置手枪兵于楼上天井，韩瑞祺刚一步入，驳壳乱枪齐发，当场将其击毙，陈尸整日。当时军阀间为了利害之事，不惜残杀同僚，即亲族子侄亦所难免，此次居民受到一场虚惊。

此次自治军来柳占据五十多天，来去虽无战事，但遣下的钞票和征去的民伕，向群众逼献无粮捐等不少人受到损失。

六、二次“乱红头”

民国十一年五月下旬、卢焘又带红头军来柳州了，因所

到的滇军军帽上与前次的滇、黔军一样，用红布围圈，故群众仍呼为乱“红头”。

唐继尧因滇将顾品珍击败之后，顾率部退入贵州，但未离滇省边境，在霭益被其部下杀了，当时所部五个旅长，即王扬（希冈、如轩、池生）和蒋光亮，范石生等拥张开儒主持，称滇军总司令，到达贵州得卢焘接济军饷，即拥卢为滇、黔军总司令名义，赴广东应孙大元帅的北伐号召。赴粤必须假道广西，以卢为广西人，利用其入桂后减少沿途之障碍。滇军入桂境后大部队由宜山方面来柳，卢本人则由潯江方面而来，部队到达柳城一带，原编属于自治军之司令何忠权又首先叛变，自告奋勇，愿为先锋攻打柳州。林俊廷在柳之部队主力为韩彩辉及邓凤山，所有士兵，多系土匪乌合之众，闻知大军压境，早已慌乱，更闻何忠权叛变，林俊廷知势不可敌，便先行退往南宁、留韩邓防守柳州，在柳市北郊外韩军与何忠权之前部稍事接触，韩军即溃入城中闭守，俟何、滇大军围攻，韩军既不能固守，又无援兵，突围又不可能，万分窘迫之下，为着调停愿让出柳州地盘，虽派参谋郑某（湖南人，原在云南讲武堂与滇黔军将领有同学关系）为军使、出城与滇军谈判，韩军自愿退出柳州，要求退却时，滇军不得追击，双方达成协议。韩军退走来宾一带，退却时以邓凤山部殿后，各城门依然紧闭，在香竿街（今曙光中路）城壕处搭天桥与城外沙街（今柳江路）新柳江酒店衔接出城。滇军遂于十一年旧历六月初一日进入柳州。张开儒虽为滇军总司令，但其所属本部未入柳州，至柳城时则另假道东泉、鹿寨、修仁、荔浦转途赴粤。

1、滇军在柳残害人民的经过

使人最难忘怀的是“吊生勒饷”，滇军占据柳州后，开始向地方筹饷了，事由三扬主动，尤以杨希闵为最凶，假柳江县议参会地点，藉开恳亲会为名，召集知县的士绅富户及地方各区团总参加，当会勒派逼捐军饷，在会上由杨希闵宣布：“奉卢总司令命令，向地方筹开拨费十万元，限期缴清”并继续说：“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如果无饷，总司令放假三天，不负责任”。等语。意思即是威胁，如果不愿捐，就要纵兵劫掠了。当时到会参加的绅士罗冠伦，看到会议阶前放置一大捆麻索，又听到杨希闵如此威胁的语调，知是情况不妙，藉故到后面小解，从议参会的后墙爬出向城外逃脱了。会前我父亲亦接柬相邀赴会的，因我父亲一向不参加这些活动不去参加，不受此番惊扰。

会议过后，属于商会组织的广东帮殷商，由商会分派数目，此外本地商家和富户则由参议会分配交由县政府执行。每户按各人情况说：一千、八百、一两百元不等，甚至几十元都有。当时的县长自林俊廷军退走后，白燕鹏亦撤避乡间，白所兼的县长，仍交由朱奇元接任。县派出科员朱心源，余信之（又名炳华）专其责、到户催收。由商会负责摊派部份因有组织，且多系广东商人，向来胆小怕事，如期清缴，惟一些地方富户和兼营商业的如：罗天昌、覃毓兴、陈双和，曾全盛等几十户，如有不同意见，齐往参议会纷纷请求，未得解决，接着向县府请求解决，但红头军派官兵来不由分说，即将请愿的几十人押往湖南会馆，男的关在会馆内

昭忠祠，女的关在钟楼，三天后集合在戏台前，逐一追索派定的餉项，各人表示负担不起，随即一个个叫开来，用竹扁担作屁股板，两个兽兵将一个按伏地下打屁股，打到表示愿缴的数目然后停。打了一个再打下一个。陈显扬也挨了几板，再缴银毫四百元，表示愿意认缴的幸免。女的在钟楼上吊起来打。被打的男女，惨叫号哭。与土匪拉去吊生（又所谓吊“羊牯”）办法一样，但土匪有时还把“羊牯”招待得好一些。红头军则蛮干硬来，比土匪还厉害得多。

我父亲被派军餉，也是榜上有名的，幸得在县里主办此事的余信之（是我的姑丈）在内关照，只交纳二百元港币（约每百元值东银一百三十元左右）才未受到其它惊扰。

刘海如是乡下著名的大地主，住渡村离城约三十华里，通知他不肯到城里来，红头军派了百余条枪到他家去围捕，一进屋就把刘绑起两个拇指，索取餉项五千元，他言语支吾，即用硬木尖打入两拇指间去，打得他喊天叫地，但一时还是拿不出这多现金。这些兽兵把他屋里几十口人的行李、细软被帐及妇女穿戴的首饰，翻箱倒匣，甚至地面可疑有窖藏之处，都挖开来看，连他自卫的枪枝等全部劫掠一空，同时将他及其儿子一并带出城来。后来参议会的议员潘子斌担保他的儿子刘瑞文出来，回乡湊集款项。湊集还来不及，红头军大部队等待不得已先离柳、后队也等不得他儿子来交款，硬把刘海如随队押走，以后刘瑞文将款湊足了，乘船赶到桂平县的大湟江口才把他父亲赎回来。刘海如是被红头军在柳州拉得的一个“大肥羊”。

2、滇军离柳东下

滇军筹足餉项后，封船东下。

在该军于十一年旧历六月初一（1922年7月24日）进驻柳州休整后，曾派出前锋部队一个团向武宣前进时，被刘达庆的残部陈天太（系沈鸿英属流散带回乡的。）以一营之众，盘据在武宣县城，坚持抗击滇军，滇军用尽种种方法，未能攻下，伤亡颇多。又在水面大藤峡的碧滩等处，有股匪徐颂平设卡收行水，过去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由梧州上柳州经过时，尚须送线衣、香烟，糖饼等物多箱，始能通过，是以东下滇军水陆皆不得通行，以处进退两难之境，带来之烟土无法销售，军食将发生恐慌。后央得大元帅派在广西、贵州两省联络的特使周仲良出面疏通刘玉山从中转环，并促刘重行回柳与三杨蒋范会商，由滇军协助刘部军餉烟土十担，结果完满解决。滇军各部方得以与刘一同东下讨陈（炯明）。刘玉山在转回柳后，旋奉孙大元帅令改任为建国第七军军长，于是就将其所部大肆扩充，以陈济经为第一支队司令，龙小凤为第二支队司令，陈小鸿为第三支队司令（原为陈仲宾的旧部，在陈未到职前由统领罗镇江代）并由陈一鲁介绍驻扎在柳属百朋、官塘一带的白燕鹏为统领，命即开拔来柳入城驻防，白部武器齐全，军纪亦较好，约有四百人，当时柳州城内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人民暂得安定。刘、滇两部于是年旧历八月初十日会师分水，陆（大部封船运载）东下讨陈。刘部除留下陈济经与白燕鹏两人所部留守柳州外，其余均随行。陈剑崖亦随军东下，路过武宣，范石生问陈此去是

否还有阻碍？陈答：陈天太与徐颂平两部已编归刘玉山指挥，想不成任何问题了。范笑而曰：黔驴之技，只此而已，大军顺而东下。此时滇军对卢焘无所利用，赠以烟土一担，亦随军赴粤。

七、韩军二次进退柳州， 沈鸿英军之回桂攻柳州及地方情况

在滇军离柳东下后，尚有小部约几十人扎在河南驾鹤山麓之端阳庙尚未撤走，白燕鹏顿起野心欲缴该滇军之枪，亦派几十人由窑埠过河占据盘龙山乘滇军不备而缴枪，接触后反被滇军击溃。

1、韩军入城

原自治军属的韩彩辉、彩龙、邓定邦等部在来宾，迁江一带收编了大部份股匪，扩张势力。他们早已侦知滇军退出消息，紧接着于旧历八月初十日（公元1922年9月30日）率部进逼柳州。滇军殿后部队从陆路渡过城东窑埠不久，韩军已分头由西、北门入城，并占据东门。韩军新编统领赵某自告奋勇渡河追击，希有所获，殊料追近窑埠村外山间。被滇军击败，赵被击毙。滇军毕竟组织战斗力强，而自治军多为乌合之众，实难与其较量，得以从容退走了。

韩军入城后分驻民房，继而黄芝生号称前敌指挥亦从桂林方面率部开来，进驻柳州东门一带，并带来梁华堂纸币在市面行使。黄原为陈炳焜督粤及广西护军使时高成忠卫戍司

令属下的第二营长，此次乘机受韩彩凤招编为司令先遣入柳，但在桂林方面又靠拢梁华堂（梁在桂林一带集众自称总司令，其参谋长是柳州人练达，故来柳时在部队中带有梁华堂所出的纸币、在城内行使，票面为紫金山图案，纸质较林俊廷所出的纸币好些。）同时，白燕鹏原已受自治军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后又接受刘玉山编为建国军第七军之统领留驻柳州，因白与黄芝生均与高成忠有故旧之谊，且为高之属下，故共同驻扎东门一带，以保护“高公馆”。

2、“箩筐队”在柳市劫掠情况

在韩军入柳时带来招抚之匪首罗维纯，一入城区，大肆劫掠，及强奸妇女，无所不至。河北小南路，香竿街（今曙光中路）河南谷埠等街均被抢劫，尤以香竿街为最严重，各处被拉妇女约百人，关在柳江路之新柳江及四码头（今中山中路）陈芳甫洋楼内。城之东北角有白燕鹏、黄芝生两部驻扎，幸免于难。（我家住宅在东门外、亦得烦赖安全。）当晚抢劫四码头时，守夜的更夫，乱更示警，被匪兵枪击中腹部，爬到罗元泰杂货店门口，惨叫一声：“罗老板我报恩了”（说明他感激知遇之恩）。倒毙于该店门前。

次日（约八月十二、三日）白、黄两部联合派兵巡逻，执大令弹压，当场在小南路口及福建街（今解放南路南端）打死劫掠的匪兵共二人，并拿获几十人，才能平息。后经地方绅士出面调停，双方交换俘虏，由匪方放出被拉扣的妇女，白、黄方面放还匪兵及缴获的枪枝了事。但柳州老百姓已受害不浅，因匪官姓罗，故老百姓讥讽他们为“箩筐

队”进城，意即大掳大刮，至今老一辈人尚能记忆。

紧接着自治军总指挥韩彩凤亦率部进入柳州，军纪较严明，甚得民心。随由东泉方面带来黄芝华部（亦属韩部指挥）亦进入柳州，韩将朱奇元撤换自兼马平县长。

3、地方成立妇孺救济会

经“箩筐队”劫掠之后，由地方士绅发起成立妇孺救济会，由高成忠与福音堂美籍教士陈法言主其事，总会设在“高公馆”。选就各街较坚固的房屋为分会址，如遇兵劫匪乱，收容妇孺入屋避难，并供应来避难者的伙食，但规定每人避满一个月收回伙食费五元，会主人向总会组织交纳入会费五十元，作为总会经费，并由总会发给照证一张、另给贴在门外的牌示，写明：“内寓妇孺救济会，不得驻兵”字样，我家房屋系民国九年新建成，青砖瓦屋楼房、较同街木板屋坚固，亦接受发动为分会址，并籍可保全自己。以后虽经接纳过几次来避难者。每次几十人，但均属本街亲友和肩挑小贩苦朋友，每次时间只是几天，并供给他们伙食，我父亲从未收过任何人分文的伙食费。对河，谷埠也有几家分会址。

4、沈军进攻柳州

沈鸿英自民十离桂入湘以后投向吴佩孚。得北洋军阀封为“协威将军”并给以武器补充，复率部回桂夺取地盘。先行在桂林解决梁华堂、继而在平乐解决钟冀阶两部之后，派其第一旅长何才杰率部于民十一年旧历十月中旬由荔浦经麻寨驱走了黄日钧司令，接着进攻柳州。当时韩彩凤军在城外

黄村一带布防，与何部稍稍接触，即退入城自守，沈军在城外围攻，占据了东门外最高建筑的东亚酒店为制高点向城内守军射击，韩军受到威胁亦以大炮还击，东亚三楼顶被命中，但无死伤。沈军亦在北关外以大炮漫无目的向城内轰击，映山街塘边菜地一炮死一老妇，北门楼及公园托儿所各中一炮无死伤，又两炮落柳江河。韩军守东门的韩老跳（彩龙浑名，因跛脚）用前清废置在城楼的猪仔炮充满火药，向东亚轰击，因药冲过量，轰隆巨响，炮身爆炸，附近屋瓦皆震，居民大受惊恐。部队不明真象，惊惶走避，秩序大乱，后由陈仕良付司令带几十人出来弹压，才镇定下来。

我住家正与东门城楼对向，（今曙光东路一四七号）瓦面高过城垛，沈军攻城时，均避开射界伏于城楼外附近及河边一带，看到我家房屋与东亚高度相等，即在屋后拍门威胁我家开门，欲作据点，当时已有数十人妇孺在我家避难，如若开门让沈军进家，后果则不堪设想。我父亲以妇孺救济会在内，以不能进入干扰，但攻城的沈军不理这一套，仍强令开开门。结果以两重包铁皮加木杠坚固的后门，打不破离去。

沈军入城第三晨，沈军的参谋长兼前敌指挥官周奕卿与我父亲是老友，来探望我父亲，谈及此次遭受沈军惊扰。周说：“我此次进攻西门，何才杰进攻东门如我攻东门，就无此事发生了。”

沈军围攻五日未克，遂由城内士绅出而调停，首先由美籍传教士陈法言出城与何才杰协商，城门当时紧闭，他是由罗寇伦在东门城楼边叫城外边（今曙光东路160号）居民黄秋接应，将陈法言及陪同的几个士绅用箩筐吊下，去黄村携

到何才杰交涉，说明韩彩凤愿退出河北城区，到河南驻扎，愿留地方士绅几人在沈韩双方为质。在双方为人质的计有高成忠、张慕韩、黄升恒、柯梦臣……等，住在黄村的秦大林代表沈军，东关团总林台盛代表韩军，各拿着一张三角小旗沿着柳江河边，往来奔走，传达意见。要求沈军何部，在韩军撤退渡河时，不得追击，日后以河为界，双方官兵过河不得穿军服佩带武器，以免冲突，全由地方代表传达订成协议，而双方军方无代表参加。同时韩彩凤亦亲登东门城楼上大声喊叫说：“我是韩彩凤，不要开火，彼此都是自己人。请你们军官上前讲话。”城外驻粤东会馆沈军的沈锡刚团长到达城下，韩对沈团长说：“回去对你旅长讲，不要再打，我愿意让出柳州给你们”。因而当天就停火了。

韩军由城内撤出时，地方人深信韩军能遵信守，唯恐沈军何部乘机袭击，高成忠特意叫人向何才杰告知：韩军由美籍传教士陈法言监督护送撤退，何恐惹起外交问题，故不敢来追。韩军撤走前，沈军在东北门外的撤至公园背，西门的撤过大桥头雅儒村，韩军得从容渡河。当时老百姓感到战事得以和平解决，地方庆幸，各家门前贴出了“韩总指挥，何旅长万家生佛”字条，表示感谢。韩军退驻河南岸约月余，向南宁方面退去。

5、围城时韩军出城的惊扰

沈军围城时，有一晚，有韩军玉付司令所属一班人，由陆班长率领出城由流水沟至西门船厂何边，欲偷渡过河，强迫船户开渡，船户已加入社团组织，打响器发出警报，河边

沙街一带及西门城内居民响应，闹声喧天，城外沈军以为城内突围，纷纷后退，城内韩军玉部亦惊惶失措，以为沈军涌进了城，纷纷走避，甚至有些士兵丢枪穿入民房，以后查明，方知误会。

6、沈军围城时在城外的奸淫掳掠

沈军在攻城时，于一路塘一带的民房遭受抢劫，盐埠街（今曙光东路）林合盛酒米杂货店（团总家）被抄掠，文惠路公园某某之妻被轮奸，又黄映唐之母亲穿着一套新纹纱衣裤，强行脱下，已脱了上衣，还强行脱裤，黄母说：我是妇人怎能脱裤，硬逼入房换给他……等奸淫掳掠行为。

7、马平县监犯越狱

乘韩军撤出城的混乱期间，马平县监狱内犯人，越狱逃跑一空，惟仅剩一蓝某未跑（花名蓝采和），以后捕获部份十多名，不分犯罪轻重，一律绑到公园小学后、用刀戳死，因当时两军交递，不敢鸣枪以免误会。其中有我舅母的四妹婿张某，因河边有人洗衣物被他窃去，经游街示众后拘押，因越狱被杀死。蓝某不逃认为他能守监规，给予释放，还放编炮，给他披红带彩，算是“赏罚分明”吧？

8. 白燕鹏支队的瓦解

在韩军撤退时，城中治安交由韩部第一支队司令白燕鹏负责，白之原基本队伍是一个营。早在民十元月，沈鸿英曾送两百条双筒七九步枪供陈炳焜作卫队之用，陈则以白为营

长，下辖三连，有一个连长李鼎辰系李宗仁之族叔）。此次沈军来，索还这批枪，何才杰要白接受改编，白不愿意，但其所属三个连，已被沈军运动成熟，某晚，大开城门，一夜溜光，次晨白发觉自身成为光杆司令，一气之下，只身奔赴南宁后溜出香港。

9. 社团组织。

民十政变后，地方人士感到时局混乱，县府对地方治安已无能为力，于是各街道在原有社团的基础上加强组织。因当时是自然街，就按居民供奉何处的社庙的社王为范围，成立一个社团，每一社团有一团总，全城联合起来成为总团。总团局设在旧陈督军公馆里，（今罗池路柳州印刷厂北边）各社团实行保卫自己的街坊治安，每晚由居民轮派青壮年守夜，向自己所属街道巡逻；如被派之户无青壮年亦可雇请别人代守。其目的是防范小盗窃，如迂军队或土匪行劫，打击响器，全街及邻街亦以击动响器响应，对来抢劫、偷盗者，有能力则捉拿之，否则向驻地军队长官报案。社团的团址则设在社庙或其它庙宇内，如我街所属东关团，团址则设在爵贵社内（一直相继至今为曙光东路居民委员会会址）社团内养有数名团丁，其经费来原，是按各居民住户的能力派捐。河南方面除谷埠团派捐外太平街的振柳团，云岭团等，他们那里有乡间农民来摆卖农付产品，社团就按摊收捐，作为经费，减少了居民的负担。柳江河南北两岸社团各有不同的特点：河北除总团有枪支武器外，其余的社团，均无枪支武器，只凭大刀，长矛、木棒作武器。而河南：振柳团、

闸外团、谷埠团、云岭团，水南团，窑埠团等都有各色枪支（如双筒七九，毛瑟，大十、粉枪等）尤以振柳团常设有十多名武装团丁，不少居民亦私有枪支。比其它社团实力雄厚，平日派团丁轮班站岗，平黑团局门前擂起定更鼓，吹长管大号，俨然像前清土司衙门一样。

社团平日对民，刑事案件的纠纷都管，管不了就报总团。总团的权力相当大，记得在民十三年六、七月间，高成忠任总团时，曾经枪毙过：一是赵土保，他居住东门外，因平日吹、赌、游手好闲，妻子与张某通奸，张曾做过高成忠属下的排长，当时在总团任事，仗着高的势力，经常恐吓赵土保要小心，赵忍无可忍，某夜在文惠路口与今曙光路交叉处，迂张独自走来，赵乘其不备，用五寸刀向张腹部猛戳，张受重伤，抢救无效死去，赵亦不逃，被总团拘捕，不几天由总团绑出鹧鸪堆枪毙。另一个是住在粤东会馆前地埕边的（忘其姓名）因偷了一条猪，被人告发，总团捕去，几天后枪毙了。这样的盗窃犯总团将他枪毙，群众无不为之惊愕，啧有烦言。可见当时的自治情况。

还有两个社团发生的事，值得记述：

（1）在十一年五月间，河南振柳团团总率领团丁护送他的情妇，到乡下避难，他去后恰巧土匪来劫掠（对河圩）即振柳团所属。）弄得圩内居民惊恐万状，幸得圩的两头早做有坚固的闸门，圩内有少数枪支顶火，钟树林用雷公炮燃放丢于篾内伪装枪炮声，鼓噪喊杀助威，又得邻团来助，才不致被土匪攻入闸内，但住闸外者，则被劫，略有损失。事后有好事者（谭冠群等）用匿名揭帖（俗称白头帖）揭露，讽

刺该团总，并形象地将事情经过描绘出来。现将该“白头帖”录如下：

“振柳团，送情人，派枪护驾，
某八妹，捆包袱，过于紧扎。
来只在，沙子岭，草坪坐下，
又谁知，对河圩，已被贼刮。
范莫和，坐柜台，“丢你那妈”，
韦汉涛，执长枪，四路贼杀。
廖老德，他不该，学讲广话，
害得那，曹金寿，忙把瓦爬。
钟树林，放纸炮，贼胆骇怕，
壮胆量，鼓声威，真有办法。
多感得，同外团，粉枪顶架，
打得那，强盗仔，如同滚瓜。
莫团总，到屯伦，贪玩好耍，

众团丁，在沙子（云头岭外地名沙子岭），等得火发。”

（2）与振柳团明显区别的是窑埠村社团。窑埠村团总是我姑父黄存玉，为人憨厚，办理团务，懦弱无能。相反我姑母个性刚毅，有男子风度排难解纷精明果断。在大乱时，她经常化装成男子骑马随带武器。十一年七月某日，土匪来劫窑埠村，我姑父与表哥已慌作一团，我姑母见状，指挥村中青壮年抵抗，战斗数小时。匪不能入村。突有一匪窜入，被她击退紧追，迫使该匪丢枪向村外逃窜，我姑母将匪枪，呈献于总团，高成忠将枪陈列，传谕各团总均来参观，并激励各团总，以她为榜样，搞好治安，当时传为美谈。

10. 沈军滥发军用票，及劣绅勾引玩弄妇女危害人民等情况。

沈军攻入柳州后，在各地大开烟赌，征收捐税外，设置禁烟局，并贩运烟土，包运百货，（收保护费）大量发出军用钞票，强令与广东银毫十足通用，不久，即日益贬值，几个月后，商民因拒用者被罚款，拘捕坐牢。

沈军驻扎城内时，有当时的参议会驻会议员蒋××等（蒋曾任振柳团总）带领沈军官嫖娼及勾引良家妇女卖淫，激起民愤。沈军走后，群众起哄参议会，罢免了蒋××之议员。蒋挟恨疑为高成忠唆使，曾写信向何才杰告状，后来沈军围桂林时在赤土铺开军事会议，何在会议上宣布：此后若回柳先杀高成忠。高有旧部在沈军中闻讯，即派人赶回向高通报，高得讯已有准备，但以后亦无杀高之事。

韩彩凤撤走后所兼之马平县长交由韦韬接任，不久转由沈军派吴瑞微为县长。

八、沈鸿英由粤失败回桂与陆荣廷在桂林攻防之战及李黄白兴起

民十二年春，沈军何才杰已晋升师长，率部离柳东下，去参加驱逐陈炯明救援肇庆的战争，柳市以和平方式交由黄日高接防。（黄过去原属沈军、自民十沈军离桂后，黄转奉向韩彩凤，因与沈有旧谊。）由韩委为柳州城防司令，只有少数部队进入维持柳州治安。不久韩彩龙、彩辉、黄芝华等部亦

复来柳，并由黄芝华接任县长，六月后更易吴开祥为县长。

民十二年冬，陆荣廷“东山再起”先在龙州就任广西边防督办，后在南宁任“广西全省善后总办”（北洋政府任命）。民十三年春派陆福祥驻守南宁，率韩彩凤来柳州，市内中小学生及居民夹道欢迎，陆坐在轿上向两旁欢迎者，频频点头，表示答谢，发给各欢迎学生，纪念章一枚，市内热闹一番，停驻几日，即走桂林，韩彩凤率兵保驾，随行有前桂林镇守使李祥禄，柳州仍为韩彩龙、彩辉及黄日高驻守。

当时民间有一歌谣：“广西老帅陆荣廷，贪生怕死谭浩明；忠心耿耿韩彩凤，一反一复沈鸿英。”足以说明了旧桂系军阀间的关系。

沈鸿英进攻广东失败后，旋回广西，于民国十三年二月在桂林与陆荣廷发生攻防之战；陆与韩彩凤被包围在城中数月，（由二月旧历初八日关城，被围困七十七天，至五月二十五日解围，即公元1924年3月12日——1924年6月26日，陆之旅长陆福祥由南宁前往救援，过柳州匆速前往，到修仁四排被沈军击败，转退回南宁。陆荣廷退出桂林向北出走，宣布下野。沈军得手后，旋即派邓右文部回占柳州，原驻柳州之韩彩龙，彩辉及黄日高等部，未经接触，即退散回上雷、东泉一带，此即沈军第二次占据柳州。

此时马平县长是钟秀杰。

是年八月大水，水势稍退后九月翻涨，此次仅次于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之大水”，故柳州人称为“甲子大水”（十三年为甲子）河水由西南浸入城区，城中心四码头（即今中山中路人民电影院一带。）已水深数尺（该水

系由河水灌通道台塘（今交通队前）东西街道已不能通行，朝西方亦直泻北门外而下，北较场（今人民广场）已成汪洋，绕城之莲塘路、文惠路水深一米半，该水由湾塘及文惠路之太平社底桥下灌通，惟公园内地势较高，灾民用门板扎排进入避灾，水困将月，城内外军民粮食大成问题，由县长钟秀杰开仓救济，但仓储不多，灾民甚众，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后由地方筹款，交由周麟生（士绅）主其事，购得火炕米（因连绵大雨，新谷用火炕干。）及面粉，用实底火船渡河，由河南运至北岸。但运到部份，均为沈军部队占先，继运来之面粉，制成馒头，在西门城基上，及义贡坊（今公园路）等处设点发放救济灾民。毕竟救济有限，但多数饥民成群结队沿街觅食，一片凄凉景象、

水困柳州时，韩军（彩龙、彩辉部）已逼近长塘，洛垢，洛满一带周围，水退后，沈军出击，韩军又纷纷回散，城内又得暂时缓和。

在九月底水退后，何才杰回原籍融县省亲并扫墓，乘火船回柳，航近柳城大埔附近停泊，其爱妾上岸大便，适自治军韩部向船射击，何闻枪声，在船窗伸头张望，被乱枪击中头部，当即死亡，尸体运回柳州黄村花婆庙殓殮，何之遗缺，由杨子德升任，接该部师长。

沈鸿英此时已与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黄绍竑合作，李、黄已占领南宁、百色一带，广西自治军已基本肃清。沈、李表面合作，实则同床异梦，李利用南宁报章公开攻击沈军毫无纪律，反赞扬韩彩凤军纪严明。李宗仁部队开来柳州时，驻扎在城外粤东会馆，沈军则驻扎城内，李军在柳驻

扎不久撤走后，只设一办事处留柳驻在枕江楼（在现曙光东路），不久亦撤走。

是年底沈军发动进攻李军，沈军以邓瑞徽、邢佑文两师在柳州集中，向武宣进伐，在柳州预支十天贖餉六千元（东毫）为军费，沈又令其旅长张耀庭由柳出兵经迁江攻南宁，张部行抵迁江北泗圩时，李、黄部前敌指挥官白崇禧在武宣击败了邓之师，于是柳州情势危急，沈即命张部率兵退回柳州，数日后，李军派俞作柏指挥率兵经迁江进攻柳州，沈军大败，向桂林方面溃退。

在民国十四年正月初，沈军败回柳后，旋即撤走，邓右文殿后，并向保安团局及地方士绅辞行，在城内巡视一番，最后离去。

沈军走后，城内已呈真空状态，乡间匪帮已逼近北乡（今西鹤），准备进城大肆劫掠。城中仅有一、二百民团、商团人枪，在城内巡逻，多作旗帜，六个城门楼上分插竖起，以虚张声势，由三、四十团丁流动巡守，其余百余民团巡逻作随时支应之准备。并由高成忠飞函约请雒容民团谢奋廷（谢原为沈鸿英早期之营长，解职后，回地方办理团务，后李黄白统治广西时，于民国二十四年惩治土豪劣绅时，被第七军长廖磊在柳枪毙。）率领百余民团赶来驻扎柳州南岸，亦四围巡逻虚张声势。是日下午七时左右，韩彩凤部在柳城上雷一带的部队，亦赶到柳州，先派一连人进驻河南云头岭，防卫乡下土匪来路。韩到后，准备改编沈军未果，但罗星仅及李奇如率一营人叛离沈军，避入新圩，后归编李军。韩在柳不久，李军先遣队韦肇隆部已到，韩军闻讯即撤

走，柳州遂为李军进驻。

正值李军打垮沈鸿英不久，唐继尧由云南派龙云攻占了南宁，并命唐继虞由贵州进入广西，率兵进攻柳州，当时驻柳防军为李石愚部，在黄村一带构筑工事抵御，李亲赴前线指挥，中弹重伤，不久毙命。所部由其参谋长指挥，正在危急中，幸得黄绍竑率领援兵到达，白崇禧也由桂林方面率兵到达东泉，唐军在黄、白后被夹击之下，大败溃逃，沿途又遭民兵截击，损失极大，伤兵不能运走，人民向来愤恨“红头军”拉伕之暴行，所遭伤病员兵，均被老百姓杀掉。唐军被俘士兵约三百多名，关押在粤东会馆，在解走时，士兵在行列中多数携带有鸦片烟具，我还亲眼看到在行进间，稍稍休息，两士兵并排着，一捧烟灯，一衔着烟枪，站着抽吸鸦片，此种乌烟瘴气之残兵病卒，焉得不败呢！

黄、白两部自击败沈军、滇军后，继而进逼韩军，在柳城一战，韩彩凤之骁将邓定邦阵亡，韩败走，在宜山一战，城破，韩彩龙被俘，吞鸦片自杀。广西遂为李、黄、白新桂系的天下。

在这几年混乱期间，高成忠领导的民团，保卫柳州的治安，是有一定的成绩，得到居民和商民的爱戴，赠以两块木刻漆金的大匾额，文为“维桑与梓”和“商场保障”悬挂在总团的厅堂上。

九、结尾话

由民国十年政变至十四年，柳州以及广西各处人民遭受

祸害不浅。以柳州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工商各业，均呈半瘫痪状态，尤以金融之混乱，到了极点。据我父亲统计，当时各军阀所发行强迫使用之纸币有十三种之多，以后均成废纸。我家损失四万多元，以陆荣廷（即由谭浩明省长名义发行）的为最多，其它如林俊廷、沈鸿英，梁华堂……等均有。此不独我父亲痛心疾首，从此家中经济衰落，生活艰难，实在是广西人民遭爱的一场浩劫！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梁镇海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写于柳州

柳州抗日事件诗十四首

朱午迟遗稿

解放前三年，我担任柳江县文献委员会总务兼编辑员。会内主任委员是陶宗骥，号德轩，他兼编纂主任。这个会只成立十四个月，因为经费问题，便结束了。这个会的主委和十多个成员，都是有给职。主要在保存古物和重修县志。故初成立时，只从搜集资料入手。不久又接到上头通令，指定要编辑一部《柳江县地方抗战史》，因此不能不把这个任务放在前头，何况是中央的决定。于是，整个会内的人员，都向抗战资料方面去调查搜集；县府又通令所辖各乡镇的乡长、镇长查报和请有关军政单位供给材料。在一年当中，边查边整理连编辑，把这部史书初稿确定，装成一厚册。大约有十多万字，是用文言叙述的。这部书是我本人主编，还有

关伯安编辑员协助。经过主委兼总编辑阚德轩增删修改，并做了序言。文献委员会结束了，专案移交柳江县教育局接管。

解放后，我受聘任兼柳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文化局同志问到柳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材料，我把上面所述的事情经过，说给他们听。文化局关于这部《柳江县地方抗战史》稿问题，曾经多次去问教育局长董斌熙。他说：解放后不知道移交到哪里去了。

因此，我便下了决心，凭回忆和找朋友谈的办法，把它重新记起来，但又恐这样做对所想到或收集到的材料，没有像从前所得到的那样具体了。故再不能用散文来叙事，便决定用七言律诗来写，取其有韵味，别人喜欢传诵。这本来打算在本年1961年底完成的。但为要响应周总理和省政协，市政协的号召，要老一辈的人写文史资料：从太平天国起，至解放时止。故不能把先前决定写一部《柳州抗日百咏》暂且搁置下来，但是对柳州抗战的资料，也在收集之列，不能不把已做成的诗句和回忆到的资料，一并写出来，以充实要写的文史资料。好依期完成我的光荣任务。至于将来能否做得到《柳州抗日百咏》，因年老多病的我，就不能预料得到了。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芦沟桥肇衅开始，接着日本的飞机就飞到柳州上空侦察或投弹。因为柳州有一个飞机场，敌人看作是军事要地。柳州当时已设有防空指挥部，以收听敌机情报。除鸣放汽笛表示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解除警报外，还在河南马鞍山顶挂黑球，通知市民去躲避。在这些情况下，已写成七律诗两首：

(一) 枪声“七七”响芦沟，烽火漫天接柳州。

三岛倭酋甘肇衅，九州华胄苦同仇。

羽衣余子犹酣舞，肉食诸公不远谋。

安得鲁阳戈返日，版图失地及时收。

(二) 天马高峰挂黑球，黎明警报响声道。

防空岩穴争先进，肆虐日机占上游。

飞将龙城逃海外，利兵犀甲避山陬。

从今午夜无稍息，鹤唳风声遍柳州。

抗战初期，敌机飞到柳州上空，柳州飞机场的飞机，都事先驾驶飞往海南岛上去躲避；高射炮也退到山间，不敢射击。不久，国民政府迁到四川，柳州地区更重要了，我也做成一首七律诗：

(三) 国民政府远迁川，车辇蒙尘岂偶然。

东北早亡三省地，西南幸有九重天。

八方将士无朝气，半壁河山有暮烟。

重镇后方推柳市，海空陆运尚安全。

其后日军进占南京，我军向南撤退，广西省内还推行所谓民团制度。办法是镇长或乡长兼国民基础中心校长和后备大队队长。抽18岁以上到45岁的男子当兵，在无战事的时候操练壮丁，编为民团后备队。柳州设有民团指挥部，指挥官是黄季焘，因为他凶恶，老百姓受他的痛苦很深，都叫他“黄老虎”。我曾在写文史资料中，专题写了他的胡行乱为。如在桐油山下召集全市壮丁和一家一人的居民讲话，有老年医师

曾寿松等早退，被守兵拦回，喊去台上，打了几十板屁股的一段事情，也写上去了，而且我还写成了诗：

(四) 惊传日寇陷南京，退守长江百万兵。
军队移防佯布阵，民团编练巧藏营。
抽了自古规章订，保甲于今制度行。
触犯上官黄老虎，杖穿两股不容情。

不久，日军渡河占据湖北，广东省城也动摇了，当时各省的豪商显宦，纷纷跑到柳州，花天酒地，忘了国难当头，说起来很觉痛心，广东名伶马师曾，薛觉先两个剧团，都同时到柳州演唱。我也做了一首七律：

(五) 鄂省沉沦穗市危，豪商显宦向西移。
花天选色惊桃叶，柳地寻声听竹枝。
粉墨梨园瞻马首，管弦菊部动娥眉。
家亡国破浑闲事，藉问风流到几时。

民国二七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飞机炸柳州，当时画家徐悲鸿在柳，从他的作品题字上看出的，这一次炸毁北门外几十个地方。尚绕从窑埠投弹到水南路为止。我新建于水南路的住宅，就是这一次被炸平的。

民国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五十架敌机，由北郊侵入市区，炸河北的牛皮巷和李子园（湾塘路、公园内儿童游乐场），柳侯公园，菱园，孙家园，北较场（人民广场），一路塘（莲塘路）等处，死四百多人，伤的不计其数。事后收尸，摆在比较场的棺木，都有四百多具。柳州消防队，也是

在映山街大树脚被炸的，其惨状可想而知，关于这段事情，我也做成律诗一首：

(六) 夏季末旬晓色明，敌机五十侵龙城。
飞如铁鸟频轰炸，纵是石人亦震倾。
破片万千惊直射，残尸四百痛横行。
北关玉宇成平地，一路塘边尽血淋。

还有，回忆所及是：民国二八年，炸河南马鞍山脚韦家园（山脚东北角）和太平街。日机的目标是对着警报灯笼架投弹的。这一次所投下的都是重型炸弹，马鞍山脚的叫化塘，被它炸宽炸深了。避难在山下石缝里面的老百姓，也死去七八人。太平街被炸的街上弹坑，宽有五丈，深有两丈。

又一次，对冬至那天的晚上，日本飞机分四批轮番来炸飞机场，因为那天白日，日机来柳投弹，被我机迎战，打伤日机一架，日本机师跳伞，被我军击毙。这一场空战，我机也伤一架，所以晚间日机才来报复，在那一天内，整天不解除警报。

又有一次蒋委员长到羊角山开会。这一天敌机七十架，分三队轮番轰炸羊角山，并且低空扫射，这个消息是旧日在陈烈军长那里做缝衣的人告诉我的。本市的人很少知道蒋委员长到柳州。只知道敌机炸羊角山。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还可问得出来的。（详本辑颇飞撰写稿）关于这件事，我也做了律诗一首：

(七) 警报频仍日正中，仓皇南下走元戎。

龙头石畔浮桥拥，羊角山边炸弹洪。

庐舍皆虚争远避，机枪齐发扫低空。

敌机七十分三队，绕市一周去甚匆。

又在民国二八年，十月十八日的白天，日本飞机来袭，柳州机场有苏联友军的飞机，马上飞起来迎敌，打跌日机二架，晚上日机即来报复，目标来炸柳州机场，一时我机未及起飞，便把反射灯移往机场的东边，搞乱敌机目标，机场的东边，万山起伏，日机都向山间投弹，炸不中机场。

抗战八年物价高涨的程度和纸币贬值的情况，在柳州方面是这样的：抗战初每百斤的米价，是法币五元，但到了抗战末期，猛涨到五千元，即高涨了一千倍。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发“关金券”，其最大面额是壹佰元，当时法币最大面额也是壹佰元。关金出现后，规定每关金一元，当法币二十元。至于广西省发行的桂币，规定桂币二元、当法币一元。

此外，黄金，白银和外币，老百姓都自然而然的不通用。拿法币、关金在市场上买粮食和日用品，都买得到，这证明当时军政界及群众都有一致抗日的表现。我也曾做成律诗一首：

(八) 八年中日互交兵，柳市米粮贵足惊。

币值只随争战落，金融不为主权倾。

旧时法币低千倍，新发关金仅半成。

外币金银无市面，好从正义辨输赢。

一九四四年，桂林城被日军占领，守城的网维雍师后退

来不及，被敌围歼，师长自杀殉职。（阚师长是柳州籍）。因此柳州便紧张起来了。首先自爆炸柳江桥、再纵火焚烧河南驾鹤东、西路沿河岸的板木屋，说是“为了扫清射界”。当时老百姓纷纷下乡逃难。十室九空。柳州，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便沦陷了！我军是于事前一晚撤退，毫无抵抗，我做成的律诗是：

（九）漫夸铁打桂林城，守土人师与共倾。
 闻讯长官先畏死，安排小吏后逃生。
 铁桥炸断征程阻，板屋焚烧“射界”清。
 柳市军民星夜散，敌来那听一枪声。

柳州沦陷之前十天，我家已移到柳城，再走冲脉乡，在山上得见日本兵有一支队，由龙江与柳江汇合处渡河，直趋庆远，闻说柳江沦陷时，日军在城厢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走不得的男女老幼，悉遭其迫害，以致死亡的不少。

日本兵好酒，每天都到处搜索酒来喝恃醉去找花姑娘，以供其奸乐，弄得街上没有女子敢行走。我已成的律诗是：

（十）安民文告语堂皇，自说皇军纪律强。
 放步踉跄寻酒醉，纵情谄媚探花狂。
 最怜柳巷奸千女，殉节梅家痛五娘。
 鬼哭神号成死市，原来人面兽心肠。

日军侵入柳州时，闻在城市未及逃出的人说：有一个警备队长，驻扎在河南驾鹤山脚水南路我家中。（我家在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被炸毁，其后再复建起来）有几挺重机枪守卫，可见那位在我家的是一个相当高级的敌酋。敌酋是利用特务作工具和做侏子手的，其种种酷刑，花样甚多，如：用

艾火烧头顶呀，用辣椒水灌鼻孔呀，挖坑生埋呀，红铁烙身呀，真是不一而足。我也写成律诗一首：

(十一) 东倭特务势恹恹，虐杀人民罪恶彰。

追索顶烧香艾火，逼供鼻灌辣椒汤。

黄泥挖阱生埋葬，红铁烙身活待亡。

枉死城中尸难计，斑斑血债几时偿。

日军到柳州，又复分兵出北门，渡新圩河上庆远。凡在城内走不出的，不分老少男女，都被拉夫，有些老的哀求，日兵说：八十岁要挑八十斤。市民朱同就是因为年老，挑担走不快，赶不上队伍，在马厂被日兵用刺刀戳死，像这样事例是数之不尽的，我也做成了诗：

(十二) 日寇拉夫早说明，一斤一岁不容情。

衰翁八秩肩挑重，壮汉卅龄背负轻。

稍息便成蹄下鬼，逃亡难免“手中兵”。

妻哀夫婿几哀父，何处追寻问死生？！

拉堡乡长刘伟仪，在鸡笼村被日军捕获，日寇仍委任他做拉堡维持会长，要他举荐一个人做柳州的维持会长，他就推举黄岭寨刘植森到城来做。柳州市维持会的会址，在驾鹤山西面半山酒家，刘植森做维持会长时，因为倭寇无人性，老百姓多不敢回家，城中无买无卖，日军给养困难。每天都派兵到各处去搜抢。刘植森每天由日兵供给豆腐一方，作为膳食，刘植森趁老百姓未回家，掠得棺木二副，抬运回黄岭寨收起来，后售给黄岭寨的农民。农民也苦于敌军的骚扰，都奋起和敌军对抗，打死一些敌军，我也有律诗一首：

(十三) 黑旗刘二守台湾，日寇焉能再叩关。

抗敌先民尊将领，事仇后辈鄙奴颜。
一方豆腐生吞易，两副桐棺死葬难。
可耻奸雄刘会长，有何面目转回还。

日军侵入柳州城，起用被俘掳的蒋一帆，他是国民党部队一三一团的团长，是桂林失陷被俘的，后释放他出来做柳州公安局长。

日军在柳州几个月的期间，城内外和乡区的群众，和自卫队起来与日军拼命搏斗的事例很多。如：（一）雅儒路石巩桥头沟内，日兵被雅儒路的居民把其守卫的枪夺去。（二）日本复兴队班长街川（日本人）在未抗战前来柳，他曾化装成团补锅，实际是暗地侦察我各处各种情况，因此他熟悉各地地形，有一天他荷枪到成团赶圩，被该圩一个姓熊的大学生，把街川打死，熊某便即夺街川的枪走脱。（三）日军有一次，派一排兵去攻离岩口村数里的湖广洞，初在平地与民众对抗，其后民众向转移到大洞，登山与敌作战，敌人见进攻不利，退下沟口，而民众即用手榴弹投下沟口，毙敌九人，并夺得步枪数枝，敌人狼狈逃遁。（四）敌人打横山村，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岩口村去求援。群众用手榴弹炸死敌人高级官长二人，岩口民兵仅损失一人。（五）日军在穿山拉夫挑担，夜间溜走，民团横出来守候，等到夫子刚放下担子休息的时候，就立即抢挑而走，当时日军押解兵少，不敢开枪。（六）敌人用马车由石龙运布上柳州，到岵谋时，被民团抛手榴弹，但因为手榴弹不爆炸未成功。（七）三都有一个百子坳，因日本鬼子来往南宁、庆远的零星部队过坳，被民团奋起击毙者很多。大家都因获得胜利而自豪。于

是众口同声，将百子坳改名为“鬼子坳”。

廖炳钧是大学毕业生，家住五区福塘，他老婆是日本人，被自卫队围攻，得日军解围，为此他入城组织柳江县政府。敌人委任他当县长。

石补天，桂林人。他的父亲石镇海，留学日本，娶日本女子为妻，生下石补天，善说日语。桂林沦陷后，他跟日寇到柳州做特务工作。残杀同胞，以取悦于敌军，得接充伪柳州公安局长，敌人将撤退了，在事半个月，曾亲自率带日兵焚烧柳州全城内外，被烧毁的房屋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我也写了诗一首：

(十四) 桂花凋谢柳含烟，石纵能言莫补天。

城下仓皇哀鬼子，营中倚异傲神仙。

凭依母系嫌官小，攫取公安辱祖先。

不识人间羞耻事，求荣卖国罪盈千。

维持柳州治安的敌兵，有南支队（宪兵队）。南支队走了，东支队接防。敌人在小南门和正南门两处开赌，大十字街鸿栈有牌九。汪逆在柳设立储备银行，宣布日本纸币一元，当法币二元，但老百姓暗中使用法币一元当日本币二元，与所宣布的适得其反，这是人心背向的表现。

敌人利用汉奸在正南路开一间西笑吃食馆子；又在小南路开一间杏花天吃堂，来粉饰太平，但为时不久，便被我军的自卫队混进城来了，便暗中悬赏格：捉得日本鬼子一个，赏给法币一千元；捉得汉奸一名，赏给法币二百元，指定在北大路某处交收。

在日本撤退前，我还避难到柳城冲脉乡，被敌赶跑几十

里，又转到洛崖乡，适逢由融县退下来的日寇队伍通过，又被赶跑七里多，随带的东西都丢掉了。

在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三十日，（公历七月八日）日军撤出柳州。初入柳州的是我军汤恩伯部队，由百朋乡自卫队引路进城，因为城内外所未被敌人烧毁的房子很少，仅存的不够百分之五。我家在沦陷时，是敌军高级官长住扎，（已见上述）未及烧毁。我军汤恩伯将军，就在我家住扎。我由洛崖乡回柳州，三个月以后，汤恩伯才退回房子给我回家居住。

关于柳州抗日事件，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一时回忆不到，只能写到这里罢了。至于我原来计划要做《柳州抗日百咏》能否完成这个心愿，又属另一回事了。

柳江县抗战的回忆

韦日上遗稿

1944年8月柳州沦陷前夕，柳江县县长覃采如召集县属各乡士绅到柳州开紧急会议，商讨即将到来抗战形势急剧变化的对策。决议：各乡组成一个自卫队，队长人选，择本乡有号召力并有军事学识的人担任。以维护地方治安，必要时对敌进行游击战。

各乡自卫队组成概况如下：

百朋乡自卫大队，大队长覃有仁（百朋人）
小山乡自卫大队，大队长韦日上（麦岐村人）
大荣乡自卫大队，大队长覃占魁（同运村人）
成团乡自卫大队，大队长熊介福（根垒村人）
三都乡自卫大队，大队长韦优如（槎山村人）
穿山乡自卫大队，大队长覃美卿（穿山人）
里高乡自卫大队，大队长韦树明（芦村人）
县直属自卫队，大队长刘栋平（小山乡根甫村人）

除县直属刘栋平大队外，其余各大队均是义务职。人员武器以各乡原有多公所的人员武器为基础组成，尚未健全，日寇即已攻陷柳州。事前，柳江县府先已迁到成团圩办公。而县长覃采如却于数日前就逃到镇西乡卜洞村去了，县长职务交由刘栋平代理，1944年古历九月廿六晚，日寇围攻成团县政府，县府职员覃介立等人阵亡，自卫队被击溃，人员四处逃散，回家埋藏武器者有之，变卖枪弹者亦有之；如分龙村韦玉年之弟将轻机枪壹挺回家私自变卖得稻谷数千斤，当时代理县长刘栋平率亲随数十人又远遁五区之十二朵莲花洞，形同逃难，直到第二天天亮终未见各乡自卫队到成团圩增援。

小山乡官塘村抗日爱国人士曾广亮自发组织四五十人，扼守官塘村至公王宫一带，防守达数月之久，敌人几度来犯均被击退。日寇最后一次竟以百多人来攻，曾进至官塘村，战斗颇为激烈，是役歼敌数十，敌损失重大，曾广亮之女曾官寿负重伤。

小山乡卜洞村抗日爱国人士曾克相亦自发组织黎树昌，

韦青霄等四五十人，踞守小山圩及南岸村一带，敌人始终未敢进犯，使散居小山乡各村十余万难民幸得安全，这是人民自卫的良好表现。

因而小山圩不论圩期闲日均甚热闹，每天宰杀猪四五十头还是供不应求，此外每天还有生牛生猪百余头交易。同时赌风也很盛，番摊竟达六七十台之多。

一天有迁江县七洞乡土匪头何求领土匪四五十人，伪装商贾暗藏短枪潜入小山圩大肆抢劫，当日被劫去财物不下数千万元，当时自卫队长曾克相被土匪监视，土匪行劫之后乃从容遁去，曾克相即由捷径小道回家，出至根丹村见有村民一马放牧道侧，曾克相飞身上马到家取枪随即疾驰绕至土匪归路前面埋伏，群匪此时突然遭到曾克相的伏击，仓皇逃散。此时附近村民闻枪声亦纷纷起来围剿，各主要路口派人守卡，捕获土匪数十人，至第四天土匪约三百人增援，数次突围，仅救得一小部分出去，余均被擒，大快人心。

成团乡板江村韦就烈，福公村蓝风辉以及盘龙村熊文等组织有百余人自卫队，在成团圩附近打游击，在成团圩上杀“皆川”（即“衙川”），大快人心。（详情见韦成甫稿）

另一支自卫队约百余人，由进德乡韦俊领导，活动于红花四浪一带打游击，大小战斗十余次。

百朋乡一支自卫队，拥有人枪六七十人，由韦带煌率领。活动于弓村、桐村、布村一带，经常截击柳邕铁道线上来往之敌，其间尤以在长安村伏击歼敌甚众。（详见韦秉廉稿）

里高乡芦村由韦增照率领一支五六十人的自卫队，活动

于该乡附近，多次在百子坳埋伏，截击往来于柳州大塘之间的敌人，给敌以很大的威胁。

自卫队成立之初期，纪律未健全，而且无统一领导指挥，因而有的无形中解体，甚至有思想落后的自卫队员，怀有恐惧心理，不敢随队抗战，竟把武器深埋地下。当时人心惶惶，全县人民都远逃边境，或在穷乡僻壤风餐露宿；或在崇山峻岭穴居野处，状极狼狈；尤以小山乡的麦岐、地堡、那鱼、木利、长岸、等村为甚。镇西乡的卜洞、那利、啦漠、等村，百朋乡的果芒岸，成团乡的板江、福公、百藤等村，难民最多。家家户户檐下住满了人，天井之中也无空隙，可以说家家人满；岩洞无空。

日寇攻陷柳州后，即分兵进驻百朋乡的支山村，大荣乡的下村为据点。从十月起到各地搜刮食物。各地人民逃难日久，谋生不易生活异常困难，人人思归心切，以为应付敌人一些食物，便可苟安一时，因此有人出面筹措粮食以及猪牛羊马等送给日寇。也有一小撮民族败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当起了维持会长；思贤乡黄岭村的刘植生，福塘乡的廖秉钧先后当了柳江县维持会长及县长；此外百朋乡的韦美廷，大荣乡的廖国强，成团乡的熊俊民，进德乡的赖晋楷，穿山乡的覃志强等人当起了维持会主任，其中尤以韦美廷和廖国强等两个败类最为丧心病狂，忠于日寇甘为走狗，日寇乃猴子野心贪得无厌，得了粮食、猪牛，又要姑娘，稍有不遂，即肆意烧杀抢掠，乡民不堪日寇罪恶烧杀的茶毒。于是在忍无可忍之下纷纷起来自动组织自卫武装，人数不等，有数十人一队，有数百人一队，奋起保卫家乡，到处打击敌

寇，自此柳江县的抗日形势有了新的有利变化。

人民自卫武装力量中，大荣乡由覃瑶华率领的一队约八九十人，经常截击炸毁日寇由大山脚杜村来往柳州的轻重汽车，一次敌寇约四五十余人由三都经六道至大山脚公路时，遭到该队的伏击，枪声一响附近村民纷纷自动赶到参加围攻，是役敌伤亡十余人，损失颇为惨重；我方亦有损失，自此之后，敌寇行经此地时小心翼翼，鸣枪搜索后才敢前进。该队又曾在杜村，黄岭一带袭敌达十余次，使敌人每行经此地莫不胆颤心惊。另一部抗日武装力量约百余人，由韦日上率领，一天敌寇数十人由三都乡穿过大岸企图到小山乡麦岐地堡等村掳掠，行经甘村附近遭到韦日上部武装以及农民三百余人截击，激战半日，敌死伤数人，遂不敢深入而向里团村，六羊村溃退。自卫队员韦有禄牺牲，农民不敢穷追。又一次韦日上部与敌人战于都荣村一带，我众敌少，敌败退入都荣村背山岩负隅顽抗，不久远近农民纷纷赶来协助围剿，从高山上纷纷滚下巨石，一时滚石声与枪声响激山谷，敌人龟缩山洞不敢应战。由于众农民未经军事训练，纪律欠严，步哨睡觉或携枪回家疏忽大意致使敌人乘机得以逃脱。当群众为了保卫家乡纷纷起来参加杀敌时，亦有少数败类，乘机扰乱为匪抢劫，甚至谋财害命；如有华侨十余人逃难在小山乡里决村，被官塘村歹徒勾结来宾土匪数十人将其财物抢劫一空。六道喇瑶村梁燕宽所领导的自卫队，在六道塘一带不但虏掠难民财物而且杀人越货，被其杀害者为数不少。尤可恨者，有杀其夫而虏其妇为妻；或强娶其姐妹为妻，故此有些难民畏土匪之残暴，不敢单独行走，被迫随同敌人行动，

待敌被截击时，他们逃脱后又被自卫队抓获，指为汉奸而被杀者亦有等等。当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暴徒乘机横行霸道真是无法无天。

自柳江沦陷后，百朋乡金陵村覃连芳之弟覃连衡，带领覃连芳之妻子及全家老少，到小山乡长岸村避难，覃连衡目睹各地自卫队风起云涌奋起抗战保卫家乡，可惜组织不健全，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不能发挥很大的军事作用。于是在小山乡纳鱼村组织成立民军司令部，称之为广西省柳庆民军司令部，司令为覃连衡，副司令为韦日上，刘冠坤为参谋长，韦祖贤为副官长，将柳江县各乡自卫队重新整编为七个支队即：

百朋乡支队司令覃有仁。

成团乡支队司令张士钧。

穿山乡支队司令覃耀。

思贤乡支队司令刘汉雄、李维臣。

此外还有来宾县江毓秀支队，张义樵支队、

象县韦士德支队。

各支队人枪数目不等，少则一两百，多则千余。其中以江毓秀、张义樵、张士钧、覃耀等支队人枪最多。战斗力则以江毓秀、张义樵两个支队为最强，各有人枪四五百，该两支队活动于来宾、迁江、柳江三县边境地区，常给敌以重创，曾缴获战马五六匹，指挥刀十余把，太阳军旗数十面。与此同时，叶春茂、覃耀部在里雍至迁江一带河面，截击敌人水上运输船艇，缴获轻重及木筏不知其数。

1945年2月敌寇由南宁向柳州败退，至成团岩口

村，鲁比村，黄岭村附近时，遇到我民军江毓秀、张义樵、张士钧、李汉臣、覃有仁等部约二千人的截击数次。这时国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已至贵州边境，探悉柳江县有民军活动，先派陈明仁军的一个师挺进至柳江县的福公村，该师又派出一个营到成团圩与我民军连系，并知道民军付司令韦日上与该军军长陈明仁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该营长邀请韦日上至福公村师部，该师长接待颇为客气，并答应补充民军枪弹，并鼓励民军努力配合国军抗战光复柳州，之后，该军又加派一个团到鲁比前线设防。当时鲁比岩口村附近农民，以为国军到此布防可保无患，如是逃难在外的农民纷纷返回家园，岂料汤军与敌人在鲁地一接触即向成团败退，附近村民仓皇逃散，狼狈不堪，幸得民军张士钧部百数人死守鲁比村顽强抵抗，敌始不敢继续前进，始得转危为安。

鲁比村战后不久，我民军配合国军一步一步逼近柳州，国军从飞机场，竹鹅村，张公岭主攻柳州，民军从新圩强渡柳江河迂回敌后。敌寇自知前后受敌，即迅速撤退，1945年七月光复柳州。

柳州民军与邻县民军各支队，在抗战期间参加大小战斗百数次，俘获甚多，其中以江毓秀、张义樵、叶春茂、覃耀等支队战绩更为突出，之后，曾在芳园（覃连芳的别墅）开战利品展览会，展出战马十数匹，指挥剑五十余把。通讯器材，以及其他轻重物资无数，还不包括尚未运到的另一批战利品。

遗憾的是柳江县代县长刘栋平，大敌当前不但不协同民军共同对敌作战，反而对民军百般阻挠破坏，并向省主席黄

旭初控告我们民军组织起来对敌作战，既不奉上级允许也不通过柳江县刘县长，是为之非法活动等语。于是黄旭初、白崇禧竟下令通辑覃连衡、韦日上，及后陈明仁，覃连芳两军长到柳州，把黄白的通辑令给我看，并说：“你们在沦陷区组织民军抗战，给敌人以严厉打击，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实在不少”，并说：不论个人或集体，凡是参与抗战的都合法。你们组织民军起来保家卫国，对敌作战有功无罪，不论于公于私我们保证不抓你们，也不刁难你们。况且广西是第三方面军所辖，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黄白是管不了的。请你放心继续抗战到底，穷追缴敌”。云云。后韦日上将上述情况转告覃连衡，覃未敢相信陈明仁的保证，三十六计走为上着，即逃至罗城龙岸黄鹤龄家暂避以观风色。

一日汤恩伯到柳州召见韦日上时说：“我久闻你们民军的战绩，你们和敌人拼命有功无过，你们不要怕黄白，他管不到我战区的事情。通辑令已经取消，保证你们无事，并已报请中央嘉奖你们。速叫覃连衡回来，所属部队由我军整编补充，配合国军向桂林进军收复失地。覃连衡得讯回柳，汤委任覃连衡为第三方面司令部少将参议，委韦日上为柳州警备司令，刘冠坤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1945年八月日寇投降，第三方面军随到开赴南京、上海、东北，覃连衡随军北上，同年十一月柳州警备司令部撤销，韦日上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当少将参议。

柳州民军第一支队与日寇拼搏经过

韦自如

1944年10月下旬，柳江县县长覃采如，委派韦优如为三都乡乡长，兼自卫大队长。到刘栋平代理县长时，又将三都、水源两乡的团兵合为自卫联队。以韦优如为联队长。在覃连衡组织民军司令部时，又以韦优如为民军第一支队司令。司令部所辖有三都、土博、水源、里高、盘龙等五个中队。他召集当地父老，和韦自如（系韦优如的叔伯兄弟，三都中心小学校长，）等共商如日寇到三都时的对策，秘密疏散等项措施。并推举韦自如为第一支队司令的助手。

第一支队司令决定：

①立即动员附近村民在三天内把所有物资全部疏散到龙洞岩。②民军第一支队司令部与三都乡公所迁往水源。③号召群众将存谷全部迁走。富户韦卓然，存谷约十万余斤，动员群众全部搬运进山，十分之七归物主，十分之三归搬运者。后来群众同心合力，家家户户全部搬空。既完成空室清野之计，又使避难者无饥饿之虞。

11月上旬日寇陷柳州后，四出骚扰，铁蹄横行，11月6日日寇果然由迁江的七洞进入三都境地，同日下午三都沦陷。日寇到三都后即按兵不动。

兹将民军第一支队与日寇拼搏经过分述如下：

1 龙洞坳口与敌初次战斗：

11月12日我率领群众到山坳险处设卡，忽闻寨外传声：“敌人向我寨进扰罗！”我即飞跑转入寨场，站在一块大石上指挥，派五名持枪的民军，另派青壮年五人，持刀矛相助。我民军刚到坳顶，敌人亦将到临，我为先发制人向敌猛烈射击，敌见地势险要，无法进攻，翻身滚地即逃。我们在山顶的哨兵，发现敌人有去石灰寨坳口寻衅模样，我即派兵增援石灰寨口阻击敌人，但敌又即向寨纳方向溜走，我即抽调龙洞坳及石灰坳各部份兵力，拦头痛击，到下午七时许我方收队回龙洞。（以下简称洞）

是役敌人伤亡多少，当时未知，次日到战地查看，发现五张敌人用的棉胎，均被血湿透，裹伤布亦丢弃满地，证明敌人伤亡颇大。此乃敌人入三都第一次受我军打击。

在抗击敌人的同时，一支队司令部并注意队伍秩序与纪律，从而争取民心，增强战斗力量。

有一天，支队司令韦优如派人来洞传话说：他要到水源圩向附近村民慰问，要求大家团结一致，互相支援，对外来难民，应予保护，不得抢劫，或以势欺压，违者依法惩处。并叫我于11月16日派人到马路上探查，就便接他来洞，再研究尔后防御，布设哨卡，以及袭击敌人的方法。

2、扳曹村里杀日寇：

11月29日，据报约有三百左右敌人，由柳州开来，敌先头兵三名，不久即到扳曹，在大路、龙塘一带，分配住房标

志，部队晚上到达。得报后即派民军十余人，不带枪枝，只带柴刀，锄头、利斧、大镰刀、扮装农民在板曹附近田间耕作，备好酒肉为饵，邀敌至村中屋内共饮，果然贪吃的日寇，中我圈套，狂饮大嚼起来，待敌晕晕倒倒时，我以二人对付敌一人，一齐动手，杀那之间，那三个敌先头兵，就送他们回去见他们的“天皇”了。

这次缴获六五长杆步枪两枝，六五短杆步枪一枝，子弹二百八十发，饭盒杂囊各三个，及其他零碎药品等。

敌尸抛进深潭后，晚十一时许我军凯旋回寨，捷报遍传各地，从此我们士气、民心大振。

3、板旺村前打鬼子：

板旺村在三都东面，距六道坳六、七华里。11月25日我韦栢栋队长，率领民军十余名前往袭击驻山田村之敌，途中与百余敌人遭遇，当即命令在公路两边隐蔽，让敌人走过，我们紧跟敌后，及至板旺村前的公路上，即就地利用地形，出敌不意，把手榴弹、步、轻机枪，一齐猛烈攻击，战斗持续卅分钟，我方因子弹所剩无多，暂令后撤，以待补充。韦栢栋好奇心重，只身到阵地前查看，见大堆敌人横直睡在马路上，以为全是死尸，大叫“鬼子死完了”，不料敌人忽然起立，向韦射击，韦受了伤，中敌奸计。

我们闻枪声而即冲向敌人射击，又战斗持续一个小时之久。计我方仅韦栢栋一人受伤，而日寇伤亡五十三人，敌人当晚不敢再行动，直到天亮，才将独轮车上的行李卸下，把死尸运走。后来，这股敌人路经黄岭时，被黄岭民军截击，全

都消灭。

4、六道坳下杀敌小头目：

我队派有一名队员在三都的维持会里当警兵，掌握敌人的消息。有一天这个“警兵”传来的消息说：有鬼子小头目到柳州领钞票，明日返回三都。

第二天清早韦桢栋即派一名民军到六道坳的山边哨探，韦虽已负伤，还亲自带五名民军埋伏在公路桥底。到下午二时许，在山边的哨探喊道：“有一人骑马背枪的快到了！快到了！”我埋伏桥底的民军作好准备，待这个小头目刚过桥，一齐向骑马的小头目冲去，小头目当场被我射中重伤翻下马来，大声叫嚷，韦桢栋即箭步上去把马拉住，因当时赶圩来往的人多，不便开枪，故该小头目趁人多混乱之机，突向六道街上走去，但该小头目到街上倒地不能动。驻六道的日寇得知赶到，拉我农民四人，抬这个小头目到六道的敌人医院，刚到圩口，这小头目就气绝丧命了。后来查悉，该小头目，是住三都日寇的小头目小山，是日寇内野部队，复兴队头目中之一。

5、围攻驻三都、木康之敌：

木康位于三都西边约一华里，在公路边。11月27日第一支队司令韦优如，下达所辖五个中队的任务：博爱中队攻击三都正面，板江中队攻击三都西面，盘龙中队占领公路西南面要点，以阻击里高方面增援之敌，里贡中队占领三都正面的要点，以阻击由拉堡方面增援之敌，均由韦剑吾统一指

挥。

各中队按规定到达指定地点，作好一切准备。里贡中队占领了上三村山顶最高峰后，首先向木康之敌开枪，敌人仓皇逃进木康，有的逃进水碾躲避，当场被重机枪击毙七人。我包围木康到夜晚十一时，才轮班回三村吃饭，饭后又继续包围敌人，我北面部队勇猛，首先冲到木康屋边，敌人利用墙壁抵抗，并向我发炮七发，我队二名民军英勇牺牲。

次日上午九时左右，敌人由六道开来汽车十二辆，满载援兵，那时我占领各山顶部队，即用轻、重机枪，向增援之敌猛烈射击，勇敢战斗，敌的第三、六、九、十辆汽车的司机，当场被我击毙，敌换司机后，转开去六道，其余敌人，半夜突围逃走。事后清查，此役敌伤亡约二百多人，血染红了马路长约三华里，尤以三都牛行为甚，此均足证明敌人伤亡惨重。而我民军仅阵亡二人，重伤三人，轻伤一人。此役战果称大，给敌以重创。因而我军士气更加旺盛。

6、六道坳上战日寇：

1945年5月，敌人行动频繁，由里高方面开往柳州，整日不断，有撤走模样。我里贡中队、六道中队共约200多人。互相联系，于5月间的某一天集中兵力，占领六道坳山顶险要地点，并布置轻、重机枪阵地。其他部队，各按指定地点埋伏起来，以待敌人。

下午三时左右，发现敌人大部队，由里高方向走来，待敌人到达我埋伏地点后，一声令下，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因我火力猛烈，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敌虽作抵

抗，但因地势不利，纵有优势装备，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军士气越战越旺。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时，发现马路上、石堆里、畚地间堆满敌尸，难计其数，打死敌人的马匹也很多，许多村妇用菜刀割取马肉作菜吃。

此役缴获敌人的步枪、轻、重机枪一大批，但都没有子弹。此外还收缴了敌人的指挥刀、钢帽、红日旗、防毒面具等战利品很多。最后在岩洞里俘了敌兵九人，也是有枪无弹，问他们时，他们一言不发，只是摆摆头。押到村背经过深洞旁边，他们都突然一致跳下深洞自杀了。这是他们受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太深，故始有集体自杀，自我牺牲的可悲下场。

由于战地的死尸太多，收埋不及时，臭气薰天，搁置达三个月之久。

此战役我民军仅阵亡白鹅村覃学林一名，重伤覃健一人。

7、百子坳前清血债：

据情报侵略我国的日寇，年来消耗太大，兵力不足，处处挨打，企图收缩战地范围，以作较长时间的挣扎。故集结在里高一带约千多日军，有向三都、柳州撤退的模样。

第一支队司令韦优如，一面与由忻城进驻土博的国军联系，一面召集各中队队长，又通知由忻城前来支援的韦明英部，商讨如何围攻、歼灭敌人。

百子坳是敌人必经之道，百子坳附近高山由国军炮兵，重机枪占领阵地，向马路构成密集火网。第一支队，各中队

与韦瑞明部，及忻城韦明英部，占领马路南北两侧高山阻击阵地。

6月中旬，敌人由里高开来，到达百子坳九滩村附近，进入我火网时，我军居高临下，枪炮齐发，火力猛烈，敌人招架不住，且战且退，经过三个多小时战斗，敌人乘黑夜由小道溜走。

次日清理战场，发现敌尸数十具，死马六十余匹，钢帽、水壶等战利品甚多。沿途血迹斑斑，臭气难闻。

后来覃连芳在百子坳凉亭题联：“百子坳前清血债，蓬莱岛上吊孤魂”。

当时敌人集结百子坳下九滩村附近，被我国军的炮兵轰击，潜伏不动，趁我军疲劳，及夜黑之机，由小道溜走。

以上情况是笔者亲身经历，惟因事隔卅多载，时间、地点以及敌我伤亡人数可能略有出入，现记述于上，尚祈熟悉当时情况的老人补正。

抗日时期柳州民军三支队成立 及战斗经过

韦秉廉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寇入侵柳州前，城镇居民扶老携幼纷纷向四乡疏散逃难。国民党军队亦混杂于群众之中，不战而逃，狼狈不堪。我当时率家中老小避难，先到柳

江蘇百朋鄉我的家鄉。第二天，即移往“果芒”塢場。該塢距布村約十五華里，經過三個大坳，地勢險要，車馬難走，只可步行（出穿山鄉經岸村去亦有廿餘華里）。經過雙龍出洞山口，崎嶇羊腸山道，此地乃進可攻，退可守之險地要地也。“果芒”塢四周崇山峻嶺，中部低洼處有旱田約二十餘畝，飲水有清泉，煮飯有柴火是難得的安全地方。到果芒塢避難群眾上萬人，在四周山麓下結草而居。塢場內治安秩序，由布村有名的韋帶煊負責維持。據悉他有駁壳手槍一支，湖北漏四支，比造七九步槍六支，土左輪一支，連同避難者各自帶來的有十餘支長短槍，合共卅支。我們感到避難人多，吃飯問題亟待解決，經與韋帶煊商量，決定在塢內設立圩場，發動難民擺賣生活用品，遠近聞之，每天到塢內來交易的米有一千多斤，糖千餘斤，每日殺豬、牛十數頭，粉雜食品等數十攤，這樣基本上解決難民的生活了。

果芒自設圩市後，出進的人來自四方八面，難免良莠不齊，況且又有賭攤（番攤）一台，更堪注意，為了加強塢內治安，防止漢奸潛入破壞，特將塢內青壯年百餘人組織起來，編為一個自衛隊，日夜輪流逡巡守卡，凡距離果芒較近的村莊，如布村、龍鳳村、岸村、紅花村等，均派出坐探，聯絡通訊，以策安全。

自組織柳州民兵司令部成立後，覃連衡為民兵司令，韋日上為民兵副司令，果芒塢韋帶煊被委為第三支隊司令，百朋覃友仁為三支隊副司令，韋福興為秘書，韋秉廉為參謀主任，韋宗美為副官主任。我們把原來的自衛隊改為三支隊第一大隊，由韋帶煊兼任大隊長，覃瑞強任大隊附。另擴建

两个大队，第二大队由覃友德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韦康钦任大队长，此外还有穿山的黄云黄平等也率队合并。当成立三支队司令部的那天，所有各大队的负责人都聚集果芒开会，商讨如何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以及大队之间的联络等问题。三支队司令部自成立后，附近敌寇闻风屡欲策划扫荡果芒，但均未敢来攻，因此处在日寇占领百朋、穿山、穿岩，进德、槎山、各乡据点包围圈内的果芒，未遭敌寇铁蹄蹂躏，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兹将三支队所参加的几个战役简述如下：

尧 村 战 斗

尧村距双桥圩（进德）约十公里，柳州往来宾铁路必经之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天下午一时许，有武装日寇十余人，用手摇车由双桥行经尧村与金陵村之间山峡中铁道上，遭我袭击。日寇即依车还击，枪响后约一时多，日寇由双桥方面增援约一个中队兵力，我三支队即调集一、二大队约二百多人，抢占金陵村前山一带阻击，双方激战甚烈。天刚黑，敌即不支，开始退却，战后，寇遗尸六具，其中发现敌军曹一名叫做上原武，缴获六五步枪三支，短杆六五二支，我无伤亡。

双 桥 之 战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三支队闻知双桥日寇有调防模样，我们派覃瑞强率便衣十余人混入双桥圩，窥探其动静，以便相机行事。又派一大队率六十余人沿小道进该圩，作

战斗准备。事后我便衣队在圩内发现日寇在伪乡公所内，便开枪射击，当时全圩大乱，赶圩民众四处奔逃，日寇也调集兵力扼守圩外一带要道，我大队便在圩外应战，边打边退，至下午四时许，回到果芒岸司令部。此次给进德乡维持会长何辉庭一次警告。

夜 袭 琴 屯

三支队打双桥圩回果芒岸整顿后，于四月底忽接情报，有驻百朋附近日军一小部到琴屯村抢粮。接报后，二大队即派便衣大刀组十人，武装廿余人星夜赶赴琴屯村偷袭日寇驻地；行至琴屯水碾处，见屋内灯光明亮，日寇将抓得的民妇五人，令其脱光衣裤，裸体在屋内磨谷，有六名敌寇将枪靠放门边，进行戏弄，我便衣大刀组窥见此情此状，个个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三步两步跨越水沟，将水碾大门踢开，寇兵见状非常惊慌，来不及拿枪，即被我大刀组砍死一人，砍伤三人，救出民妇，令其自行归家。此际，因敌之军犬狂吠，为村内日军发觉，我队立即撤退，安全回岸。

布 村 解 围 战

一九四五年六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布村为敌数百包围。敌寇进村挨家打门，掳掠一空。抓得年老的人来挑谷，一岁挑一斤。抓得青壮年则关在一间屋子里分别审讯，还掳去妇女十人，带去进德乡大塘村日寇复兴部队，以花姑娘处置，全村鸡犬不留。十时左右，三支队得到情报，即率百余人赶至布村，与敌激战于白虎山一带，相持至下午二时左右，敌

撤退回双桥。此战，毙敌两名，敌马一匹，缴获敌西药品及用具一担。我伤伍香一名，被抓去的十名妇女，一个月后才被放回。

结 尾 语

三支队勇敢善战，恪守纪律，不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能坚守岗位，随时准备战斗。因此在果芒靠避难的万余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遭到盗窃、勒索、或以强欺弱，以熟欺生的情事发生。三支队的战斗人员，都是抱着热爱祖国，对日寇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仇恨的，因此与敌作战，一般均能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深得当地群众称赞。

十六集团直辖二支队成立前后

刘 雄

1944年冬、日寇沿湘桂路进犯广西，桂林吃紧，广西军政机关纷纷向黔桂路沿线撤退。四战区长官部直向贵阳逃跑；省府经宜山、都安向桂西转移。当时，将全省划分为桂东、桂北两个行署区、代行省主席职权。行署范围内的军政机关均由行署指挥，桂北行署主任由柳州专员尹承纲升任，

柳州专员倪仲涛兼保安司令。倪要我到保安司令部任政治工作队队长。正当日寇围攻桂林，桂北行署、柳区专署、桂柳师管区都先后迁到罗城县属乡村，行署住四甫乡，专署住黄金乡、师管区司令黄萝年住四甫。

桂林失守，十六集团军付总司令韦云淞和许高扬师长带着在桂林惨败的队伍也到了黄金四甫两乡。付总部住四甫，师部住黄金，桂林市长苏新民带着市府的残部住龙岸乡，这三个小小的乡村住了三个中将与三个少将，还有大批跟随者和官兵，粮食给养都依靠这弹丸之地供给，当时罗城人民真是有苦难言，咒骂他们是“蝗虫队伍”。

桂林失守后，柳州几乎同时沦陷。我们离柳州虽百多里地，大炮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晚间往柳州方向眺望，火光冲天，惨状可以见。

大约1944年末，美国空军大批机群不断轰炸柳州机场。其中一架盟机遭到日寇高射炮击中。两名飞行员跳伞安全降落在柳城县马山乡。为柳城县自卫队发现，将二人送到专署，专员倪仲涛将二人交政工队招待。这两名飞行员是××航空队的飞行上士，一个叫左顿，一个叫史密斯，他们是从贵阳起飞来柳州轰炸的。

当天晚膳后，倪仲涛说：盟军的飞行员留在专署不好，因黄金、龙岸是罗城的鱼米之乡，万一敌人向这里骚扰，我们怎样去照顾他们呢？不如趁韦云淞等乘越过黔桂铁路到桂西万岗去，我们把这两名飞行员送交与他带去。我听后非常高兴。因为政工队招待他们是很麻烦的，肤色不同，语言不通，食宿是大问题。我说最好能连夜送去，倪同意后并执意

要我送去，因为我与韦云淞相识。于是当晚带了一排保安队和三匹马连夜起程。从黄金到四甫，大约有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林深夜黑，到四甫已经是午夜一点多钟。当时碰到一个查哨的值日官，向他说明了情况，他带我们到韦云淞住处，虽是午夜，韦还没有睡，他穿老百姓衣服，瓜皮（毛线）帽，和老百姓一样，无怪乎军队里都暗中叫他“老百姓”。韦见了我觉得很突然，问我前方消息，我答，我已不做新闻记者了，在柳区保安司令部政工队，带两个盟军飞行员交给你，望你安排他们，他听后，很高兴。我想，韦在他新败之余，还能保护盟军脱险，将来在他上司面前可讨回一点面子吧！

经介绍后，即叫付官安排了二人住宿，他继续和我谈到天亮。他说，这次防守桂林失败，他是早已料到了的，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快，同时这样惨，他还说：“我虽然遭到这种厄运，还是有人愿意跟随我的，现在三江、富禄的罗季芬有一批武装力量，要我给他一个番号，我已委他为十六集团军直辖第一支队司令。在柳江县的白燕鹏也有一支武装力量，前两天派代表来找我，我已委白为十六集团军直辖第二支队司令。我想委你为二支队付司令，去柳江县协助白燕鹏，一方面也可以照顾你的家眷，你看怎样？”我说我很愿意，只恐怕尹主任和倪专员不答应，韦说他会打电话给她们，要我回去办理移交就行了。韦还说“我日内就要出发到万岗去，你到柳江对白燕鹏说明，我到了万岗后，二支队的各项补给再设法接济”。

我接受委任后，于1944年十二月带着两名政工队员离开

黄金。第一天走到柳城县古砦乡，第二天由那里的自卫队送我们到柳城县属的大塘村。这里是龙江和融江汇合的地方，住着流散下来的一个连，连长叫周瑞卿，他热情招待我们。第二天亲自带一班便衣，送我到柳城县属大湾村，二支队的交通员全德庄就住在这里。就在我到达大湾村的前一两刻钟，村的自卫队与日寇隔河枪战，少数日寇在对岸用火力掩护舢板强渡龙江，向大湾靠拢准备抢粮，自卫队亦用舢板渡过河包围日寇，结果日军被击退，弃尸三具，尸体均无左手掌（我亲眼见的），据全德庄说，日本人来不及烧化，拿手掌回去烧灰寄回日本给其亲属。

从罗城黄金到柳江土博，不过百多里路，竟走了四天多，可见在沦陷区不但食宿困难，连走路也不容易。

二支队司令部也就是白燕鹏住的地方，是在土博乡一个叫“高塆”的山上。有十多间茅厂，来接我的尽是一些青年小伙子，个个朝气蓬勃，使人连想起豪情奔放的游击区生活，但走进白燕鹏的茅厂一看，令我大吃一惊！白司令横睡在稻草铺的地铺上，中间摆一盏烟灯，鸦片烟味充满整间茅厂，屋内仅有三支枪——二支比造七九和一支烟枪。他从地铺站起来和我握手，讲话时口沫四溅，面部肌肉时时抽搐，左眼时开时闭，白的外貌和二支队的精神面貌给了我一个不协调的印象。生气勃勃的一群小伙子，怎么会给一个老烟鬼来领导？我问白司令二支队的组织情况、武装人员多少？给养如何？沦陷区的敌情，他答复我又实际又抽象，白说：“你以为我这里是正规军吗？武装人员到处都是，就是没有粮食接济，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后来我才知道，二支队的那

些小伙子是司令部的直属青年挺进队，他们都是拿自己的枪支和粮食来和敌人拼杀的，他们都是柳州龙城中学，柳州中学和县中的学生，有些是认识我的，在言谈中知道关于白燕鹏的一些情况。当柳州将近沦陷时，他的儿子白大明与梧裕茂、韦成甫、熊柳生、石宝熙等是同学关系，并跟随这些同学到乡间，白的妻舅卢驹是绥署的保安团长。撤退到洛满途中，送给白燕鹏四支步枪，在我到司令部前不久已卖了两支。白燕鹏过去还当过什么兵站司令和伤兵管理处处长。这些青年拥他出来号召，首先组织了青年挺进队，青挺队确有数十支枪。我观察，这些青年和白燕鹏之间都在互相利用，白借年青的武装保护全家安全，而青年们天真的想利用白的过去司令招牌，得以名正言顺地与日寇周旋，后来证实，事实确是如此。

1945年元月中旬，我们由土博迁到福塘的寨上村，正式成立了司令部。在成立司令部那天，白燕鹏演了一场滑稽戏，到处封官：委计庆全为第一团团长；委韦铁为第二团团长；雷定为第三团团长；竟还委了一个熊天元为付司令。计庆全还请了客。封官后不久，日本人进驻福塘圩。寨上村离福塘不到两里路，所以我们又转移到成团乡的大樟村。这时我要了解白所委的团长是否有真实的武装，由韦成甫带我到水源乡去看韦铁团。在水源韦、林两姓械斗时，他带领韦姓打败了林姓，并将林姓的村庄烧光。因此，附近三都、土博、里高和忻城的大塘的人都有点怕他。韦铁确实有枪数十支，但受编不受调，占据水源乡称王称霸，其余象计庆全雷定华只能号召十支八支枪，完全没有作用。以上就是这场滑

稽戏的真象。

我们转移到大榨村后，青年挺进队发挥了积极作用；队员们四出打探敌情，拟定主动袭击日寇的计划。大约在1945年的二月间，探得日寇部队经常沿黔桂铁路上上下下。韦成甫、谢汉民等带领青挺队员埋伏在凤山桥附近袭击日寇；敌人不知底细，以为有正规军截击，小钢炮、轻机枪乱放，我们的人见日寇太多，难以取胜，就悄悄地撤回来了。这次出击他们没有事先告诉我，回来后才对我讲的。

在同年三月，得到柳庆公路附近老乡的消息，日寇部队日日夜夜不断从柳州向宜山方向开发，到那里去伏击，一定会有收获。这次我们全队出动，我亲自率领。看了地形后，择定在百子坳和板江坳之间的“摩要”地方埋伏。在伏击区设置了两挺轻机和步枪列成的散兵线。这次伏击的装备是非常薄弱的，按正规军的编制，不到一个连的力量，但要和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敌人抗衡，实在是以卵击石，但为了民族的尊严，对敌人的愤恨激励着全队的作战人员，大家集中火力，出奇制胜，队员们都明确了这一点。

为了谨慎从事，再三检查大家的伪装和掩蔽位置，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刚布置完毕，我在山顶望到了大约一个团的日寇从板江坳上来了，我大声通知各个作好准备，敌人的尖兵刚进入我们的火网之内，布置在前面的机枪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双方几乎同时开枪。走在后面的敌军马匹、辎重就散开停在路旁田间，步兵分两路向我们山背包抄。明显地对我们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本来我们可以给敌人以适当的打击，坚持到天黑，

因为我们的力量实在太弱，队员们腹饥口渴，再打下去于对我们非常不利；于是我们利用地形熟悉，又有群众基础，采取各个撤退了。当晚都集中在湖广岸的老乡家里，这场战斗虽没有什么收获，但给敌人留下了一个已有正规部队进入沦陷区的印象。

我们在湖广岸休息一天，将队伍整顿后回到大棒。成团圩的乡民告诉我们，在成团圩旁的金累村，住有一小队日军，头目名叫皆川，此人非常残暴凶恶，凡圩期都到成团街找妇女，并常到圩场附近村庄骚扰。我们决计要消灭他。大约是1945年三月下旬，青挺队布置十余人趁圩，把他杀了。

（详见韦成甫说明稿。）

自从一打凤山桥，二袭“摩要”，三杀皆川后，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并扬言要彻底扫荡二支队。但我们有可靠的群众基础，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敌人的狂吠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罢了。

1945年四月初，白燕鹏与柳江县县长刘棟平因相互冷言讥讽，在大棒你死我活地拼打起来。原因是刘说白是假司令，白说刘是假县长，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当过团长，覃采如当柳江县县长时，要他做县自卫队长，自卫队长是一个有百多支枪的实权位置，沦陷前夕，覃采如县长借病请假交他代理，在这兵荒马乱的陷区，刘棟平的大权在手，自然随心所欲。

白燕鹏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假司令，要我到万岗去找夏威和韦云淞，请求粮食、枪支弹药，以及通讯器材。我于1945年4月上旬和韦成甫等爬山越岭取道忻城、上林、隆山、武

鸣。到武鸣的思恩府，遇见黎行恕，他说十六集团总部不在万岗，已经转到百色去了。我们于是经果德、田东到百色，行程虽不算远，费时已近半个多月。到了百色见到韦云崧和夏威，韦云崧在他家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对我说，十六集团军已经取消了，二支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回去迅速把它结束吧！

夏威对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二支队尽是些土匪、土共，你还有脸来见我，连不让我答辩，要我通知白燕鹏立即解散二支队，否则要杀头。夏威是一个蹩脚将军，作战不力，指挥无能，被蒋介石捆到重庆，要是没有白崇禧出面作保，他的头早就被砍掉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从重庆回到百色，于是便把所有的怨气全部发泄到我身上。当时，我尽管纵有雄辩之才，亦没有勇气敢和他顶撞。

我想起一件事，1945年的元月，我在福塘乡寨村上遇见了唐纪纵队一个被敌人冲散了的团长冯伯荣、号世芳。我问他部队的情况？他回答说只剩两个手枪兵，别无他人。这就说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团，一千多人的武器，给日寇一冲就垮的事实。二支队当年拿自己的武器，吃自己的粮，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去保卫国土，却被十六集团军夏威总司令说是土匪、土共，而鱼肉乡民，征粮收税，拿着枪杆，敌人来了四散奔逃的是谁呢？正是那些自命不凡、口唱高调，杀人如麻的“将军”们，这就是历史，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历史考证家如有兴趣的话，可到柳江县成团街访一访现在有五十至六十岁的人，就能知道二支队青挺队抗日战斗中的事迹了。

附：关于《柳江抗日青年 挺进队的几点说明》

韦君毅（即成甫）

关于刘雄先生写的《“十六集团军直辖二支队”成立前后》稿中提到抗战末期，“青年抗日挺进队”活动与事实有出入，看来也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刘雄先生也未得知其详的。为了澄清历史真像，兹将有关问题，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组建的历史背景及经过和与白燕鹏二支队的关系。

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引下，并在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下，由柳江县（包括现在的柳州市）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支队伍的重要行动，是得到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具体指导的，除此而外，未接受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组织领导。在日寇入侵广西前，当时在桂林求学的一批柳江（包括柳州市）籍的青年学生，深感到国亡家破的苦难即将临头，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坚信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中国才有希望。因此，就决心回到家乡拿起武器和日寇

战斗到底。当时在桂林的有熊柳生、韦君毅（成甫）、石宝熙、韦金台等人研究了广西沦陷后的形势及我们的打算。在桂林大疏散后，回到柳州，即开始筹划准备在敌后打游击的事，得到了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罗培元（当时任柳州日报社社长）的不少指导及帮助，为了便于在沦陷区活动，他给熊柳生、石宝熙发了记者证。后来，桂林、柳州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闻风溃逃保命，人民群众惨遭日寇奸掳残杀。我们为了发动群众抗日，首先发动青年学生奋起挽救民族垂危。当时即串联二十多位桂、柳同学发起组织“柳江青年抗日联合会”，在柳江县成团小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五、六十人，多是桂林、柳州各中学学生及部份老师和一些逃难来的青年，会议决定：除了各同学都负有宣传号召群众的责任外，并利用一台旧收音机收到的消息，在成团出版油印小报，名为《解放报》，广泛发行各乡，鼓舞群众起来抗击日寇，并联系各地青年挺身而出，参加抗日斗争，由此各乡青年都纷纷起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回到洛满的青年韦君毅、覃仁光、梧裕茂也在福塘、洛满、流山一带组织了一部份青年，前来成团汇合联系，共同研究决定正式组织抗日武装，决定以“柳江青年抗日联合会”为基础，于1944年九月宣告成立“柳江抗日青年挺进大队”。由石宝熙任大队长，韦君毅、熊柳生分任正付政治部主任，韦金台任经济主任，梧裕茂负责对外联络及组织流山一带武装力量。当时参加者有人枪四十余，首次由成团经福塘向洛满、流山方向出发，目的在于“亮队”（亮出抗日队伍）借以扩大影响，鼓舞群众斗志。到流山后，正逢一支日寇由宜山方面向

柳州回串，“青挺队”即在拉爽坳附近，对日寇开展阻击，共打了一天半夜，击毙多人及战马两匹，敌人虽被我们包围于一个弄场的小村中，由于其据险死守，我们人少武器差，久攻难下，只好下半夜撤出战斗。这也是这支队伍，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猛劲，向日寇打了第一个回合。大长了我们民族志气！这就是“柳江抗日青挺大队”的组建及第一次战斗的经过。当时，尚不知柳江县有白燕鹏及其二支队，因此，“柳江抗日青挺队”组建与白燕鹏并无任何关系。

第一次战斗后，青挺队名声大振，各地青年往来联系更为踊跃。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凡青年学生，自愿参加青挺队者，我们都表示热烈欢迎，都联系为青挺队的一员。他们都以青挺队的名义组织群众打鬼子，这样，青挺队的抗日武装活动由原来的成团、福塘、洛满扩大到六道、三都、里高、土博等乡。“抗日青年挺进队”成为当时柳江一带抗日青年的共同旗帜。而当时不是抗日的柳江县国民党县长刘栋平及林茂权却视我们为眼中钉。在我们组织“柳江抗日青年联合会”时，刘栋平看到我们出报纸宣传抗日救国，即已耿耿于怀，及至我们拉起抗日队伍，他出于反动本性，即散布说青挺队是共产党活动，要与他们争地盘，企图消灭我们。对此，我们也早有思想准备。当时，在柳江县反动势力还很强大。以县长刘栋平为首，还有林茂权、杨绍球以及各乡自卫大队，大都操在土匪恶霸手里，构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正统”体系，他们不打鬼子，但却打着“抗日”旗帜，妄图扑灭抗日力量，这就使到斗争的环境更为复杂。我们深知为了保证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首先必须与他们这股恶势力

划清界线，否则就会失掉群众和青年的信任，就会使抗日工作受到挫折。

大约是1945年春，听说当时在洛满逃难的白燕鹏接受了韦云淞委派他一个空头番号“十六集团军第二支队司令”。经过了解，他是一个失意政客，手下无实力，只有三条枪，还卖了一条做伙食，这个“司令”及“司令部”完全是个空架子。原来白的意图也想利用这块招牌向刘栋平、林茂权讨价还价，但由于没有实力，刘栋平不予理睬，产生了矛盾。白燕鹏碰了钉子后，得知我们组织了“青挺队”，并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就曾派与我们同学过的儿子白杰民及谢汉民来找我们联系。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当时考虑到刘、林这股反动势力，龟缩在鱼窝、狼洞一带山区，不打鬼子，反而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确是一个隐患，经过我们研究，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决定利用白与刘的这一矛盾，同意与白联合。这样，一、有利于青挺队进行抗日活动，并与刘栋平、林茂权划清界线；二、有利于阻挠刘、林不敢贸然对青挺队明目张胆采取不利行动；三、白燕鹏也可以拉一些力量，牵制刘栋平。这样，就会更有利于青挺队暂时避开和除去刘、林攻击的后顾之忧，而能更集中力量抗击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青挺队在组织上及武装斗争和军需给养都是独立自主，并未接受白燕鹏的领导及指挥。刘雄先生对这些不可能了解。因此说青挺队是二支队的直辖队伍，是不确切的。他在好几处地方都把“青挺队”和“二支队”混为一谈，也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二、关于在柳庆公路伏击日寇的战斗问题。

青挺队组建以后，除主要骨干约三十余人经常集中外，其余的多是各自分散分别组织附近青年及群众相机打击日寇。由于是游击性质，组织及行动都是比较机动灵活，不可能像正规部队那样行动，何况是敌强我弱，大白天不可能和敌人的大部队打阵地战，刘雄先生所叙述的“摩腰”战斗，实况如何，年代久了我们都记不清了，据大家回忆，除拉爽坳一仗外，青挺队在白天多是采取几十人到十几人的小分队，打了就走的办法，以骚扰敌人，其他的几次主要阻击战，都在夜间行动，青挺队确实在柳宜公路上伏击过几次敌人，也都在夜间进行。有一次在三都附近伏击，是先用集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等敌人的先头队伍过后拉响，把敌人队伍炸成两段，跟着用事先布署的交叉火力阻击敌人的后半部，最后还端起机枪摆到公路上，从后面直扫敌人的尾部。当时敌人确实死伤惨重，但是由于是夜间，我们也摸不清敌人兵力和是否有后续部队，不敢久留，或上前打扫战场，就撤退了。不知刘雄先生所讲是否这一次？若说是这一次，时间应是夜间，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情节也有出入。

三、关于击毙日寇头目开川问题。

1945年春，进驻成团的日寇头目有两个，一个是小山队长，另一个就是这个开川（可能是伍长），为了消灭这两个凶恶的敌人，青挺队首先在成团的六偶村石龙桥附近组织一次阻击小山的战斗，当时把小山打伤跌下马来。随后，日寇

组织了维持会，每逢圩日汉奸们就带着开川到成团圩巡逻、收税。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惩办汉奸，鼓舞群众，青挺队又作了周密布置。大约在五月初的一个圩日，选了十多名队员，扮成农民，挑柴赶圩，将机枪、步枪藏在柴草中。事前就占据了成团周围的制高点，另派几个人身怀短枪进入圩场，分头寻找开川，计划是不论谁人遇到开川，就乘机将他击毙。只要一听枪响，布置在外面的队员就一齐向天开枪，造成“乱圩”，接应同志们撤出。结果是，熊文在圩头西门碰上开川，当时有一个汉奸认识熊文，马上示意开川回避，可能是由于言语不通，当开川还没有领悟他的意思时，就被熊文从背后开枪打死，汉奸也逃之夭夭。接着圩外圩内枪声大作，圩场大乱，在混乱中，参战的队员都安全撤出，这就是击毙开川的大体经过，这与刘雄先生叙述的也有出入。

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的建立及活动从始至终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指导下，在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除了开始组建时外，我们曾三次派人到罗城的黄金、龙岸及柳城的大埔、龙头和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联系，接受指示，才使我们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开展抗日斗争，在反击民族敌人的斗争中，做了一些我们应做的工作。这也是集中地反映了在抗日战争这个伟大的时代，柳江（包括现在的柳州市）青年在党的指引下，敢于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同凶恶的民族敌人英勇战斗，并给以其应得的惩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英雄气概！这个光荣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归功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属于那一个人。我们与白燕鹏的二支队充其量也是搞统战联系，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白燕鹏的二支队与青挺队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领导关系，在与日寇的大小几十次战斗中，也从未接受过他的指挥及调动，这是不容混淆的历史界线。关于“柳江抗日青年挺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武装斗争活动的历史情况，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写了不少资料，现在不在这里赘述，只提出以上有关刘雄先生来稿中的问题，作以上说明。

柳江，在抗日战争将沦陷 以至沦陷时概况

梁镇海

柳江，解放前未设市，属县治，水陆交通方便，又为桂黔铁路的枢纽，地处广西的中心，商业繁盛，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为日寇所必争。抗战已步入第七个年头，由于有盟国的支援，总的形势和发展方向，于我有利，但于一九四四年秋，由于日寇企图向东南亚靠拢，急于打通湘桂铁路，以畅达越南，则广西于铁路沿线各县，形势无疑地是紧张的，故当时柳江（柳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对此形势，柳江方面，曾有一些应变措施，但慌乱，“避日”和狼狈撤退逃难等情况，还历历在目，兹将所见所闻的各方面，分陈如下：

(一) 县长易人：当时柳江县长杨盟，平南人，考虑到如果柳江沦陷，人地不宜。难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抗战，省府为形势需要，特免杨职。以柳江人的覃采如接充。覃当时原为柳江县临时参议会会议长，是覃连芳的二哥，覃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到职视事。覃接任后，将县府班子全用清一色的柳江人。秘书柯传滨（县参议会秘书充任）民政科长伍于捷，财政科长刘继明，教育科长李泮源，建设科长张逢圣，粮政科长韦初科，社会科长梁镇海，（当时我是县参议会驻会议员，照章不能兼任行政职务，为了抗日救亡，而破例）军事科由县国民兵团长韦文富兼任。县税征收处主任麦启刚，副主任覃连衡（县长的七弟）。覃连芳因感乃兄，覃采如是文职人员不懂军事。转荐其旧部（在他当军长时的团长）刘栋平到县府组织一个自卫大队，刘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同年十月一日，奉令成立县民团司令部，县长兼民团司令。刘栋平为民团副司令（由县长私自任用），同年十月中旬，省府主席黄旭初过柳，驻乐群社（即现在工人医院西边楼房），覃采如见形势越来越紧张，佯以胃病严重，向黄签呈请假三个月，职务由刘栋平代理，后得批准。不过来不及具报省府。以后刘栋平窃据不放，一直干到抗战胜利，由省府把他撤换，派吴仁光来接任时为止。由于刘栋平窃据县长职权。曾引起与覃氏兄弟之磨擦，发展在沦陷期间与覃连衡武装械斗。为此事遭到民政厅长陈良佐的训斥，谓覃采如县长委县长。他自己用人之不察，咎由自取。

(二) 政务方面：当时县府的政务，主要是各种征役和征税、征粮等。除了征兵征粮征税，属正规性，由有关科处

专司职责外，对征工征伕，征车，征船，征料。都既是临时而又是最迫切的任务。一起集中在建科张逢圣一身。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接近沦陷这些任务就愈紧急愈重要。驻柳各机关以及过境部队需索情况，“急如星火”。原以张逢圣乃张任民（省保安司令）的弟弟，是有来头的。可以顶得住过境部队之需索。谁知也无法招架。有一次他在办公座上，被逼得“休克”了。覃采如见状，很着急，只好把他所负责的这几项征调任务分了出来。他分给我的是最伤脑筋而又最难办的征伕任务。有一天四战区兵站总监部来一个副官，要我组织三个中队的民伕共三百名，交由他统制指挥，抢运军用物资，但其中私人的东西也占不少。我用尽了气力才在所属十八个乡征足三百名民伕，派科员梁超群任队长全交他指挥使用。但当时敌机每日夜都到市空骚扰，晚上来时投下照明弹，落到之处如同白昼，把民伕吓跑回乡去了。往往弄到任务未完成而民伕已跑光。当对方来到查问时都是气势汹汹，扣以“贻误戎机”的大帽子，使我啼笑皆非，只好用尽人事再从各乡征集来应付。还有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左右，唐纪的纵队由武宣东乡界顶退败回柳，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责他率部阻止来宾清水河之敌，将功赎罪，他部队急于向大塘方面前进，因在南站出去的铁路交叉地方，为车厢阻塞，车厢上载满了物资，要把物资卸下。用人力将列车厢推开去，火车才能通过。我们的民伕正在工作时，敌机又来骚扰，民伕又一个个逃光了。这时真是万分着急，我科派去的梁超群被兵站总监的负责人扣押起来，这回真有“贻误戎机”之罪了。我闻讯亲往交涉，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我向

他提出保证，如果把派去的梁超群放回，担保当天可完成任务；结果几经交涉，才得到释放梁超群回来。后来我商得粮科同意，将他控制着的运粮民伕，借用一百名，鼓励加倍津贴，搞到夜深，才把任务完成。又有一次在十一月四日，十六集团军总部的一个中校付官伍汉章（柳州人）到来问我要民伕，他开诚的说，因总部的商品物资，与枪械大量的载在火车上，因铁路已阻塞不通了，要把这些物资卸下来改由船运从水路走，请我帮助。我认为支援抗战运输是主要的问题。搬运部队的商品物资，则是次要的，竟拒绝了他。后来他找国民兵团副团长韦文富商量，愿意送六挺重机枪给地方抗战。结果亦派了民伕与他把枪械商品卸了下来。后来这六挺重机配发给沿省道公路边的如三都等乡。这货卸下之后又向我索要了几名浮桥上的水工帮他带水向上游而去。由此看来国民党部队，在困难深重，局势危急之际，仍一边兼做买卖，又怎不一败涂地呢？！

（三）驻军方面：一九四四年十月，六二军进驻柳江市区，它是由衡阳西站作战转进来的。军长是黄涛，系粤属部队，军风纪较好；有一次乡民持七九步枪来县府领枪照，当时柳江县政府为了防避空袭，在柳邕路东端的山边，设临时办公处，验枪时李泮源好奇拿枪打了几响，被六二军的巡逻队士兵冲进办公室把李泮源人枪一并拘送军部，县府派我到军部交涉，说明了理由，人枪始得释放回来。为了此事，该军召集了当地各界开一次联系会议，由军长黄涛亲自主持。我代表县府出席，席间黄涛夸耀了他部队军纪严明，并说不准任何人放冷枪，是在非常时期要做到的。约在十一月份。

该军向柳江县穿山方面移动，柳市防地由二六军接防，该团长为丁式盘系黔军。当时柳市南北两岸的主要街道的交叉口，都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看来似有与日寇争夺柳州，进行巷战的准备。十一月六日，二六军派来一个工兵排排长姓杨的接管柳江浮桥。这浮桥原为群众防空用的，平时属动员委员会，防空指挥部所管，防空指挥官及动员委员会主任为专员尹承钢兼任。尹调桂北省行署主任后，已迁罗城方面去了。该动员委员会遂由覃采如负责。因此派我管理浮桥，当时我要接管人办理手续，他拒绝说，战时不讲这一套，就强行接管了。我感到北岸老百姓已逃避一空了，该桥失掉民用意义，认为由部队接管去至好，以此为由，签呈警备司令马维岳备案。（马原是副司令，尹承钢去后马升正职）这是当时驻军的情况。

（四）逃难撤退方面：十一月六日，清晨，当时管理浮桥负责人是桥管处主任严楷。经商得我同意把维护浮桥的海福汽轮向上游疏散，在开驶后几分钟，我突然顾虑到，万一在短时间柳市未沦陷，而河水突然暴涨，无汽轮护理浮桥，责任是重大的。但汽轮空身单行，速度之快，无法追回，我急用电话托柳城大埔乡公所派人截回。电话接到柳城县乡村，电话总机答复：不可能了，凤山已闻枪声，敌人将至，我们正在拆机，过一下就走，电话不用再打来了。由此得知，当时敌军正进入柳城。汽轮确已不能追回，约十时，二六军杨排长接管了浮桥，我松了一口气，当晚河水暴涨，七晨我到河边一看，浮桥已被水冲光，一支船也不剩，好在老百姓已走光，浮桥也无用了。

群众疏散和各机关的撤走，都是各顾各的，没有任何上级领导组织指挥行动的，谁也顾不了谁；就以县府而论，早有省令，以不离县境为原则，而其它省属单位，如警察局、税捐稽征局、省营电话局柳分局、以及法院三高分院、柳州地方法院等都是盲目地自认为那里安全地带就奔向那里。柳州电话分局，在我与柳城通话时，知道凤山已闻敌人枪声后，因我弟弟梁镇潮在该局工作，我去关照他，通知他们撤走，当他主任王祥禄听我说后，还说没有接到命令，擅自离开难负责任，我说谁来下命令给你。最高的四战区长官部，都撤走了，你还等谁来下令叫你们撤退呢？他又顾虑到，如果军用电话无人管理，怕负责任，我说你们是营业性质，主要是商店市民通话，他们都走光了，如果怕贻误军用，可照我们县的乡村电话处处理办法：留下几门插线小总机，把当地主要的军政机关插线联死起来，无人接线也可通话了。后来他照着做，才撤走了，后来不知其去向，此系当时各单位疏散的概况。

另外，群众疏散，全无交通工具。因当时市区马、牛、手板车，都没有了。只凭肩挑，担得多少，就得多少。对饲养的鸡、鸭、猪仔很多不能带走，宰杀来吃已来不及，丢掉又可惜，管理群众的屏山镇公所已先走了，而属于屏山镇管辖的一个消防队，尚未撤走，群众将不能带走的这些牲口，很多送到消防队来。队长张建贵（又名老贵）将这些牲口，在六日通通宰掉，大宴宾朋，留守县府的全班人员，都来参加大宴。我同县警佐冯华堂食完走得最后，一路向县府临时办公处走，街上行人已绝迹，惟在谷埠街口见两妇女一壮

年，一青年。我们盘问她俩，知是从桂林附近乡下被军队拉来的，我们不再根问，不知她们以后命运如何？可见当时军队的好淫掳掠的一般了。我们又走向云岭街，经旧时的一间当铺，（一善当铺）见大门敞开，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军用的被服库，也不暇观察它是四战区的还是桂绥署的。军服、钢盔、刺刀、被带等军用物品，还有花生油等堆积如山，一层层楼都放满，并无一人看管，可想他们撤退时已狼狈不堪。我们想如果留下这些物资就是资敌，但纵火焚烧，又没有权。回到县府我们将这情况汇报，后来决定由国民兵团电话通知各乡自卫队来搬去，谁搬谁得，作为各乡自卫队装备，仅沿公路里高、三都、思贤等乡用马车来运。物资太多，马车载量有限，且他们也贪而不厌，约于七日开始一直运到九日还来，当日敌人已占据飞机场，三都的马车在机场边经过，因不知敌人已到，都做了俘虏。于六日晚飞机场的盟友美空军撤走，火车南北站爆破炸毁，光火冲天；用炸横跨柳江两岸的铁路大桥的烈性炸药，亦已炸得响声震天，眼看此巨大建设毁于一旦，至为可惜。那晚敌机又来，投下照明弹，住在乐群社的美空军，大小吉普车开出溜跑，还有些最后疏散的群众，闻见此巨烈的声光，连夜奔逃，其惊恐混乱及悲惨之状实难形容。当晚深夜接由穿山乡公所来的电话。是部队打来的，可能是二六军，因军用电话阻塞，借用乡村电话，叫转长官部由参谋长吴石接话，据偷听（可能是刘栋平或伍于捷偷听）“敌人已有两百多人由武宣渡河，请求长官部增派兵援，否则明晨柳市可能发现敌人”。我们得了这消息后，个个紧张，各人都武装起来，我从未学过军事，体

质又弱，请求手枪自卫未果，只给我一枝短杆六五步枪，当晚枕戈待旦。七日晨我与县府出纳员冯国英，到河南岸巡视一周，北岸已是一座空城，南岸这边沿着今驾鹤路驻防军二六军的一些士兵，正在纵火烧靠河一带房屋，所谓“扫清射界”，实际是老百姓遭殃，何曾在已清的“射界”射击敌人一枪呢？！当晚我们也感到异常紧张了，由民政科长伍子捷主稿，签呈警备司令部，理由是群众已疏散完毕，县府留此已不发生作用，请批准转移到乡下指挥各乡自卫队开展游击抗战，旋得到批准。当时感到政府内亦有很多公物放在“一善当铺”，（计花生油二十多箩，（油箩））及一些军棉大衣等，这些物资也是部队丢下见可惜而取出一些仍放在该旧当铺的。已无法运走，需人留守作最后破坏以免资敌，警佐冯华堂自愿带四名县警留守，由国民兵团拟定行军序列，八日晨我们撤退了，七日晚警察局长王景宜来联系，说所有警察已集结南岸，候命撤退，我们告诉他已向警备部签呈，但不知他们何时才走。

（五）撤出市区以后，十一月八日早，我们饱食以后，向县的成团乡撤退，原根据地拟定是在乡属的蜈蚣村。于当天下午我们到达成团，县府占用了乡中心小学。武装力量原拟成立两个自卫大队，后因时间仓促，兵源征调来不及，只成立一个大队，辖三个中队，约共三百多人枪，另加上县警武装约共四百人左右，布防在成团乡外的李眷岭一带。作为团队来看，配备算是较好的，每中队有三挺轻机，其余太多量是机造七九步枪，且有足够的手榴弹、钢盔、刺刀，等配备。与当时的国军差不多，惟征调来的壮丁未经训练，仓促

组成形同乌合，故无怪后来一触即垮。

十一月清晨，冯华堂带着四名警士逃到成团乡，我们见到他，据说：九日敌人已进入市区，他把县府临时办公厅放火烧掉然后向鹅山逃跑，向成团来，在山地露宿两晚，（不敢走大路）才摸到此。我原被拟定派到穿山乡设办事处，领导穿山、中团、南强各乡的自卫队抗战的，事前已把家眷移到穿山了。可是已临急，敌人由穿山方面来，不能去。刘栋平代县长改派我到土博乡设办事处，好与宜山省府联络。十二日我带了一些文职人员和两个警兵由偏僻山径向水源乡走去土博。中途在小村过了一夜，十三日到了水源乡，得知覃采如避难在乡属的九伦村。由乡的自卫队长林修文引导我去见了她，谈了一些市内撤退情况，回到水源乡公所，见到二六军亦已撤退经过向土博的道路去，队伍相当齐整，足见他们是一枪不发，即撤出市区的。

十四日下午天将黑，县的自卫大队，由成团李眷岭败溃下来，由一个中队长率领有三四十人枪，其中有轻机四挺。他们是在各中队被敌人打散而混集起来的。由第三中队长刘荣带领。经问明他们在十二晚深夜被敌人先由便衣队摸到阵地，一经与敌接触，即溃不成军。他们是摸到九伦村见了覃县长，覃以手令要我收容安置，我设法给他们饱食一顿后，命令他们连夜到土博待命，我明晨前去安置他们。事后才知自卫队在李眷岭溃散后，县府被包围，所驻小学只有前面大门，他们拼命冲出，先一个开门是覃介立（原屏山镇副镇长，撤退时带镇警及消防队合组成一个排，县委他为直属排长）被敌机枪扫射，当场牺牲了，还有建设科科员龙波左肩

中弹倒地后被俘，被围在县府的自卫队手中除步枪外最犀利的只有一枝打驳壳弹的手提机枪，是副团长韦文富私有的。出门时朝着敌人机枪阵地猛扫，他们才冲得出来，黑夜向百朋乡属的小山岸去，在小山集结。

十五日清晨，我赶到土博，谁知刘荣所带之三十四名自卫队，因黑夜山路难走，在中途露宿一晚，故我先到土博。到后，见土博圩上的人都躲到山里去了，仅剩一户姓周的，又有一个姓邓的，是长官部派来与县府联络的参谋，叫他随我去，他以未食饭不肯走，当天下午敌人到土博，因邓不熟路走上山，被敌打死了。我率队出到圩外，见土博与宜山南乡交界的坳顶，架有一挺机枪，有士兵数人，其中一军官见我们队伍到来，招手示意，呼喊停下来，他下坳来与我们谈话，他说是一八八师的副官，在这里收容他师的散兵，并说：他们部队在柳城与敌遭遇，已有一营强渡过北岸了，这一营的团长是韦善祥，是柳江人，现战事还在流山打着，劝勿向这方面走去，免遭遇敌人。我们的根据地是在土博乡属的六茶村；六茶离此（土博圩外）仅八里，而流山离此尚有五十多里，故坚决向六茶村前进。临走我问他的师长海竞强现在何处？他说：从公路坐汽车到宜山去了。我到了六茶，该村约有三十户人家，该村地势，系低陷在山脚下，四面环山，形同盆地，虽然险要，但进出是很困难的。当到村时，县国民兵团大部份军官如潘团副及督练官韦碧钢、陆海星等十多人都已在那里。因我不懂军事，把刘荣带来这批人指定由韦碧钢负责指挥，因他是本县三都人，地形熟悉，且职级较高，交代定后，他们要求我集合这些士兵讲话，如安定他

们。我乃对这些士兵讲：要坚持抗战，保卫家乡，对伙食款项不必担心。我负责筹给之类的话，正在这个时候，敌人有三个斥候到了我讲话处的小学左侧，伏在几株大枫树脚下，距离我们仅约二十米左右，但当时谁也没有没发见，我讲完话后，回到村里民房，正在拿公文纸，拟发命令，开发乡村仓的储备后，用作官兵给养。命令还未写完，忽见国民兵团一个姓宠的督练官仓卒地冲进来，到他的床头拿了两颗手榴弹，形态异常惊恐，我急问为什么？他答话语不成声，只说敌人已到村，我急去观看，时已过午，太阴斜照，只见金黄色的草地，并未发现敌人，可是村里的人全混乱了。我还镇静对他们说，不要慌，想你们是看见一八八师溃败下来的士兵吧？再进村屋里欲完成我写的命令，外面又嘈乱起来，我再出去看，跟着我的县警韦用端，是本乡人，说他的舅父住处，就在这里过村庄就到。叫我到那里，谓离开此处较安全些。我离开时，听到刘荣叫他妻子要赶快走的声音，回头一看，他已奔出村外的坳顶了。我喊他下来，责备他说，你个人跑了，这些兵谁管？你看到敌人吗？他说就伏在前面枫树下，我又问有几个，他说三个，肩章都看清了，胡子黑麻麻的。我说他既是三个，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活的都可捉到，强迫他带队上前，他才命令某某班长带四名士兵向左边去；某某又向右边去。我叫随着我的两名警卫，压阵而上，敌人当时虽仅三人，但镇定沉着，看到我警兵韦用端已到了学校门前的旗台伏下，还未射击，韦用端甩手叫我走了。此时才闻敌人发射一枪之后继而陆续射击，后来自卫队用机步枪还击，在盆地小谷里，响声震天，我自卫队，未算

正式与敌人作战，已四散奔跑，未作任何抵抗，我亦向山上草里钻到岭顶，但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未几敌之后续部队亦到，但已没有什么战斗了。随着我的一个办事员陈捷，年纪较轻，照顾我向前翻山奔逃，后陆续到的男女人九个，都是县府的职员，翻了几重山才到水源乡，见该乡已被敌人掳掠过了，乡公所在地的林姓一族人，已转移到四磨村。我阐明后及时转到四磨村，时天已黑了。旋接到刘栋平由小山发来命令，叫我如收容得自卫队，一律到小山集结。

十六日晨，刘荣化装成一个“乞丐”样，带着九名自卫队士兵来见我，他说其余都散了。我即叫他遵照命令到小山集结。后在途中又与敌人遭遇，这九名士兵亦被打散了。他光杆一人到了小山，刘栋平要枪毙他，幸得韦文富讲情，理由是自卫队系仓促征召入伍，未经一天训练，一触即散，责任不在他，他才得免一死。后来刘荣入市内沦陷区，不知怎样鬼混，以后又逃到里雍乡，被第八联队长陈伟把他枪毙了。此外还知道冯华堂率警佐室一班人马，逃到福塘乡的高兴村，冯因年老动作迟缓，且性嗜酒，当敌人已入村，他还打着边炉，手提酒杯，突死于敌人刺刀之下。

(六) 最后：在抗战将胜利、敌人将投降时，我在三都还有所见所闻，现略陈之：

约于一九四五年六月，日寇已开始大溃退，国民党军衔尾反攻，当时我避难在三都对面之大成村，躲在村背的百福坳，得知沿邕柳公路正面反攻部队是汤恩伯部队，而沿公路右侧反攻的是桂系四六军。正面反攻的先遣队是一个挺进队，该队长姓赵，(忘其名)到我住处岸场来与当地韦初科，韦剑吾，所

领导之自卫队配合，相机反攻，右侧之四六军先遣部队是周禹团长所率领的一个团，亦派有人员到葬场联系。当时他们都谎报胜利军情，尤以正面的汤军，更夸大战果，致造成惨祸。

当他们尚未攻克三都，则用电台谎报为已攻克拉堡。使驻在宜山的高级指挥机构信以为真，在六月下旬的一天，有两架吉普车沿柳庆公路驶来，开入三都。敌兵十数名在公路旁小溪洗澡，见这辆吉普车沿公路开下，即呼哨呀呀，后用大石、树木把路塞断，并开枪向车射击，车上共有美国盟军上中校军官三人，上校是炮兵司令官，车上另有国军上中少校军官三人，还有士兵六人护送，他们跳下车以手枪还击。因他们暴露在公路上，两边是光秃秃的畚地，无隐避之处，除美军上校被生俘外，其余全被击毙。日寇俘获此两部吉普车后在公路和圩上，开来开去，炫耀他们的胜利。第二天美机飞至三都附近狂轰滥炸，以期报复，幸群众早已躲在山间，未受损伤，惟村舍徒遭炸毁。

几天后，日寇退离三都，后国军到来寻找尸体埋葬。主要是三位盟军军官。日寇凶残至极，击毙后用汽油焚毁尸体，个个烧为黑炭难于分辨。后来量度脚骨，以较长者，认为盟友。在三都向群众购买最好的椿芽木棺材殓葬，这些情况是三都及附近群众所目睹的。还有一个被俘但未被杀害之美军上校，当日寇溃退到榴江渡河时投水逃脱，为榴江县府收容保护，递送重庆。经柳前往，闻该美军上校被日寇劫走时，两手被用铁线铐着的，而能投水逃脱，可谓难得矣，对这消息得自榴江县。

1980年5月24日写于柳州

伍廷颺事迹纪要

编者按：本篇内容系采用侯劭镇^①的《伍展空先生部分事迹》。将伍廷颺的家庭、个人出身、他未到柳前在梧州建设、与以后他在浙江湖北建厅时期主要事迹的记述、结合刘克初^②遗稿《伍廷颺之在广西》、《柳州公医院和图书馆》、董岐山《柳州公路交通概略》的部分内容，以及就地调查所得的实况综合整理而成。恐挂一漏万，仍希知情同志，赐予补充，指正！

甲、伍廷颺家庭及个人出身：

伍廷颺字展空，广西容县人。1893年11月28日，生于该县黎村圩附近的井田村。他少年时期，他家除耕种少量的稻田外，以手工做鞭炮为业。他家所做的鞭炮，因质量较好，附近圩镇，都来订货，供不应求，得以成为小康之家。他父亲名章甫，忠厚勤劳，诚恳待人，和霭可亲，有一定的国学基础，能写会算。他母亲黄氏，慈祥仁爱，善于教子，持家井井有条。全家时时都充满欢乐愉快的气氛。

伍廷颺系长子，有两弟两妹。他少年时期，不但协助父母从事耕种和手工操作鞭炮，还要带领弟妹，并挤出时间读书，学习写算，因而使他从实际生活中，养成勤劳俭朴，积极求知，平易近人的良好风尚。

当清末同盟会党活动时期，他深受革命宣传影响，乃于1909年夏，赴桂林考入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转入广西陆军

干部学堂炮兵科，并已毕业。当时这两个学堂，都是同盟会党活动的中心。他在学习的期间里，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认识了一些形势。所以在陆军干部学堂毕业后，他在护国军第六军林虎部下，先后担任过排、连长，参与护国、护法各战役，以勇敢善战著称。1923年6月任广西讨贼军团长。1924年6月任定桂讨贼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官。这时期为国民革命的需要，一面要在广西省内部肃清一些旧军阀的残余势力，另一面要抗拒云南唐继尧假道广西入粤的滇军，曾奉命率二千余人的单薄兵力，扼守南宁，阻击滇军三、四万之众，后虽作战略上的撤出，但不久，即与联军其他纵队合力收复，将滇军逐出广西，巩固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安全，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1925年秋，滇军全部撤退以后，广西得以统一。1926年春，国民政府命令将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所辖的两个军合并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伍廷颺任第五旅旅长，（当时该军不设师），驻防梧州一带。1926年6月，第七军大部参加北伐，他奉命留驻广西，不久，留驻广西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黄绍竑任军长，伍廷颺任第二师师长。

1926年7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广西省民政长公署，成立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伍廷颺则任建设厅厅长，（而在十五军中仍任师长）。使他除治军以外，又为广西全省担负建设的重任。当时他年33岁。

乙、伍廷颺在广西的建设：

1、在梧州方面：

应从他未任建设厅厅长以前驻军梧州时谈起。

梧州，地处浔江和桂江的汇合点，系广西的门户，与香港、广州有轮船往返，半日可达。不论文化、教育、工业、商业，均得风气之先。但在陆荣廷统治时期，不事建设。陆下台以后，连年纷乱，就更无建树可言。1924年冬，伍廷廉移驻梧州后，先着眼于梧州的市政，乃商同有关方面，设置梧州市政工程处，负责扩大街道，改建各主要街道和沿街舖店房屋，修筑沿江河堤码头，拆除旧城墙，把城基地面建成街道等项工作，并由所辖驻在市区部队协助，开辟北山公园，（在市区背后）。在北山顶建筑一座中山纪念堂，外面全饰白色，显得非常清雅肃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筑的中山纪念堂，除在广东省第一座外，这就是第二座了。后又在北山公园东边的一座小山上，建立一座无线电台，插入高空，它与北山上饰白色的中山纪念堂，即在二、三十里以外望之，还隐约可见也。

2、完成全省公路干线方面：

他在广西的三年，是由1926年夏至1929年夏。

在1926年以前，广西的公路，只有南宁到武鸣的一小段，那只是供陆荣廷个人使用的。（因陆是武鸣人）。而南宁到梧州虽有修筑计划，但并未实施。陆荣廷下台后，1921年至1924年间，广西“乱红头”，“遍地红”，混战数年。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他于那年秋，由梧州移驻柳庆，受命兼柳庆清乡督办，肃清土匪后，即着手地方建设。由于柳州居广西中心，他以交通为前提，首先开辟公路。广西民

政署任他兼公路总办。他重视科技人材，聘请留美学者盘珠衡为工程师。急于11月14日兴工，他亲自负锄率领部下和群众，铲平鱼峰山脚南面荒地，（今工人医院），为公路起点。首先开辟由柳州至石龙一段，全长58公里。次年（1926年）9月20日通车。该柳石路可称广西公路先锋。后来他于1926年夏任建设厅长，（已见上述）即于9月20日开始分段兴筑柳州至河池路。1927年6月1日柳庆段通车。庆远（宜山）到河池段，则于1928年6月30日通车。另于1929年10月1日兴筑柳宾路（由柳州经大塘、迁江至宾阳），该路于1927年5月31日通车。又于1926年12月兴筑柳三路，（经长安〔今融安〕达三江）。1927年8月10日，柳州至沙埔段通车。又于1927年兴筑柳淩路，（由柳州经石龙至桂平大淩江），先筑该路柳石段，通车日期已见上陈。又于1927年兴筑柳桂路。9月8日开始测量，继而施工，至次年6月24日该路柳榴段通车。又，计划在柳桂线上由荔藩邕平乐支线。

当上述各路通车后，广西省政府建设厅曾于柳州设柳庆迁石公路管理局，以加强对公路的管理，并任李巖（号陆生）为局长。

以上是伍廷胤以柳州为中心，建设公路概况。

另一方面，则以南宁为中心。由于当时的省会在南宁，首先修通柳邕路。次及于柳邕路上的宾阳至黎塘，经贵县、兴业、玉林、北流、容县、岑溪以达苍梧之戎圩之线。又从南宁向龙州、百色，修筑邕龙、邕百公路。

全省公路，经建厅主管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全盘规划，采

取分段“随测随筑”，分配地段民工，由公路附近各县乡村抽调，逐段负责完成等办法，在三年内基本完成本省公路干线。

3、筹措筑路经费

兴筑公路的经费来源：（1）1925年（民14年）柳庆清乡时期，系以融江、龙江两河收入的护商费开支。（2）1926年建厅成立后，由公路所经各县，按照田赋数额附加，征收筑路费。以三年为限，解决全省公路建筑经费。

4、征派民工

沿着开辟的公路两旁各三十里内居民，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丁，除病残者外，均有应征修筑公路之义务。并曾公开宣布，在公路完成通车时，组织“运输公司”，规定民工每天工资四角，除当天发给每人壹角五分作伙食外，余二角五分，集存为各人的股份，以后发给股票，凭股票向“运输公司”分领红利。但于1929、1930两年的广西在军阀混战中，陷于破碎，事过境迁，终成骗局。

5、创办农事试验场

伍廷颺认为要增加省府收入，就得在农业生产上，应用科学方法以增加农业的产量，改善它的质量。遂在1927年春，创立广西农事试验场于柳市北郊之沙塘村。从事优种、肥效、水利、气象、耕种等试验。罗致些科技专家，如陈大宁、岑楼等来负责研究、试验、改进等项工作。最先使用拖拉机在沙塘、无忧、石碑坪开荒种植。后来广西大学，即以该场的设备及其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设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成为我国南方研究农业科学的高级学府。

6、创办林场：

(1) 沙塘林场，首先建立苗圃，从菲律宾引进油加利与台湾相思等树种。今沙塘林校，即在当年造林范围，现有林地面积1万4千多亩。

(2) 狮子岩林场

即今新兴农场。于1928年创办，进行育苗造林。聘中山大学毕业生梁爱唐当主任，亦都粗具了规模。

7、开发矿藏

1927年春，在建厅下组成广西锡矿股份有限公司。除政府投资外，并向民间招股。在当时来说，资金尚较为雄厚，设备亦较完善。年产锡虽不太多，（约三、四万吨），但经梧州、香港运销国外，换取不少外汇，成绩还可观。为后来规模扩大，产量增加，设备更为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8、移民垦殖

广西人口的分布：东南稠，西北疏。东南各县中，尤以北流、容县、岑溪三县人口密度为最高。他于1927年发出移民的号召，动员各该县人民结合他们的志愿，进行登记。并由建厅设立垦荒局，制订具体办法，如：规定由原住地迁至定居点的一切旅迁费，全部由当局发给，到定居点的住房，由当局建造，不收一切费用，拨给各户居住，耕牛农具及第一年各种农作物种籽，均由当局免费供给等等，都订了优待移民的办法公布施行。又在沙塘村的西北面，利用有利地形，修建了一座中型水库，以灌溉石碑坪、沙塘一带的田地。在较妥善、周到全面的安排下，于1928年春，第一批从容县迁

来的移民定居在无忧村；北流县迁来的移民，定居在石碑坪；岑溪县迁来的则定居在沙塘村的西北面。（今名垦村），迁来的人们定居下来后，都高兴地能就地去开垦荒地。先种植一些蔬菜，以供日常食用，然后在旱地里种木薯、小米、红薯等等。最后在水田里种稻谷。他们后来都生活得比以前好。从这件事足以证明，他的移民垦殖措施，使地尽其利，和相应改善一下人民的生活，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惜只办了第一批，到1929年夏，他即离开广西，没能继续再办。

9、创办广西酒精厂

1928年在鸡喇（今柳州机械厂范围）创建广西酒精厂，委任留德学者张季熙为厂长。办来德国禅臣洋行产品蒸馏机，日产量为一吨。于他离任后的1931年，生产酒精为98度，比广州产品还高两度，所以在广州也能推销。有借助他所创建的基础发展的。

10、创办工业专门学校

培养建设人材。他出任建设厅长后，即提请省政府批准创办工业专门学校，设有土木工程、测绘、探矿、冶炼及机械制造等专业。毕业生资格，等于大学里学习两年的专科。可惜至1929年夏，因广西政局动乱，被迫停办。但在该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也能为广西的建设事业，多少贡献相当的力量。

他又能广罗科技专门人材，如聘任高元勋为工专校长。此外，凌鸿勋、袁梦鸿、陈忠、李陆生等较有才能的人，均被延揽。

11、创建柳州公医院和图书馆

于1926年，将东台路东端河岸上的天后宫（原所谓“供奉女神天后娘娘”）改建医院。从此柳州创立了柳江公医院。从广东夏葛医学院聘来彭端萍医生，1927年院长张剑青北大医学院毕业。还在长安（今融安）设分院以丘美水任分院长，宜山分院以姚若炯为院长，同年，又在城内东北角创建柳州图书馆，（现公园路幼儿园及公园小学之间），成为当时最大面积（600M²）的一栋砖木结构的其中全无间隔的三层楼房。

12、建设柳州市政方面

他首先着重河南方面。1926年即勘测鱼峰路（由鱼峰山脚直向河边），和河南路（沿河南岸由谷埠西后街北端起，经谷埠街口，东至驾鹤山下；今名驾鹤路），随即修筑路基。又修筑两岸汽车渡码头，南岸由河南路西端斜坡下至麻风湾水口，北岸由今航运码头上边起，连接小南路南端。以利汽车行驶和渡江。

鱼峰路、河南路路面宽达30公尺。人行道上建骑楼，路中央种树，两边为车行道。其规模之大，当时为国内外所称赞。

13、处理火灾善后事宜

1928年秋，柳州遭大火灾。不日，组成柳州火灾善后办事处，伍主其事。其措施：一、向国内外募集救灾捐款。二、铺设鱼峰路、河南路路面。三、建设鱼峰路有骑楼式的公铺，并由路的北端起建筑第一批西边骑楼房。四、为了吸取大火灾教训，在第一批骑楼房对面创建消防队部（今粮

店），并规划第二批（鱼峰路中段）、第三批（二批对面）骑楼房。五、号召小南路被灾商店迁来鱼峰路恢复营业，从而发展河南市场。

在大火灾后，西南半城内外公私建筑，全化灰烬。为了扩建街道，拆除城垣，与河南建设拆迁民房，征收筑路受益费的种种措施，民众难免没有意见，如罗天昌、秦选斋、高景纯等，一些拥有大量房地产的房地产主，便起来反对，几经刘克初、张任民、陆希澄、钟震吾等劝解，幸未闹成事件，后得顺利进行。

虽因政局影响，被灾商店南迁未果，但第一批公铺及消防队都与鱼峰、河南两条大马路已先后完成。

14、亲自指导视察农事

他任建厅长时，除在南宁建厅里统筹规划全省的各项建设外，还不时到柳州居住，以便亲自督促指导当地县府加速柳州市政的建设。他在沙塘公路边盖了一间房子，作为到沙塘视察指导农事试验和三县移民工作时的临时住所。这间房子，到后来他由浙江回来以后，才稍加修整扩大，作他晚年的住宅。

亦可见他当时对农事试验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但他有犯错误的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在柳州五月间开始搜捕地下共产党人。地下支部书记陈岳秀六月被秘密逮捕送走、七月正式成立柳州州清党委员会。九月十三日半夜，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柳州的工农妇女运动，亦被破坏殆尽。共产党员熊秀民（柳州

人)在柳被反动派枪杀,刘策奇(象县人)、王振奇等在南宁先后被反动派杀害。九月间在苍梧中学后山,还牺牲了七人。其中有陈丽卿(梧州人),是侯励镇同学的妹妹。

伍廷颢身为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不到能其罪责的。

丙、伍廷颢在浙江情况:(1933年夏至1936年冬)。

1932年冬,他奉派往日本考察建设事业,1933年夏回国,在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的1933年夏,他出任浙江建设厅长,他对公路交通建设也抓得较及时。根据浙江地形,杭、嘉、湖、宁、绍一带是近海平原,铁路公路早已畅通,惟与安徽、江西、福建相邻各处,则多系山岳、丘陵地带,修筑公路,困难较多。如永康到丽水的线路中,即有一段开凿石山修筑的单行道。上是石山盖顶,下是凿开的石方路面,里侧是石壁,外侧是悬崖,两头入口处,设有警岗亭,一头有车来,即须用电话通知另一头,不让汽车随便进入。

当时的陆上交通,与江苏、上海方面,有沪杭铁路;与江西方面,则赖浙赣铁路。其他西北部与安徽、南面与福建,公路尚未通车。他先计划以杭州、金华、衢县三处作重点,先修筑杭州直达南京的公路,不绕道上海、苏州、无锡各地,既缩短了途程,又可免上海被敌人侵占后的威胁。同时又从杭州、金华、衢县向安徽东南部的广德、宁国、屯溪各处沟通公路。南面则由金华起,修筑经永康、丽水、云和、龙泉以入福建的公路。又修筑从丽水经青田到温州的支线。并扩建温州港,使它成为对外输出输入的一个港口。都

足见他为发展国家建设是有策略的。

当时杭州，以盛产丝绸著称。由于杭、嘉、湖、宁、绍一带近海平原的广大民众，多从事蚕桑业，而且勤劳智慧，精织丝绸。惟过去多以手工操作，因而产量与质量，都不免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到浙江以后，即号召推广种桑养蚕，并倡导机织机绣，使杭州的丝绸，不但产量逐年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亦大为提高。

又根据浙西与安徽南部接壤，浙南与闽北连界，这些丘陵地带，土壤、气候，均适宜于油桐、茶叶的生长，他乃大力推广，因而使油桐、茶叶的产量，亦大大增加。

这些经济作物的推广，不但增加民众的收益，改善了生活，且因属出口物资，又为当局换取不少的外汇。

由于他在广西和浙江任建设厅长期间，对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较优异的政绩，所以当时国民党当局与新闻界评价均较好。

丁、伍廷黻在湖北情况：

他在湖北一年，由1936年冬至1937年冬。当时的中央政府，把伍廷黻调到湖北曾任建设厅长。

湖北，是我国心脏地区。平汉、粤汉两铁路，均以武汉为终点。长江则自西来经武汉而东去。汉水从陕西入鄂经襄樊到武汉，而入长江。故湖北的水陆交通，均极便利。武汉实为全国交通枢纽。省内的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于水利和航运，均得天独厚。故武汉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首。他到湖北后，审度形势，首先在建设厅下，设立航运处和农业研

究所。航运处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省内各处河流、湖泊的航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造各种船只。必要时把各种船只组织起来，为完成某一项任务而服务。

农业研究所的工作，则主要是研究有关土壤、气候、水利、施肥及良种的推广等。他先抓水稻问题。因为湖北是盛产大米之乡，改进水稻，自然就特别重要了。从他在广西创办农事试验场和在湖北设置农业研究所两事来说，可以看到他深为体会到农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因而他颇重视农业的发展。在国民党官僚中，应当客观地说，他比较是一位实干家。

戊、伍廷颐重返浙江情况（1938年至1946年）

“七·七”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于1937年8月13日，再次派遣侵略军进犯我上海，经过三个月的剧烈战斗，上海终于沦陷。12月中旬，杭州、南京，又相继失守。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黄绍竑与伍廷颐均对军事、政治具有一定经验和领导才能，又认为他们在浙江的各项建设，都取得较良好的成绩。故于1938年1月，乃又将他们两人，调回浙江，仍分别任省政府主席和建设厅长。这时的浙江，已处在抗战最前线，一切行政和建设，都应服从于抗战的需要。

杭州既已沦陷，乃迁省政府于永康县的方岩，建设厅则迁到更南边的丽水，准备随时都可能有更困难的处境。为了适应抗战前线的需要，在他这次重返浙江后，侧重办了下述两件事，

（1）建立兵工厂支援游击队：为了有力支持在前线和

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游击队的需要，乃大量罗致从上海、杭州等地撤出不愿受敌人统治的爱国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在丽水南面的碧湖，建立一处兵工厂，专门制造步枪、机关枪，和他们所需用的弹药。大大充实了江苏南部和浙江沦陷地区游击队的力量，拖住了敌人不少兵力，而龟缩在宁、沪、杭一带。从而减轻了后方的压力，协助国民党正规军在浙赣铁路线上的防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经营，和顽强战斗，使处在抗日最前线的浙江，敌人不敢深入进犯，只龟缩在杭州嘉兴一带。人民群众也能得到比较安宁地生活下来。

(2) 设立油、茶、棉、丝管理处以改善农民生活，和增加外汇收入；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及南部、福建北部，向来盛产桐油、茶叶。杭州的龙井茶，则更是闻名中外。杭、嘉、湖、宁、绍一带近海平原的丝绸，亦均素负盛名。江西的棉花，产量不少，除小部分供国内使用外，多从上海运销国外。自“八·一三”事变，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后，无法出口，不但不能换取外汇，且农民收入，大大减少。国计民生，深受影响。1939年，伍廷雍乃与当时的中央资源委员会洽商，由资源委员会与浙江省政府合办，设立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地址设在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所在地的永康县。中央派他兼任处长。下设桐油、茶叶、棉花、丝绸四个部，各部主任③分别主管这四种物资的收购、加工，运输、销售（主要是出口外销）等业务，并在淳安、兰谿、温州等地设办事处，直到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的那些年月里，在兰谿、金华、永康、丽水至温州的公路上，随时都会看到成群结队的驮马、马车或汽车，为运输各种物资而

来往奔驰。温州港口的码头附近，待运的桐油、茶叶、棉花、时时堆积如山。这样，农民的生活改善了，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对外贸易及从而得的外汇也都增加，社会的秩序也就更为安定。这就为前方的抗战，提供了良好的胜利条件。

他自1938年1月重返浙江，至1946年春离去，任职计八年有余，略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而浙江又处在最前线，各项工作的艰巨和复杂，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在艰苦复杂情况下，所取得政绩不少。上面所述，仅摘其中较重要两项而已。

己、伍廷颺转回广西情况

他于1946年春离开浙江以后，即转回广西。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和美援救济总署广西分署，都请他担任顾问。他定居沙塘。他的三姨太管家，家里熬酒养猪，参加渔牧合作社。

他不时到广西大学农学院与无忧村、石碑坪、沙塘几处的移民村落，水库和柳州的街道、桥梁、公园以及市郊的铁路、公路等处作前后的对比，以增阅历。

伍廷颺在沙塘住宅（现公社使用），建筑朴素，既不像封建官僚的大公馆，又不像国民党中上层人物的洋楼，颇似普通民房。他的妾氏虽在市内天星巷、培新路码头、柳江路私自买有房屋各一间，但土改后，都不存在了。他在浙江任上，曾在永康、丽水和碧湖镇三处建立住所，但都是茅屋。这是他在抗战时期因陋就简，和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以抗日。

他在沙塘定居后，已不担任政府的什么实际职务了，但

他与亲友乡邻仍常常谈及，他将尽有生之年，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后来，在他的倡议下，得到省府和当地专署、县府以及当地民众支持，先后在沙塘搞起水利工程，修筑沟渠，利用水库扩大排灌范围，使受益田地农作物增产；又要来废旧发电机，建设水力发电，借尚未成功；并创办淀粉厂，组织渔牧生产合作社。为人民搞好这些工作，并罗致专业科技人员参加。对地方的生产建设，贯彻始终。

1947年冬，他当选为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次年春去南京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伍廷颺是当年广西省农会选举他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伍廷颺1950年春，患病在柳市，医治无效而回沙塘，于3月18日逝世。终年58岁。有妻妾四人，子女共13人。

注：①侯加麟系广西岑溪人，现年七十七岁，伍廷颺妹夫。

1939年在浙江建厅油茶棉丝管理处当科长，并任过浙江省县长，省政府秘书、科长及中央内政部视察员等职。

②任伍廷颺的参谋长。

③桐油部主任刘宝琛，广东人，留美专家。茶叶部主任费洪年，浙江人，著有几本有关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学者。棉花部主任冯和法，社会学学者。

覃连芳生平简介

提供资料：黄秀颖 黄健荣 林耀华 覃有用
韦建章 刘 雄 伍于捷

补充整理：梁镇海

一、他的出身

覃连芳字武德，生于前清光绪廿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乙未十一月初三日。祖籍湖南衡阳县，其先祖早迁广西马岭，后迁柳江县百朋乡金陵村。乃父名魁元字伟棠，前清秀才、业塾师，有妻三房，共生七子三女。他为谭氏庶母所生，排行第四。幼随父读，颇勤奋，稍长，进马平县立两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桂林陆军小学，与李宗仁为先后期同学，继而升入武汉的湖北陆军中学。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曾参加新军与清军作战。民初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

二、他的戎马生涯

一九一八年曾到广州七总裁府中当中尉差遣，后转回广西任省防军连长，继入南宁讲武堂任区队长、中队长等职。广西“民十政变”期间，投入刘震寰部任统领，随军驻广州，因其三哥覃连升在沈鸿英部任职，他们兄弟间互有往

来，被刘震寰疑为通敌，将其扣留，获释后，适新桂系集团已形成、投向李宗仁部被委任为营长、纵队司令等职。

一九二六年夏，广西出师北伐，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覃连芳任通讯大队长（营级、辖三个连），同年九月，第七军到达江西德安，与孙传芳部发生缴战，该军第九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委覃连芳接充。尔后，他的军事才能得以施展，逐渐受到上司重视。第七军改编，他升任付师长，由于他个性直爽且傲慢，与白崇禧常有齟齬，遭受排挤，遂萌出走之念，后得李宗仁转圜，派他赴法国留学，进入央星诺斯航空学校机械班学习，学成回国，任广西护党救国军教导团长，继升教导师长仍兼团长。一九三〇年，桂系与张发奎第四军会师在湖南遭蒋军击败后，覃师在衡阳派出唐纪一个营掩护第四军撤回广西（后来张发奎对覃连芳及唐纪均甚好感）。接着蒋军以朱绍良、毛炳文二万余人兵力入犯平乐一带，覃连芳以一个教导团的兵力，将朱绍良、毛炳文两个师击溃，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干。战后改编组织，覃升任为第一方面军第七军二十四师师长。

1931年，第七年调防柳州，24师随之抵柳。1934年红军长征，秋冬间经过桂北，蒋介石曾电令李、白要与湖南何健配合蒋所派遣追击的周浑元、薛岳等部夹击红军，但桂系认为红军不会在广西滞留，慎防尾追之蒋军乘机渗入广西。于是派出第七军、第十五军作尾随红军的战略，未与发生较大的战斗。覃连芳所率的二十四师参与了两次行动，但在军次贵州边境时，他却纵容了官兵抢购烟土，大发横财。

覃连芳在任二十四师师长时，以为七军军长廖磊以及李

品仙，对创建广西和捍卫广西并无一点汗马功劳，常发牢骚说“他们拿皮包由湖南回来做官，当军长”。他总认为自己对广西大有贡献，屈居其下，是不甘心的，但他不了解在北伐战争将结束时，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在北平，蒋介石密令唐生智（第八军长）要扣留白崇禧，幸得第八军的将领廖磊、李品仙、叶琪等人几经周拆才把白救出回到广西。白为了报救助之恩，才予以优厚待迁，覃对他们傲慢亦间接开罪于白崇禧，因此他这师长也呆不下去，于一九三六年初辞职，由韦云淞接任，他则调任广西全边对讯督办。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桂系李、白，在全国人民抗日的浪潮推动下，亦着手进行广西的抗战部署，先后组建了三十一军和八十四军。三十一军军长由原校教育长刘士毅充任，该军辖一三一、一三五、一三八，三个师。覃连芳被委任为付军长兼一三一师师长。同年十月该军出师北上，到达淮南，归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

一九三七年南京失守，一三一师当时已调到合肥。继而明光沦陷。一九三八年一月，一三一师由合肥开赴怀远参加淮南作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蒋介石盲目组织徐州大会战，集结于徐州地区的六十万军队，被敌包围，情势危急。李宗仁仓促召集军政会议，白崇禧、汤恩伯、廖磊、李品仙等出席会议，商讨徐州突围大计。突围时，战区司令长官部先由第七军掩护，由缩县符离集到达瓦疃集后，长官部改由一三一师掩护，由该师391旅782团3营9连（连长蒋道宽，现任柳州市政协委员）担任前卫，突破涡河日军封锁线后，长官部经阜

阻，固始，到达河南潢川。

徐州突围后，覃连芳升任四十八军军长，隶属李品仙的十一集团军，在湖北应城一带打游击。十月，日寇占领武汉，五战区退入樊城，覃连芳亦率军由应城突围到达随县。一九三九年四月，日寇为了巩固武汉外围，集结了精锐部队企图占领随、枣一带。覃率军投入、随枣会战，他指挥该军在襄阳、花园公路东段，重创西犯日军，迟滞敌军西进，并掩护五战区完成包围部署。枣阳一役歼敌千余，石桥伏击战（参与部队系该军一八九师五六五团一个营）又歼敌步骑四百余，日军为之胆寒。九月会战胜利结束，敌军败退。覃又自认为资历、战功皆高于李品仙，他们内部矛盾就日益加深。

八十四军驻扎于老河口附近时，一天，李品仙召集该军部份官兵训话，覃连芳陪李在讲台上，在训话时，李对八十四军的战绩不但不予表扬，反而大骂该军军纪败坏，说什么“发、扬、光、大。”（是该军的各部代号。）简直是“奸、淫、烧、杀。”覃在台上的态度对李表现极为不满，李的训话亦草草结束。李品仙与覃矛盾已经激化，事后覃对师、团长发泄说：“我覃武德是不怕老虎咬的，你们放心。”

此后不久，蒋介石有命令到达五战区长官部，将覃连芳撤职查办。李宗仁见他桂系立有殊勋，为了顾全他，不完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为将他免职，调到长官部任高参，谁知他不理解李宗仁对他维护的苦衷，反认为李有意捉弄他，大发牢骚离开八十四军，奔向重庆。李宗仁在发出免职命令后，曾亲往途中迎接他，欲当面解释，但他早已过去，李随

即叫郭德洁和兵站总留石化龙乘专车追赶，跟上时，将李之意转达，但他不听忠告，仍咆哮盛怒，当着郭德洁谩骂李宗仁对他负义，与李出生入死，全不念他一点积劳，拒不回长官部，扬长而去。从此他脱离了桂系集团。此事系黄武（原五战区兵站总监科长）在1948年回柳时，谈到覃连芳脱离桂系经过。黄还说，当石化龙追赶覃回后说：武德完了，并说了上述经过。我（梁镇海下同）听黄说后，因覃适值竞选立法委员，恐此事对他竞选不利，邀黄去见覃说明此事。他听后仍拍台大骂：我在徐州突围，几个月无粮饷接济，抢点老百姓的东西来食，还不应该？！并还说：“我不但骂他”（指李宗仁）我还写了一封信给他，内中有这样的句语：“随公数十年，公待我如家仆，召之则来，挥之即去。这就够他想了”。

三、脱离桂系、向蒋介石投靠。

覃连芳脱离桂系后，到了重庆住在一间很小的旅馆，被蒋介石的特务侦知向蒋汇报。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使他在桂系起分化作用，对他甚为优迁，安排他在南温泉陈果夫、陈立夫的小洋房居住。在此居住期间，胡宗南曾欲邀他去做该集团军付总司令，被白崇禧得知，派人警告他，因而不敢去做。后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两期大队长之职。

一九四一年，重庆当局组织军风纪巡察团前往各地检查，军政中违法乱纪之案，巡察团主任一席，逐鹿者不知多少。而蒋介石特要覃连芳出任西北军风纪巡察团主任，该团成员中，现职上将的有五人，而覃官职原是中将，特许以上

将衔，以资领导。行前，蒋曾召覃面谕：“凡军政中一切恶习及贪污不轨者，除司令长官和省主席外，均可由巡察团主任裁决处置。”覃连芳不理解蒋介石是故作姿态、敷衍舆论、他衔命而去，就在西北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当时国民党军政中的官员，营私舞弊，发国难财和贪赃枉法者，多不胜数，覃连芳毫无顾忌大开杀戒处置了一大批人，因此受到国民党中如孔祥熙、黄埔系等军政权要，群起而攻之。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只得将覃连芳召回，问以滥用职权之罪，撤职通报全国，永不录用。从此覃连芳退出了官场生涯。

四、脱离官场后蛰居柳州。

覃连芳被撤职后，在重庆逗留不久，回到故乡柳江县，意志消沉，在原籍百朋乡金陵村不远搞水碾，又在市区开设芳记锯木厂等，经商活动。平日闲住芳园中接待亲朋故旧，他为人豪爽，平易近人。如越南胡志明、阮海臣等国际友人，都是他芳园的常客。

在一九四四年约七月，日寇大举南犯，广西势将沦陷，蒋介石曾恐覃连芳遭敌利用。是月的一天，突派特务头子戴笠带着几个特务到达芳园，挟执覃连芳马上登机飞往重庆，他要求上楼取带行李、戴说：不必，到重庆难道还愁没有行李吗？当戴来前，他是与刘栋平对坐闲谈的，他见到戴笠逼他到重庆，如此紧迫，吉凶未卜，随叫刘栋平同车到机场，在车上他在日记本上，如同遗嘱样的写了留给家人应办的几件事，交刘带回家，即与戴笠同机飞到重庆，仍安排住在南温泉，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能自由转回柳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越南保大回到西贡，胡志明的劳动党势力控制越北。覃连芳回柳后，阮海臣打算回越南南方建立政权，曾向覃连芳求助在中国组织两师兵力。覃对人说，如果要去帮助对付帝国主义，就义不容辞，而去与胡志明作对，大家都是朋友，不愿意接受阮海臣的请求。他表面虽这样说，其实他已经心动，暗中打算召集过去他胞弟覃连衡在抗日时民军游击队的人马，如来宾的江毓秀、柳江的韦铁等。风声传出去，连衡、韦铁等都在准备出山。因覃连芳此举得不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同意，不敢妄动。他二哥覃采如，不知底细，还催他尽快干起来，好得携带家乡子弟有发展出路，他才把真实情况吐露说：你们莫要认为打仗总在胜利方面着想，如果打败了，连广西都退不回来，那就不可收拾了。虽然这事搞不成，也说明了他与阮海臣的关系实况。

五、竞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失败后，脱离国民党的经过。

覃连芳自抗日胜利后回柳，深居简出，但仍不甘寂寞。在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选举立法委员，在广西柳州专区方面，已内定张任民为立委候选人，黄旭初以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密令各县政府及各县党部要全力支持张任民，（张已辞掉广西省保安付司令职而来竞选的）。但覃连芳硬摆开阵势与张任民竞选，他太天真地以为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如在柳市内他是机器工会名誉理事长，公私汽车工人拥护他；（如有一次，柳州日报副刊中有一篇文章称汽车司机为“汽车夫”，激怒了汽车司机，欲捣毁报社，并找主持

人说理，嗣因得覃出面调停，事态方得平息。)他又是湖南同乡会的名誉会长，及私立克强小学名誉校长，支多数同乡支持他；他在乡间更有声望，俨然是乡派的领袖，当然得到大多数乡民的选票；他又是在乡军官会的名誉会长，这些在乡军官，不但踊跃支持他，还主动分赴各县联络他的旧部，鼓动宣传，他本人亦到宜山、融县长安各处作竞选游说。竞选的几个月中，他坐镇五楼、(他的公馆、当时为柳市最高之楼房)接待各方面到来助选的人，招待费用，不知花了若干？正当与张任民竞争到白热化时，突然满街出现韦英杰(柳江官籍人)散发的毁谤覃连芳传单，说覃过去依仗势力，谋害他的兄长，侵夺他祖遗水碾。虽然经过诉讼，韦英杰被柳州地方法院，判诬控毁谤罪。使覃连芳声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了。

正当张、覃竞选激烈之时，适覃异之由南京回乡经过柳州到培新路建基行见到唐纪，谈到张、覃竞选立委事，覃异之说，闻中央欲覃连芳放弃竞选立委，愿给他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唐纪将此事对我说，希转达于覃，我邀唐一同前去对覃连芳转述此事，他听后又大吼起来，说：“过去我当师长时，程××仅当司书，于今都当中委了，现在我还去当中委。”因此可见当时的中央以至省府都不支持他竞选立委的。当时的二区(即柳州)行政专员是林茂(桂系特务头目)严密执行省当局交给的任务，故覃的胞兄覃采如正任着三江县长，梁镜(系乡派人)任着柳江县党部书记长，都不敢支持覃连芳的竞选。

在临投票两边助选的人，实在闹得不可开交，唐纪邀集几位地方人，并请张任民和覃连芳来谈判和解，结果在体育

场召开群众会议，他两人同到台上，张任民亲书标语“请选民热烈投覃连芳将军的票。”覃连芳亦亲书：“请选民们热烈投张任民先生的票。”虽然覃连芳，在野竞选声势很大，到场投票的选民，机器公会派出汽车，只要你说是投覃连芳的票，即免费乘车送去。这气氛是够热烈紧张的了，但选举揭晓，张任民获选，其中奥秘，亦不难想像的了。

由于以上所说覃连芳竞选立委的失败，感到国民党、桂系对他冷落、不信任，兼之他表姐李荫菁经常在旁怂恿说是国民党既不信任你，不如参加民社党（该党早已有人与覃联系）还说：民社党没有军事人才，如果你参加了民社党的话，将来各党派参加组织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你就是当然的代表了。这样就促成了覃连芳脱离国民党的决心，他亲笔写信连同党证寄给行政院的秘书长甘乃光，帮他向中央党部申请脱党，交由他四姨太钟文英去投邮，在投寄前钟对此事有怀疑，拿这信去参议会给刘仲辉看看，刘看后即向覃劝阻，遂暂停送发此信，不久他还是坚持将这封信发出，脱离国民党后，即加入民社党，成为该党广西省党部的书记长。

六、出走香港前后的情况。

覃连芳闲居在家，乡间有田园水碾，城市有铺屋出租，本身还得到民社党的俸贴，以及芳记，英记锯木厂营业收入，（后来该锯木厂已被其亲戚段华昆经营失败了），生活是很优裕的。由于他为了广交四方“豪杰”挥霍无度，尤以在竞选立委时亏空颇巨，更为了赢得舆情，以私人投资用机器工会名义办了《立言报》。又办过《柳江日报》（社址在

东门街)，但出了两期就停刊。后来，覃支付累累，手头拮据，先后把芳园卖了一半给中国银行，柳江路一间铺屋卖给叶日青。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南京，李宗仁被迫退至广州再乘飞机回桂林，当时柳州一帮好事者闻讯，怂恿覃连芳到桂林迎候，他本来揣度不能去的，但这些友好敦促并在董太和处设宴饯行，并买好车票，他去了回时说：当李宗仁下机时见到我在欢迎行列中与我握手，可是郭德洁反而奚落我说：“武德兄你也来了。”我说：“我与总统是总角之交，我们相交时，不知你还在那里，你敢说：我也来了！甘介侯在旁见到此情景，忙用话叉开。”覃连芳当时是扫兴而归的。

一九四九年约四、五月间，刘为天（是国民团长，曾做过覃连芳旧部，已起义靠拢共产党）曾秘密向覃连芳动员，投向共产党，当时覃思想徬徨，举棋不定，没有勇气和决心投靠人民。“此事，后来在一九五〇年，系刘为天亲向刘仲辉说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覃连芳有旧部，突由桂林赶来向他密告说：李品仙在绥署秘密会议中要把他干掉，他感到梁瀚松已被李品仙干掉了，很可能会遭李的毒手，得讯后连夜找到他二哥覃采如商量出走事宜，因他身边一时缺乏现金，恰他二哥刚出卖培新路一间房屋给眼科医师徐延安，得到屋价黄金八十两，给予他两条黄金（约12两）第二天偕其四妾钟文英及其所生之幼女，乘飞机直达广州，转出香港。因他仓惶出走，身无储备，不久叫钟文英转回柳州，原拟出

卖太平洋酒店，因该店系覃元配董氏夫人兄弟董静山租用营业，不便收回出卖，只好协商由董静的弟弟岐山承顶覃连芳所剩残破了的芳记锯木厂，董给价黄金卅两及出卖了谷埠街两间铺屋，得了一笔资金，钟文英则转往香港，覃连芳有了这些本钱在香港住居在弥敦道洗衣街一八一号。参加了南国酒家一份投资，暂以用来维持生活。

董岐山出香港探亲，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来信，说是已会见覃连芳之遗孀钟文英，据钟氏谈到覃连芳在柳州临解放前及出港后两三事：1、国共双方在徐州战役后，当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来信，信首称武德学长，信末称弟墨三（顾祝同的号），内容大致是讲这次作战的经过，兵团司令黄维阵亡，拟请他前往接替遗缺等。覃连芳接信后说：这是兄弟阋墙，自己人打自己人，我是不会再去干的了。当即发信给顾祝同，表示不愿去任职。2、覃连芳到达广州的当天，往谒李宗仁，李对他说：你来的正好，我这里缺人用，你愿于那一部门的职位？由你选择，大家干一轮再说。他向李表示有病，须得治疗。李见他一时未肯答认，就说：好吧，你考虑一下，明天我这里请客，请你来陪客，以后再慢慢商量吧！他辞出，第二天就买船票准备赴港，行前打电话向李辞行，李问他能否慢一天走？他答复：一切手续都办了，不能再等。李又问他：需要些钱吗？他说：我有，不需要了。他在穷困之下，不受李的高官厚爵和金钱而出走香港。3、在一九五一年朝鲜发生战争时，台湾方面，郑介民（系蒋介石的特务头目）派了专人到香港去接他到台湾做事，他亦婉言谢绝。

一九五〇年覃连芳曾以亲笔信致克强小学老师冯健南

(因覃是克强小学的名誉校长，故致冯信)写道：“祖国现已解放了，从此我们民族可以扬眉吐气，不再受蓝眼睛、红头发的气了。”这信是钢笔写的，冯健南拿来向他的亲友传观，我曾亲见此信。

覃连芳一九五七年老死于香港，他的一生，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述，但由他被迫离柳出走香港的二三事表现来看，其晚节还是有可称道之处，可惜他没有决心站到人民这边来，但他临终时还能怀念祖国，遗嘱将骨灰带回家乡安葬。一九八二年夏他的骨灰运回柳江县百朋乡金陵村安葬，得到祖国地方各级领导的支持，这总足可慰他平生的一点的。

七、补遗。

1、覃连芳有妻妾五人，元配董氏，生一子名德德，在抗日时，他还在前线抗战，其子未成年因患白喉病，被庸医误投药剂致死。二妾刘氏，(婢女收房)无生。三妾李氏，生一女，因失宠跳桂林独秀峰自杀。四妾钟氏为最受宠者，生一女，现仍留港。五妾蓝氏(婢女收房)生一女。解放后，刘蓝两妾已改嫁，元配董氏，于一九七六年老死于柳州市曙光东路。

2、覃氏生平除爱好骑马，打猎，游泳，驾驶之外，还能从事木工和修理机器的操作，更难能的他虽身为武人，但诗、书、文均娴熟；为他竞选立委的宣言，他不用人代笔，亲见他疾书立就。又为他姐夫刘扬庭因虞××烟土案，当时马平县长张春霆误将刘逮捕入狱，后由覃营救出狱

不久病故，他对此事，甚为忿恨，作一挽联挽其姐夫。联曰：“世间竟有此昏官，挾诸狱门教愤死，地下倘能逢阿姐，道俺兄弟尚平安。”又如他三妾李氏跳山死后，在独秀峰上曾镌石题：“血斑泪痕”四字，并提有七绝二首悼念，其一：“独秀峰前古镜城，风流散尽草横生；而今凭吊漓江水，尚作凄凉呜咽声。”其二：“欲写环亭泪满腔，天涯觅尽忆飞双；缘何枕畔香消尽，几度惊回月满窗。”诗意缠绵悱恻，似非军人所作。他的书法仿康南海笔意，苍劲有力，过去柳侯公园门匾、柳侯墓碑，及纪念塔，亭联等皆为他书写，此外，灵泉古寺的门联，曲园戏院的长联，以及商店招牌等，留下墨迹不少。

3、覃连芳任二十四师师长，1931年驻防柳州后，曾兼任柳州市政建设处长。开辟城内马路，大刀阔斧，摈除很多阻力。他主要的开辟了由西大路起，连接庆云路、直通东大路、贯穿城外东台路（即今中山西、中山中、中山东路）。

1932年修理柳侯公园。将范围拓宽，园门东侧征用秦选斋十数间民房，东北角向湾塘延伸，建筑头门，仿佛山祖庙的一度门造型，门前由海南购买两株蒲葵树种植。修整罗池。重建柳侯墓。建立七军阵亡将士纪念塔（1950年改建为解放柳州一周年纪念塔）。空军纪念塔，并树碑亲笔题：“好男儿当报国仇”（塔碑已毁）建筑音乐亭并题书：“浩气常存纪念塔，热血灌溉自由花”。

并在立鱼峰南麓建钢军亭及由南面修筑上山石级直达山顶。

4、覃氏对父母孝顺。如他初任营长时，驻防融县长

安。因三江土匪猖獗，他设法在三江老堡口诱捕匪首及二百余匪众，就地枪决。他父亲闻讯叹道：此子滥杀，将来必得恶报，并致书告诫。后他获匪即交地方官处理，不再滥杀。又如：他师部军法处长张瑞生，在地方独揽税捐，引起地方钻营者仇视，钻营者虽欲排挤张瑞生，但又碍于覃。因侦知覃父平日庭训，要覃对罗景唐师长（即覃在马平两等小学读书时的老师）特加礼敬，因此他们上级活动将张瑞生撤掉，易来罗景唐接替。覃明知系地方钻营者搞鬼，但庭训难违，不加反对。又其父于民国二十四年去世，当时他任师长，主持丧葬荣哀之至，迨至其生母谭氏去世时，他抗日在外，未能主丧，一九四九年其三庶母韦氏在原籍金陵村去世，韦氏亲生子众多，仍由他主丧，足见他对待父母的品性。

5、覃氏素性爽直，胸襟坦荡，对上对下，从不矫揉造作。如他任二十四师师长时，第七军军长廖磊，禁止该军官兵不准抽吸香烟，但又只准抽吸烟丝，卷成尖头纸烟，当有一次会议上，覃拿出香烟在会议桌上抽吸，还说：我提倡吸平头香烟。廖磊按捺不住说：武德你的脾气太丑了。覃说：没有我这丑的脾气，今天还有广西吗？（他这样骄功，是蔑视廖磊是于广西局面奠定后，才回省当军长的）。又一次，在“七、七”事变不久白崇禧在荔浦召集二十四师各级官，佐讲话，当时陈恩元、王景宋等几个将级军官先到了，覃连芳后到，白见他穿套绒军装，长统马靴，微笑的说：“武德真不愧为我军中佼佼者。”覃正色答道：“我集团军除德邻总司令外，我都不恭维。”弄得白崇禧很难为情，强笑无语。

又，覃驻防柳时，有其所属韦副连长与柳州女四师学生何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何因向韦需索未遂，诬韦强奸，告到军长廖磊处，廖亦不详察，将韦立即枪决。覃连芳营救不及，愤怒已极，又无可奈何，只得为韦副连长立碑，藉以发泄。其碑文略叙此事经过后，竟指骂“瘟官廖磊，不察究竟，进行枪决”等语此又为芳之傲上宽下之事例。后来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县救济院修门前大路将碑作架水沟用，现不知遽置何处？芳的傲慢行为，对他的仕途，是有影响的。但他对下能宽容，待部曲如子弟，尤其对他身边的警卫勤杂人员，爱如赤子，所以部属都乐于听命，建立战功，盖有因也。

在过去盛传覃连芳用手枪威胁当时的法院司法官放人，有三点：（1）他有一旧部（连长）作战骁勇，受到器重，只因犯罪，在桂林被地方法院霸押。时值覃奉命出发抗日，决意起用此旧连长，他亲至桂林法院交涉保释。岂料接见的法官提出该连长所犯《刑法》几条不能保释，覃火性起了，把自卫手枪抽出拍放台面，说道：“你说的法律几条我不懂，我只懂我这一条。”迫得法院准予保释。（2）覃氏任二十四师师长时，师部驻桂林，他的卫士在妓馆闹事，被警察击毙两人，其余数人亦被抓去，警局送交地方法院处理，覃亲赴法院要将他的卫士，交由军法处理。法院院长说：该卫士等已触犯刑法第几条（因当时警察亦被击毙一名）应由法院判罪，不肯放人。覃勃然大怒，又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我不管你几条，你不交人，我就是这一条。”结果该院长被这一吓，只得把这些卫士交他领回去。

(3) 覃的表亲谭耀在柳州市做生意，不堪当时的苛税烦扰，与税务人员争吵，被送到法院，覃去要求法院释放，法院认定谭耀是妨碍公务罪，触犯刑法一百三十六条。覃听磨又摆出手枪说：我不管你几条，我只认得这一条”。结果法院将谭释放。

上述事实，可见其生平。惟以数十年回忆，难免误差，望识者教正！

一九四〇年昆仑关战后柳州会议

一点情况补充

顾 飞

阅读了柳州文史资料第一期陆学藩所作的《昆仑关战役亲历记》内载“柳州会议”一段：会议地点，柳州羊角山。参加人员：蒋介石、陈诚、白崇禧、李济深、张治中、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及行营主管有关人员约百人。会议内容：参谋长林蔚报告作战概况，各部队报告作战经过。蒋介石讲，“……他对昆仑关反攻的期望和败仗之失望，并指出行营指挥之失当，部队作战之不力，都应负战败责任。”陈诚、白崇禧以监军不力、指挥失当，自请降级处分。会议期间，日寇飞机曾对羊角山轰炸。他们认识到这次会议是昆仑关战败的总结，是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当年正在桂林“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第十六期学生队”学习，上述会议属高级军事重要机密，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当时学校奉命前赴柳州野营演习，我们组成一个总队，从中央军校在全国的编排，称为第十二总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团。我们的装备：一律换发中正式七九步枪，轻机枪属原有配备，增加一个重机枪队，一个迫击炮中队，总队长邹公瓚。编三个大队、十个中队，我在第二大队（大队长张权），第六中队（中队长林图瑾）。

从桂林行军，到达柳州正是1940年春节，驻扎在鸡喇机械厂临时宿舍。

由于我们出发前宣布为赴柳州野营演习。一路上进行演习，到柳州后，每天照常出操上课。我们的活动范围，总在羊角山附近柳石路旁一带，当时敌机来袭，已习以为常。

农历正月十九日即公元1940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后1—2点时间，空袭警报刚发出，接着，立即发现敌机群到了羊角山上空投弹。我们的队伍都在羊角山外围一带山脚疏散荫蔽；当时距羊角山七、八百公尺，都是硝烟弥漫。解除警报后，听闻这次空袭，其它地方未受轰炸，只是羊角山机关被炸，又因保密，被炸情况外界也不明白。羊角山被炸的消息，当天已经传开，炸后，我们的演习也松驰了，似乎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的家住三都圩上，我来到柳州驻在鸡喇，每天在羊角山附近演习的情况已经向家中通讯联系。家人听得羊角山被炸的消息，第二天（正月二十日）我爱人专程到鸡喇来探望我。这个日期，不但我家里人记得清楚，后来我们毕业了，

同学们相互在纪念册题字留念时，我们写有：“不要忘记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九日）敌机轰炸羊角山”。

当时会议，虽然高度保密，但事后难免各方面透露，这次敌机空袭情况特殊，到达市空不经过在市空盘旋，直向羊角山投弹，投弹炸中会场；与会人员一听到机声时已离开会场，转移到山岩里面；岩外警卫人员亦有死伤。阅读了陆学藩写的昆仑关战败的“柳州会议”的情况，和会议实际内容，特将我当年在羊角山外围经历的情景记述下来作为历史资料的点滴补充。尚望在当时知情的同志补充指正。

《李友梅是否柳州人问题质疑》

柳州市政协文史室

我会自1981年初，收集整理《辛亥革命在柳州》的资料以来，对《李友梅事略》中，关于李友梅何许人的问题？从来未经查考。大家认为李友梅只有他与柳州人李春晖是弟兄，他是柳州人李兰生、李荫菁（女）的父亲，李伟志是李兰生的儿子、李友梅的孙子。李家模是宋淮（女）的儿子、李春晖的孙子、李友梅的侄孙，等等亲族关系。

今春宋淮去世，李伟志（现在柳州郊区农业银行工作）来政协参加宋淮同志的追悼会，我们谈及：李友梅当1913年二次革命在宜山三岔牺牲，遗骸曾否归葬柳州？李伟志和李家模同声否认：“误会误会！”伟志说，“我祖父辛亥前

居住广州。”家模说：“我二叔祖大约在三十年代初，来过柳州，我那时虽是小学生，对他老人家印像很清楚。莫荣新在三岔杀的不是他。”他们弟兄证实《柳州文史资料》第①期内载《李友梅事略》：“李友梅，广西柳州人。”不符事实。

我们接着进行调查“李友梅，广西柳州人。”这问题，去函宜山县政协，请梁奕委员代为访问。复信说，得吴岳同志来稿，称：“关于李友梅问题，据一些老人记忆，李的姓名，民国初年曾听说过，但是哪里人和在三岔遇害，就不清楚。现将李友桐的资料摘抄供参考：

李友桐字琴生，宜山怀远人，清末拔贡，工书擅诗，民国任河池县知事。……晚依陆荣庭之部属赖仁存为幕友，以事件上司苏某，苏、陆之老上官也，苏谗于陆，激陆怒拘李，冀其悔悟，然李居傲如前，不甘屈服，卒遇害于邕……。”

不久前，又访问现居柳市的广西文史馆研究员，宜山怀远人龚一平（又名耀中），他说，李友桐宜山怀远人，随其友任宜山县知事兼帮统者当幕僚，县知事又带有兵，包烟帮又抢烟帮，被向陆荣庭告发。县官与陆有交情，诬李友桐为抢烟帮主使人，被处死。

据上述情况，经陆荣庭处决的在三岔杀的是谁？他是何许人？我们应该再进一步调查！

我们采用《李友梅事略》资料，是原篇抄来，不经查研核实，违背了“存真求实”的原则，是我们工作中的疏忽！在这里我们检讨，从中吸取教训！敬希读者同志们和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同志们给予我们帮助，多多指教！

编 后 的 话

本期资料出版,是我会1983年下半年的工作计划,由于缺乏经验,正在摸索前进。九月下旬,适逢全国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提示胡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共中央邀请各方面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发出“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这个号召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会上还提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在1959年谈及文史资料工作的重大意义时曾说过:“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这里又蕴含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会议总结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十一月下旬,广西区政协接着召开广西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会议一致认为:目前,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广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当代历史给我们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正在开展的新形势下,文史资料工作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显得更加重要,意义更加深刻。大会一致拥护全国政协邓颖超主席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号召。市、县政协代表一致响应。

我会总结过去对文史资料的收集,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做得很不够。现在为了响应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展创文史资

料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提出征集文史资料的要求如下：

征集范围

一、各方面有关历史文件，如：民国年间修纂柳州或柳江县志稿（打印稿或手抄稿），抗战胜利后柳州文献委员会编辑抗战文史稿，柳江县政府科室及各局所档案、地图、册籍，柳州人的著作，姓氏族谱等等，愿意赠送或允许复印者，均可协商给与相当报酬。

二、撰写历史资料稿

①撰稿主要是提供历史事实，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各方面资料，并不仅限于柳州地区的、全国各地历史资料，亦一律欢迎。外省外地资料，我会将分向各地输送。

②记述事实的时间，地点，人物的活动及其事件的发展、变化具体过程等等，必须存真求实。勿须加以分析议论或者检讨批判，避免空洞的概念化叙述。写稿人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也请说明清楚，如系记述别的当事人的资料，应说明何人、何时、何地所说，藉以表明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来源，以便核对整理。

③知到多少写多少，不臆度、不杜撰、避免捕风捉影、掂拾一些无根据的道听途说。内容不相关联的事实，最好分篇撰述，勿揉在一起。

④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及详细通讯地址。可以个人写，也可以两三人合作研究来写，并予说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写来，更热烈欢迎！请勿

一稿两投。

⑤ 来稿分别酌酬稿费、资料费、笔墨费。

附 言

本期资料出版的印制工作，蒙柳州市印刷厂承担。职工同志们不畏严寒日夜加班，辛勤劳累，出色地提前完成任务。为此，本会表示衷心感谢！

柳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柳州文史资料 第2期

作者 =

页数 = 206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